

現代

✓ 第三卷第一期

五月特大號



現代書局刊

現代書局上海總店

七週紀念擴充舖面大廉價及贈品

你愛五月嗎，
梅子黃熟的季節？
五月，五月，
浪漫的季節，
勞働者抬頭的季節，
女性覺醒的季節，
國恥的季節，
所以，五月，應該是
讀書的季節。
文藝的書。
社會思想的書。
婦女問題的書。
政治經濟的書。
牠們都排列着，
在現代書局的
輝煌的新舖面裏，
等候你底選擇。

廉價辦法：

本版書	八折
外版書	九折
稿箋	八五折
雜誌(零售)	八五折
現代雜誌(預定)	九折
現代兒童(預定)	九折
現代出版界(全年特價)	一角二分
同業現批	六五折

贈品辦法：

凡購書滿洋壹元，贈(一)皮面金字
紀念手冊一本，(二)特別優待券一
紙，(三)彩色量尺剖書刀一柄。
預定現代雜誌一份，贈現代出版界
一份。

廉價期限：

五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
外埠函購日期以郵戳為憑。

靈鳳小品集

葉靈鳳著

三十二開本
五號字橫排三百餘頁
上等紙精印穿線訂
每冊實價壹圓

本書共收散文隨筆六十餘篇，是葉先生六七年以來散見各雜誌的小品文的總集。全書約十五萬字，共分五輯，第一已雙鳳樓隨筆十篇，第二輯她們十二篇，第三輯遊記及文藝隨筆十二篇，第四輯白葉雜記二十餘篇，第五輯太陽夜記等七篇。葉先生的文字，素來以醜麗見稱，這集子裏的小品，更能代表他那一種婉約的作風。所描寫的都是有一種空靈的無可奈何的悲哀，和曇華一樣的歡樂，如珠走盤，如水銀瀉地，能使讀者盪氣迴腸，不能自輯。幾年以來，為作者這種文筆所顛倒的已經不知有多少人，實在是中國文壇上小品文園地中唯一的一畦奇葩。對於追求夢幻和為生活所麻醉的人們，這是最適宜的一帖安神劑。

現代書局

最新出版

最新出版

印行

15546

現代第三卷第一日期次★現代第三卷

隨筆·感想·漫談

- 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
爲小林的被晉做日本警視廳
春與中年人
哭喪人
蕭和巴比塞
沒有感想的感想
馬路英雄

魯迅 (二)
郁達夫 (四)
傅東華 (四)
高明 (六)
適夷 (六)
杜衡 (七)
陳伯吹 (八)

文學的真實性

文藝論文

周起應 (二〇)

短篇小說

- 奔
在「天堂」的人們
強悍的女人(蘇聯—賽甫里娜)
支那理髮匠
本埠新聞記事欄廢稿中的一段故事

丁玲 (二二)
靳以 (二五)
尹庚 (二六)
周林朗 (二七)
穆時英 (二八)

文藝史料·逸話

一九五五年

代現★次日期一第卷三第代現★次日期一

一九五五年 八月式 頁

關於文學研究會

沙皇網下之高爾基

編輯：高爾基與抄集·醫家·密爾

光慈的晚年

編輯：吳似瀟與光慈集
吳似瀟自畫像

茅盾 (四)

趙家璧 (五)

郁達夫 (七)

本劇 文散·詩

村長之家 (三幕劇)

蘆笛 (詩)

有憶 (詩)

冬 (詩)

祭 (詩)

夜半鐘聲 (詩)

詩四首

桑德堡詩抄

春雨 (散文)

李健吾 (四)

艾青 (六)

清如 (三)

清如 (完)

清如 (哀)

清如 (五)

金克木 (三)

徐霞村 (二)

施蛰存 (二)

本期始載長篇名著二種

創作：洋涇浜奇俠

翻譯：陶爾逸伯爵的舞會 (法國——拉鎮該)

張天翼 (六)

戴望舒 (三)

★期一第卷三第代現★次目期一第卷三第

介紹及文藝通信

支加哥詩人桑德堡

施蟄存 (二五)

插繪：桑德堡畫像

關於雷蒙·拉第該 (法國——高克多)

戴望舒 (二四)

插繪：拉第該畫像

高克多自畫像

國外文藝通信

日本通信

朱雲影 (二七)

英國通信

費薇 (二七)

★

社中談座

現代文藝畫報：

本期別冊特輯：現代中國木刻選

期一第

卷三第

代現

號大特月五

一九三五年五月



Les Contemporains

Vol III

Numéro I

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

魯迅

我是喜歡蕭的。這並不是因為看了他的作品或傳記，佩服他喜歡起來，僅僅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一點聲句，從什麼人聽說他往往對紳士們的假面，這就喜歡了他了。還有一層，是因為中國也常有極做西

洋紳士的人物的，而他們卻大抵不喜歡蕭。被我自己所討厭的人們所討厭的人，我有時會覺得他就是好人。

現在，蕭蕭就要到中國來，但特地接看者去看一看的意趣倒也並沒有。

十六日的午後，內山完造君將改造社的電報給我看，就是去見一見蕭蕭麼。我就決定說，有這樣地要我去見一見，那就見一見罷。

十七日的早晨，蕭蕭已在上海登陸了，但誰也不知道他登陸的處所。這樣地

過了好半天，好像到底不會看見似的。到了午後，得到蔡先生的信，說蕭現就在孫夫人的家裏喫午飯，教我趕緊去。

我就跑到孫夫人的家裏去。一走進客廳隔壁的一間小小的屋子裏，蕭蕭坐在圓桌的上首，和別的五個人在喫飯。因為早就在什麼地方見過照相，聽說是世界的名人的，所以便電光一般覺得是文豪，而其實是什麼標記也沒有。但是，雪白的頭髮，健康的血色，和氣的面貌，我想，倘若作為肖像畫，倒是很出色的。

午餐像是一半了。是素菜，又簡單。白飯的新聞上，曾將將有無數的侍者，但祇有一個廚子在動菜。

蕭蕭得並不多，但也許開始的時候，已經很喫了一通也罷說。到中途，他用匙

筷子來了，很不順手，總是夾不住。然而令人佩服的是他竟逐漸巧妙，終於緊緊的夾住了一塊什麼東西，於是得意的讓看大家的臉，可是誰也沒有看見這成功。

在喫飯時候的蕭，我毫不覺得他是個刻家。談話也平平常常。例如說：朋友最好，可以久遠的往還，父母兄弟都不是由自己自由選擇的，所以乖離不可之類。

午餐一完，照了三張相。並排一站，我就覺得自己的矮小了。雖然心裏想，假如再年青三十年，我得來做伸長身體的體操……。

兩點光景，學會 (Pen Club) 有歡迎也趁了託車一同去看時，原來是在叫作「世界學院」的大洋房裏。走到樓上，早有為文藝的文藝家，民族主義文學家，交際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約五十個人在那裏了。合起圍來，向他質問各色各樣的事，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

蕭也演說了幾句：諸君也是文士，所以這玩藝兒是全都知道的。至於扮演者，則因為是實行的，所以比起自己似的就是寫寫的人來，還要更明白。此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總之，今天就如看動物園裏

的動物一樣，現在已經看見了，這就可以
了罷。云云。

大家都發笑了，大約又以為這是諷
刺。

也還有一點梅蘭芳博士和別的名人的
問答，但在這裏，略之。

此後是將贈品送給蕭的儀式。這是由
有着美男子之譽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是
泥土做的戲子的臉譜的小模型，收在一個
盒子裏。還有一種，聽說是演戲用的衣
裳，但因為是用紙包好了的，所以沒有
見。蕭很高興的接受了。據說若谷君後來
發表出來的文章，則蕭還問了幾句話，張
君也刺了他一下，可惜蕭不聽見云。但
是，我實在也沒有聽見。

有人問他素食主義的理由。這時很有
了幾個來照照相的人，我想，我這瘦弱的
瘦是不行的，便走到外面的屋子去了。

還有面會新聞記者的約束，二點光景
便又回到孫夫人的家裏來。早有四五十個
人在等候了，但放進的卻祇有一半。首先
是木村君和四五個文士，新聞記者是中
國的六人，英國的一人，白俄一人，此外
還有照相師三四個。

在後園的草地上，以蕭為中心，記者
們排成半圓陣，圍着世界的周遊，圍了
記者的嘴臉展覽會。蕭又遇到了各色各樣
的質問，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

蕭似乎並不想多話。但不說，記者們
是決不甘休的，於是終於說起來了，說得
一多，這回是記者那面的筆記的分量，就
漸漸的減少下去。

我想，蕭並不是真的諷刺家，因為他
就會說得那麼多。

試驗是大约四點半鐘完結的。蕭好像
已經很疲倦，我就和木村君都回到內山書
店裏去了。

第二天的新聞，卻比蕭的話還要出色
得遠。在同一的時候，同一的地方，聽
着同一的話，寫了出來的記事，卻是各不
相同的。似乎英文的解釋，也會由於聽者
的耳朵，而變換花樣。例如，關於中國的
政府罷，英字新聞的蕭，說的是中國人應
該挑選自己們所佩服的人，作為統治者；
日本字新聞的蕭，說的是中國政府有好幾
個；漢字新聞的蕭，說的是凡是好政府，
總不會得人民的歡心的。

從這一點看起來，蕭就並不是諷刺

家，而是一面鏡。

但是，在新聞上的對於蕭的評論，大
體是贊的。人們是各各去聽自己所喜歡
的，有益的諷刺去的，而同時也給聽了自
己所討厭的，有損的諷刺。於是就各各用
了諷刺來諷刺蕭，蕭不過是一個諷刺家而
已。

在諷刺蕭這一點上，我以為還是蕭
這一面偉大。

我對於蕭，什麼都沒有問；蕭對於
我，也什麼都沒有問。不料木村君卻要我
寫一篇蕭的印象記。別人做的印象記，我
是常看的，寫得彷彿一見便見了那人的
真心一般。我實在佩服其觀察之敏。至
於自己，卻連相齊也沒有翻閱過，所以即
使遇見了名人罷，倘要弄酒酒的來說印
象，可就窮矣了。

但是，因為是特地從東京到上海來要
我寫的，我就祇得寄一點這樣的東西，算
是一個對付。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夜。

(三月二十五日，許鐵

譯自「改造」四月號

輯，更由作者核定。)

爲小林的被害檄日本警視廳

郁達夫

實本帝國主義末期的法警斯等在犬們聽者！你們平時自顧着是執法的機械，日本天皇的顧長，社會治安的保險的，你們真的不知道人間有羞恥事了！

小林多喜二氏，是一個手無寸鐵的文人，即使你們因他參加了左翼文化團體而目爲非法，也儘可以按了你們國家現行的法律以判罪；於秘密中，黑暗裏將他慘殺，以卑鄙無恥的手段，禁止他的喪葬行列，禁止他的屍體解剖，禁止這種害事件的新聞記載，祇僅僅以「隱麻痺」四字了之，究竟是小林的心臟麻痺了呢，還是你們的心臟麻痺了？這簡直是匪的行爲，獸的行爲，你們自在跨耀的世界一等強國的正義在那裏，法治精神在那裏？

你們平時老在揚言戲笑，笑中國是匪國，笑中國是不懂法治的劣等國家，以慘害大杉榮的全家老幼男女，及這一回的慘害小林事件看來，則你們的行動，你們的法治，究竟比中國政府之中國劣等軍國的行爲優劣得多少？

像這一種行動，你們還要強辯說是合乎日本帝國國法的話，那你們的帝國國法並不是在昭和治下的帝國，你們的國法也不是日本帝國的國法了，你們不是日本帝國的叛民是什麼？你們自以爲是統一的國家，但日本帝國之內又有了你們這一箇警察帝國、昭和皇帝之外，又有了你們這些警察皇帝，長此下去，日本帝國還可以稱作統一的國家的麼？

你們出兵侵入滿州熱河，出兵圍吞上海的時候，唯一的口實，就說是爲保持該地的治安，爲保護該地僑民的生命財產；

春與中年人

傅東華

今年的春如此其熱鬧來過，大概已有許多人感着焦燥了罷？但對於我，這卻祇有一點影響，就是使我超出預算的多破費幾塊錢錢錢了。

覺得能在火爐旁邊多烤幾天也不錯，不但沒有盼望春來，並且已忘記了春不

現在在你們帝都之下，尙且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對一爲社會謀幸福而奮鬥的日本國民，還要加以慘害，難道你們的保險治安的天職，就在這同瘋犬似的亂咬亂殺麼？

你們若想一想這一箇叛君稱帝，蔑視法紀，擾亂治安的污點，第一警視廳監就應該責責自決，切實以謝你們的天皇及皇宗皇祖之靈，第二，凡與這一次謀害小林事件有關的刑事偵探警察等人，都應該按照預謀殺人的刑律，施以極刑，方能維持法紀。否則等將來你們日本的民衆審判到來之時，一定還須加重和擴大對你們的刑罰。

一九三三，二月。

來，這樣的心情，既不曾加以解剖和比較，便覺得它很自然，並不是什麼突變或漸變的結果。

前幾天，忽然覺得爐邊有點火辣辣，就叫停了火，但終不曾發現「春來了！」的意義。這好像也很自然，絲毫不覺有變

異。

中飯下樓同家人聚餐，孩子們剛從學校跑步回來，大家都面紅耳赤，滿頭是汗，口裏喘着，「熱，」兩手不住地揮風，回顧自己身上，老羊皮還未換下來，這才驚覺和孩子的距離已經很遠，自己已經深入中年階段了。

驚訝引起了回憶——回憶五年前，回憶十年前，回憶二十年前，卻還是依稀的輕夢，當日的心情終究喚不回来了。

過去的已難辨到不可辨識，凝結在我心上的祇有現在一頃刻的感覺，現在一頃刻的心情。然而這一頃刻是何等的有價值！因若放它過去，不久之後就又成了輕夢了。

進入中年階段不自今年起，但這同才有中年的感覺，不能不說是我的新經驗。而我始終相信凡新經驗都是可貴的。死是人生的最後經驗，有誰能永生不死，也便成一種的缺憾。

譬如酒醉醺醺。酒量大的人總還有法子得到一醉的經驗，酒量小的就無法得到痛飲不醉的經驗了。比較起來，到底難題似難，那是不難判別的。

青年人大都還眷戀醉。如今春卻醉我，不醉了。這是我！或者一切中年人——大可自豪的一點。不過不醉者對於醉者沒有可憐他的權利，猶之醉者對於不醉者沒有權利可憐其醜態。人類的各員彼此尊重自己的經驗，也尊重別人的經驗，人類的和平大概就可維持了。

「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很遠嗎？」這婉婉人口的詩句，初看者似乎是至理名言，但若拿事實來對證，終究是帶着十足的浪漫氣分說的。且不把春的義蘊來引伸，即以自然的春而論，如今年這樣，它豈不明明遲了差不多兩個月才來嗎？

但這詩句是該用它的象徵意義講的。這樣，離事實就愈遠了。我們的冬天豈不已經夠長了嗎？和人類的歷史一般長了嗎？然而阿嘗有一絲春的消息？關於這也彷彿是中年人看得比較明白，因為中年人兩例是浪漫氣分較少的。這或者又是中年人差可自慰的地方，因為他知道春來反正是無望，所以也就無所用其苦悶了。

一般服膺這句浪漫詩句的，有的以為春可用符咒去喚召，或用人工來促成。因為如今世界的一角不是已經用強烈的人工

促成開春了嗎？但是我們所見的也祇是極微的宿蕾萌芽，且又並非泡製出來，祇靠少數熟工的技巧和心機，又現四圍圍北風方動，安見得這根株未固的初芽不終被摧折？

又有的，把人類看做了他們所居住的行星一般，以為也可以判為兩極，這一極黃昏的時候，便是那一極的黎明，而如今天落中的一部分人類，至少已在嚴冬嚴酷的氣候了，那末「春天還會很遠嗎？」這可說是一種科學的浪漫主義，其實比純正的浪漫主義強不了許多。

然而，人類的嚴冬畢竟是人類自己造成的。春之到臨地上，本來無分彼此，人類將羣大的高閣擋住了春陽，將工廠的煙囪走了啼鳥，於是乎都市無春了。最不幸的，在要將這些障礙拆斷，已經在人力之外。

在中年的我，自知等春真正到來的時候也許還能發一驚，但已沒有勇氣將醉景當春景，就因怕醒來時吃不起幻滅的悲劇，所以唯有打點着去適應更可怕的嚴冬了。這種嚴冬生活中的唯一安慰，祇在我已明知其如此，不過如此，本來如此罷

了。

哭喪人

差不多就在眼目的幾十年之間，中國的封建制度是隨着顯着在被顯着地破壞着。但其它的殘滓，是這留得很多的。雖然那大抵取其滑稽的形相。

談起這一點，我不禁想起我家鄉的以替人哭喪為職業的人而發笑。

據經濟學家說，父母之所以愛護他們的孩子，大部分的目的便是在希望將來可以在他們身上收穫些勞動的果實。也就是說，希望將來可以不出代價地占有他們的一部分的勞動。這話，我以爲是很新的。別的不說，男人值錢時社會上一般人重男輕女，女人值錢時社會上一般人重女輕男這個風習，就可以證明它。而細細考究起來，所謂人情義理之中，其實是無不包含着經濟的目的。所以照理，父母之類死了，原可不必加以哀悼的。

但是，我們都是「道德高尚」的人。並且，在我們中國，如俗語「百善孝爲先」所說，孝是被當作着美德中的美德。所以

高明

當我們的父母死了時，我們怎能不替他們開一次吊，出一次殯，雖然我們可以在那裏吃酒請拳，打牌作樂？當儀式進行着的時候，我們怎能不哭上兩聲，以示哀痛，雖然那竟可以是雇人代理的？

蕭和巴比塞

蕭到了一次遠東，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東方帝國主義的太太紳士熱鬧了一次，有人罵他，也有人捧他，他可什麼也不管，悄悄地走了。有人說他這一次旅行的動機，並不是想游觀，而是爲避靜，因爲留在家裏怕人打擾，特選擇了那隻環行世界的「不列顛皇后」，從他那那學生最後的力作；就忘了這機緣，算是在遠東露了露這隻世界動物園中珍獸的臉。但是在七十五歲上遊了蘇聯的蕭，又在七十七歲到了遠東，這中間，確有着比他那些嚴肅的

在西洋，這種滑稽事情像是也同樣地存在着。比方說，高爾基(Gorky)曾在一篇小說裏面描寫一個人在樹上看見一羣送殯人中沒有一個人臉上有悲哀之色而感得厭世；屠格涅夫(Turgenev)也在他命女的結末的對方對一羣送殯人做着刻薄的描寫。

這個，不過是我偶爾想起的一端而已。倘若注意一下，這一類的事情我們是可以隨時在我們周圍遇見的。

適夷

俏皮話更值得吟味的東西。

眼看着這社會的無可救藥的崩壞，懷疑着這世界是不是還有着前途，他便到最前進的蘇聯去找；果然，在這兒他看見了人類的無限的未來。這是盧那爾斯基的話，如果這話是對的，那末，此後使他的緊念的，便是舊世界這口最後的殘喘。畢竟何時才能斷絕？無疑地，最後維繫着這殘喘的，是遠東的龐大的帝國主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這一些，同時又是最後致舊世界的死命的；如何會不使蕭懸懸不

忘，而急着一探呢？看着他在孟買，在香港的談話，對宋慶齡，對張學良，以至對電本的發問，誰能說這談話是不正確的呢？

魯迅先生看新聞記者包圍了蕭發問，覺得類乎百科辭典；其實蕭雖然並不挑了部大百科辭典來給人翻，倒真是自己來翻這部遠東百科辭典的。這樣一想，愈覺得這七十七歲的老頭子是可愛。

一個顯見的觀察者——一個熱烈的關心者，總會使我們感得可愛的；但是更可愛的，卻是大聲疾呼勇猛面前的戰士。我們剛送走了可愛的蕭，現在，我們又快要迎接一位更可愛的巴比塞。巴比塞不是從旁的觀察者或關心者，而是投身在實踐的戰陣中的；他想着什麼，信仰着什麼，就怎樣去實地的幹。他以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消滅強權的正義之戰，他就去當聯隊的兵士，立刻他發覺這是帝國主義者屠殺大眾犧牲大眾的陰謀，他就站在被屠殺被犧牲者的一邊，大聲地呼發了陰謀；他是一個戰士了。因為是戰士，便有着敵人，在敵人看來，他便是一個惡辣的時候的煽動家了。所以對於遠東的太太紳士們，如果他

也算世界動物園的動物，那不過是一匹可怕的噬人的惡獸而已。這就不比蕭老頭，可以任你的願望去幻想。這一次他買了國際反戰大會巴黎籌備局的使命，來調查帝國主義遠東電備和瓜分中國進攻蘇聯的情勢，代表着世界勞苦大眾，來對抗代表帝國主義強盜的李頓調查團，首先，這就是面目可憎的惡客了；但是在遠東，除了那

沒有感想的思想

最近似乎感類隨筆這類文字非常流行，因而素來不會寫這類文字的我，也時常被「強迫」着來寫一些，暫存為現代隨筆欄，屢屢徵稿於我。他說，隨便寫一些都可以的；他并且教了我一個找材料的好法子，據說隨便拿起一張報紙來看，就有。

我於是就「隨便」地檢起了四月十七日申報第二張。

材料一——關於國外的

「愛因斯坦表示不願再履瑞士。」

然而我無所感。愛氏擔任法蘭西學院科學院席，那是他私人的事情；而所謂「舉世抱自由精神之人士，傾目時艱，亦

皆太太紳士之外，還生活着萬萬千的痛苦交迫的奴隸大眾，他們正直接地浴血於強盜戰火之下；對於他們，不僅僅需要着觀察者和關心者，而且更需舉手陣陣中的戰士，那末，將會有千百倍的迎擊的熱狂，來歡迎這位為奴隸的光明，為全人類的前途而戰鬥的巴比塞，是無疑的了。

杜衡

當引以為慰者也」云云，亦不知於意何居。若謂德政府到二十世紀還會弄出屠殺異族的把戲來，以致科學界名人如愛氏者，猶不免終身流亡，實為人類歷史上之奇恥大辱，則人吃人的玩世見，在原始時代已然，我何獨有所感於今日！

材料二——以下是國內的

「國省自動救國。」

救國而稱自動，可見也有被動者。即如我，就曾經被動地救過一次國。認過一次航空捐，洋二元，然而至今還有點捨不得，因為不知道將來買到飛機，畢竟是向北飛還是向南飛。現在國省救國，居然出

於自勵，我欣喜之不暇，何言感想！

材料三

陳國秀彭述之等以危害民國罪，經江蘇高等法院提起公訴，自本月十四日起開庭以來，報紙上曾經有詳細的記載，居然一切法律手續，色色俱備，實開民國以來處理政治犯的先例。二氏均否認反對國民政府，（一）并提出理由，即對外的，對內的，及民衆的痛苦三點。可惜在那段「詳細的」記載裏，這些理由卻都編得語焉不詳，不能讓我們作為依據，對這兩個國民國叛徒底言論來做一度痛痛快快的駁斥，以表示一番擁護政府之嚴誠。然而翻心一想，當局對政治犯，寬大為懷，既置之於法，誰不欲暴露其反動言論，使再舉輿論界之攻擊，用心良苦，初不為我寫感想，找材料計也。

本來打算把報紙一張四張，完全看過；然而僅僅看了一版，我已開始感到頭暈腦脹，想必是失敗了。

我去找書存說，「不成，不成，找了這些個材料還一點感想也感想不出來。」

書存無法可施，厭厭說了一聲——

「氣出肚皮外！」

我陡然靈機觸動，對書存說：「原來

馬路英雄

據說浪漫主義跟着古典主義也成為過去，所以英雄一類的東西已不被大家重視；英雄在廿世紀真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慨，對於敵人還是不抵抗的好。尤其在現代文化表現到了尖端的都市裏頭，建築是立體的，音樂是爵士的，圖畫是野獸的，電影是閃惑的，跳舞是裸體的；顯則是模特兒的，摩登小姐是摩登少年的，絕世的美人無須再像從前那樣的虛左以待英雄了。可憐我英雄！

英雄，英雄，何不嘩而生於今日的世紀？所以卻利·車別蘭也祇有自得其樂的歪戴了帽，穿上了靴鞋，攜着一條拐杖，獨自做他的馬路英雄罷。

然而，話雖然是這樣說，英雄究竟是英雄，所以英雄儘管不值半文錢，卻還到處可以遇見一些英雄在作着仗義行俠的事。雖然在一個現代都市裏。

某日清晨，馬路上行人不多也不少，

你早已知道這英雄不出感想的道理了。」

陳伯吹

所以馬路上不熱鬧也不冷靜，我們的英雄恰好於此時此地出現，而且竟「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地很輕易的創立了他的偉業。

一輛黃包車給車夫在緩緩地拉過，英雄正跨着一輛搖搖欲墜的自由車駛為般的馳騁着，追逐那黃包車輪知道這那仇敵一權。自然，黃包車夫本來不是英雄，不夠窮迫的，非但一下子追及了，而且因追勢過猛把自己跌倒了，作着塵埃隨地的姿勢。於是我們的英雄不勝悲憤了，他疾目厲色的說道：

「你這笨賊，不讓開一點的。」

但是車夫真是笨賊，有眼不識英雄，絕不讓道地回答，並且還也不作一個。

「我在前面，背上並不生眼睛，你該讓開。」

「我應當讓開？哼！」

英雄一聲喊，一雙迅捷地一舉揮去，

與他倒並不像一般英雄的不受抗的。可憐車夫實在給英雄一掃斷定是「笨賊」，他不曉得自己的老實話已經冒犯了英雄，還以為沒有與英雄的道理。突然一拳飛來，立時不醒，連人帶車翻倒，半响站不起身。

像這種有聲有色的精彩百出的一擊，在旁的英雄列傳裏固然不易找出；即是英雄生平亦是不易多得的不朽之傑作。所以無怪隨從的人們，（當然他們希望主人得勝了好封個總督做做，這點聰明是不會沒有的。）首先是鼓掌，次則是喝采：

「打得好！該死的黃色車夫！」

在這種既沒有喊出「萬歲」的聲援的護衛之下，英雄立地成就了英雄，得意洋洋地翻身上馬，（不要說上車，又得侮辱英雄了。）馬身上的灰塵也無暇拍去的急於趕着路程到別處去使旅行快了。

英雄畢竟是人人喜歡做的，所以黃包車夫到處該死，雖然「勞丁神聖」喊得聲天價響。而且該死的領是該死的終於該死不完，這不免常常傷了一些黑路英雄。至於做了總督之後，可以封妻蔭子，當然也是人人願意幹的，所以在「大英雄怒打

小車夫」之後，總不缺少有人大聲地喊「打得好」的。

南北極

改訂再版本

作者

穆時英

內容

黑旋風·咱們的世界·手指·

南北極·生活在海上的人們·

偷麵包的麵包師·斷了一條路

膊的人·油布·

裝幀

三十二開本·二百七十五頁·

上等紙刷印·

定價

七角五分

文學的真實性

周起應

讀了現代第二卷第五期上蘇汶先生的批評之理論與實踐，我感到，對於當作這次論爭的中心問題之一的文學的真實性問題，還有討論的必要。

凡是讀過蘇汶先生的關於文藝的文章的人，大概都會注意到，在他的文章中，他常常提到文學的真實性的問題，而且他之不主張階級的，黨派的文學，反對政治干涉文學，都是爲了恐怕「階級」，「黨派」，「政治」這些東西會「損壞文學的真實」的緣故。蘇汶先生對於文學真實性的看重，這一點，我們是非常贊同的。但是在，文學的真實性到底是甚麼——牠是否可以超階級，超黨派，是否可能和政治的「正確」對立；以及怎樣纔能獲得最大限度（maximum）的真實性，換句話說，就是從怎樣的立場，用

怎樣的方法，纔能獲得對於客觀真實之最正確的反映和認識，這些問題上，我們和蘇汶先生卻有原則上不同的意見。在這裏，我想對這問題作一個全面的，原則的討論。至於同樣地是「討論，不是攻擊」，而且同樣地是「爲着更進步的文學理論，更健全的文學批評之建設」，那是不用說得的。

文學，和科學，哲學一樣，是客觀現實的反映和認識，所不同的，祇是文學是通過具體的形象去達到客觀的真實的。文學的真實，就不外是存在於現實中的客觀的真實之表現，借蘇汶先生的話說來，即是在於，牠「表現了社會的真實，沒有粉飾的真實」。和那以對於現實的歪

曲，粉飾，對於超現實的憧憬，幻想爲一般特色的文學上的主觀主義的理想化的方法相反，對於社會的現實取着客觀的，唯物論的態度，大膽地，赤裸裸地曝露社會發展的內在矛盾，揭穿所有的假面，這就是到文學的真實之路。從文學的方法上講，這是現實主義的方法。一切偉大的思想家都是這種現實主義文學的愛好者。這祇要看看馬克斯怎樣反對「釋勒化」，而主張「莎士比亞化」，恩格斯怎樣認巴爾札克爲比過去的，現在的，將來的一切左拉都要偉大得多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家，以及列寧怎樣稱托爾斯泰的嚴峻的現實主義爲「所有一切假面的剝奪」，就可了然。所以，蘇汶先生所認爲有害的那些「掩藏現實」「粉飾太平」的作品，也正就是我們所極端排斥的。而我們所需要的，也正就是蘇汶先生所說的那種「表現了社會的真實，沒有粉飾的真實」的文學。

蘇汶先生雖然正確地主張了文學的真實性，但他對於文學真實性的理解，卻是極其模糊的，混亂的，不正確的。首先，必須指摘出來的，是蘇汶先生把文學的真實性

和文學的階級性分開這一個事實。這是蘇汶先生的一切錯誤的根源。

蘇汶先生說過下面似的話：

「所謂反映（指文學的反映——引用者），即如鏡子反映人形，不過把這種生活照出來，如此而已。美的照出來是美，醜的照出來是醜，不掩飾醜，同時也不抹殺美，此之謂反映。這是與贊助某一階級的鬥爭毫無關係的。」

蘇汶先生的這種鏡子反映論，完全否定了認識的主體（作家）是社會的，階級的人這個自明的事實，因而把認識的內容（作品）看成一種「與贊助某一階級的鬥爭毫無關係」的東西，一種超階級的鏡子的反映。實際上，作爲認識的主體的人，不但不是像鏡子一樣地不變的，固定的東西，而且也不單是生物學的存在，而是社會的，階級的存在。他不是離社會關係而獨立的個人，相反地，他是在特定的社會關係之內活動着的社會的，階級的一員，階級鬥爭的參加者。正如馬克斯所說，「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所以，人不單是一個與認識的客體（現實）立於相對地位的認識的主體；而他同時也是一個隨現實而變

化，發展，而且爲現實所決定的客體。現實和認識，客體和主體，是在社會的實踐的發展過程中，找出牠的辯證法的統一的。

在階級社會中，認識的主體，既如上面所說，是社會的，階級的存在，則他對於社會現實的認識，不管他有多麼銳利的眼光，就不能不受着他的階級條件的限制。同樣，文學的認識也是爲作家的階級條件所限制的認識。每個作家都是戴着他自己的階級的眼鏡去看現實的。這樣，文學作品之反映現實就決不能像「鏡子反映人形」一樣準確。例如，辛克萊的石炭王中所反映的礦工，和左拉的萌芽中所反映的不同；而瑪希維查的埃森的襲擊中的礦工，又和石炭王中的不同。即同是反映俄國革命時代的遊擊戰爭的作品，法捷耶夫的潰滅和伊凡諾夫的裝甲列車就截然不同。很顯然地，客觀現實之文學的反映，是因作家的歷史的、階級的條件而異的。即使是最偉大的天才的作家，如歌德和託爾斯泰，也不能不受他們自己的階級條件的限制，而在他們的作品中表現出種種不可調和的內在的矛盾。「在歌德中——恩格斯說——在厭惡他的環境的醜惡

的天才詩人，和不能不和他的環境妥協，使自己適應環境的佛蘭克的市會議員的小心翼翼的兒子，即維爾瑪的大臣之間，有着不斷的鬥爭。這樣，歌德有時候是偉大的，而有時候是渺小的；有時候是傲慢的，侮蔑世俗的天才，而有時候是細心的，自滿的，狹量的俗物。」同樣，託爾斯泰，如列寧所批評的一樣，「一方面信奉最嚴峻的現實主義，揭穿一切種種的假面；而另一方面宣傳世界上最醜惡的東西——宗教的說教。」由此，可見大藝術家是怎樣比誰都要深刻地認識了他們自己的制度的搾取和醜惡（客觀的真實）；而同時又怎樣因爲他們自身是那個制度的產物，是支配階級的思想的表現者的原故，而終於不能正確地理解搾取的罪惡，正確地指出廢除這種制度的道路來。

所以，文學的「真實」問題，決不單是作家的才能，手腕，力量，技術的問題，也不單是蘇汶先生所說的「藝術家的良心」——誠懇的態度——等等的問題，而根本上是與作家自身的階級立場有着重大關係的問題，是明明白白的了。

文學的反映，雖如上面所指摘的一樣，不是超階級的

鏡子的反映，而是爲作家的歷史的，階級的條件所限制的反映；但這決不是說，文學的真實，祇帶着主觀的（階級的）性質，而沒有客觀的性質。培列維爾宰夫（V. P. Perelov）就是抱着這種見解的。他以為，一個作家既然無論甚麼時候都是代表着他自己的階級，而且不知道任何別的階級，則他就決不能夠認識社會現實的全體。一個作家不可避免地給他的主人公以他自己的階級所特有的形象。如果杜思益夫斯基，照培列維爾宰夫說，是「一個有教養的小資產階級」的話，那末，他的所有的主人公都是「有教養的小資產階級」。這種見解，不待說，是機械的，孟塞維克的。這樣機械地去理解階級的存在之在文學上的反映，實際是把階級的存在看做和社會的存在的全體（Totality）分離開來的東西。在現實中，階級是常常互相交通的，或是通過鬥爭，或是通過聯合（如在無產階級獨裁的情形之下工人和貧農中農的聯合）。同時，階級是分化的。「在階級鬥爭將近終局的時候，統治階級內，實際是舊社會全部內的解體的過程達到這樣一種非常強烈的程度，統治階級的一小部分竟脫離自己的階級，而加入革命

階級，即有着未來的階級中來」（馬克思）。因此，階級性，並不像培列維爾宰夫所說的一樣，是那麽個籠統的，抽象的東西。我們必須分析階級性的具體的內容，從充滿了種種內在矛盾的階級的主觀中，指出牠對於社會現實全體、客觀的反映的成分。同時，階級性也並不是固定的，不變的東西。出身於和歷史的客觀相矛盾的階級的作家，如果他認清了歷史的運動的全行程的時候，他可以而且必然要轉變到和歷史的客觀相一致的階級，即革命階級的方面來，這樣，他就不致被自己的階級的主觀蒙住了眼睛，而可以大膽地張開眼睛，去看現實了。普列汗諾夫也說：「凡是有相當才能的藝術家，假如他爲我們現代的偉大的解放思想所灌注的話，是一定會大大地增加他的能力的」這是不容易的。因爲「這些思想必須滲入他的心血中，他必須完全以一個藝術家來表現牠們。」（普列汗諾夫。）可以算是無產階級的關士的巴比塞，在他的作品（如鐵鍊）中不能完全脫去他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始終是無產階級的忠實的同盟者的辛克萊卻保持着基督教的社會主義的偏見（如在波斯頓中），即其顯例。但這轉變卻是

完全可能的。像培赫爾和約翰里特那樣的無產階級的作家的發展的道路，就證明了革命作家是怎樣可以克服他的小資產階級的偏見，而轉變成為真正的無產階級作家。（國際革命作家同盟第二次大會的決議。）

從上面的說明，我們看到，雖然受着歷史的，階級的條件的限制，一個作家，在某種特定的客觀條件之下，是可以獲得對於全體的社會現實的若干程度的正確的認識的。這樣，他的作品，就不但反映着某個特定的階級的意識形態，而同時也反映着全體的客觀的真實。至於他反映客觀的真實，正確到甚麼程度，這就要和他的時代的歷史的限制，及他的階級的發生，發展，沒落的過程聯繫起來說明了。這個客觀的真實之文學的反映的程度，就是文學的真實性的程度。文學的真實性之客觀的標準，即在於此。所以，祇有在對於文學作品的階級性的具體分析中，看出牠所包含的客觀的真實之反映的若干要素，這纔是對於文學的真實性之正確的理解。

不從「現實」與「認識」，「客體」與「主體」，「客觀的真實」與「階級的主觀」之間的極其複雜的辯證法

的關係中，去看取文學的真實性，蘇汶先生竟這麼「*Naïve*」地相信文學作品之反映現實可以像「鏡子反映人形」一樣，美的照出來是美，醜的照出來是醜，而且可以「與贊助某一階級的鬥爭毫無關係」。這實在是一種朴素的現實主義（*Naïve Realism*）的見解，一種觀念論的看法。

由於對文學的階級性之不理解，蘇汶先生對於階級的，黨派的（包含着無產階級的）文學，就一律取着否定的，至少是不滿的態度。這是當然的。因為他不了解：第一，祇有站在歷史發展的最前線的階級，纔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和認識客觀的真理，換句話說，就是纔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文學的真實性。勃興期的資產階級就是一個這樣的階級。牠以「自然科學的」世界觀作基礎，打破了封建文學的「宗教的」偏見，更進一步地接近了客觀的真實，給予了全人類的文學的發展以很多的東西。但是，每個階級有牠的發生，發展，繁榮，同時也有牠的衰落，滅亡。現在，資產階級是「處在一種所謂前進就是下降的狀態中了」（普列汗諾夫）。和資本主義制度同樣，資產階級文學也

日瀕於滅亡了。他逐漸地離開了客觀的真理，充滿了對於現實的主觀的歪曲，粉飾，虛偽，而正在急速地陷入文學的破裂的深淵。「迴避現實」，成爲了現代頹廢的資產階級文學的最大特色。因爲資產階級一面着現實，就非豫言自己的滅亡不可。所以，在現在，能夠最真實地反映現實，把握任客觀的真理的，就祇有無產階級。

第二，無產階級是一個將根本消滅階級對立，並消滅階級本身的階級，是一個如馬尼柯夫斯基所說，「在自己的前進運動中集中社會全體的歷史的前進運動，在自己的「主觀的」階級的利害中表現運動全體的利害，在自己的「主觀的」認識中表現客觀的真理」的階級。這裏，就有無產階級的特殊地位和歷史使命的特質在，同時也就有無產階級文學歷史的優於過去一切文學的地方在。這樣，無產階級之建立自己的階級的文化（文學自然也包含在內），就並非「和過去的各階級如出一軌」。因爲，無產階級文化，不單是資產階級文化的對立者，而是繼承包含着資產階級文化的過去一切文化的遺產，並根本消滅階級文化這個東西的文化。無階級的文化，祇有通過資產階級文化之無產階

級的否定，即，無產階級的階級的文化之建立，纔能長成。這是文化發展的辯證法。所以，蘇俄的無產階級之建立着從階級立場出發的新文化系統，並不如蘇汶先生所說，是「同樣地在造着文化上的萬里長城」。至於蘇汶先生所說的「儘可不必替這歷史的一環節造一個獨特的文化系統，以無形地拖延了這一環節自身的拋棄」等等的話，實在是和託洛茲基如出一口的。

無產階級文化不是像「萬里長城」一樣固定的東西，而是隨現實社會的發展而變化的東西。因此，跟着社會中階級的消滅，無產階級文化將要逐漸地失去牠的階級的性質，而消解在社會主義文化之中。但是，在階級未消滅之前，無產階級文化是要繼續存在的。而且，到了某個一定的時期，文化之無產階級的色彩不但不會變弱，反而會加強起來。

所以，作爲無產階級文化之一部分的無產階級文學，並不是以隱蔽自己的階級性，而是相反地，以徹底地貫徹自己的階級性，黨派性，去過渡到全人類的（無階級的）文學去的。這樣，則愈是貫徹着無產階級的階級性，黨派性的文學，就愈是有客觀的真實性的文學。因爲，如前面

所說，無產階級的主觀是和歷史的客觀行程相一致的。這雖是一些由我們說得爛熟了的話，然而這是真理！但蘇汶先生卻以為作這樣主張的人，若不是「根本不懂政治」，便是故意「打官話」。這就可見蘇汶先生對於「黨派性」，是有着極深的誤解的。

首先，請蘇汶先生注意「黨派性」這個名詞的意義，不要把牠和狹義的宗派性混同。「黨派性」云者，實際就是「階級性」的更發展了的，更深化了的思想和實踐。列寧對於文學的黨派性的規定，可以說是對於文學的階級性的更完全的認識，也可以說是關於階級社會中意識形態的階級的性質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命題之更進一步的發展和具體化。這樣，「無黨派性」結果是超階級性，是資產階級的「中立性」「純粹性」的幻想，就不待言了。其次，請蘇汶先生不要把黨派的文學誤解成爲「因着政治的目的而犧牲真實」的，祇「可以替代一張標語或一張傳單」而毫無「藝術價值」的文學。我們認爲政治的正確和文學的真實並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如果這政治真算得上正確的話。我們也並不否認一張標語或一張傳單的宣傳鼓勵

的作用，但我們需要更大的藝術的效果。所以，在我們，黨派的文學，就非同時是真實的，藝術的文學不可。

由於把文學的真實性和文學的階級性，黨派性分開的結果，蘇汶先生把文學的「真實」和政治的「正確」對立起來。雖然蘇汶先生自己，在谷非批評了這點之後，滿口不承認他有把「真實」和「正確」對立的意思，而且鄭重聲明，他所說的那句「凡一切正確的都不是現實的」的話，也是在上文加了個條件的。但是，事實是不是這樣呢？我想，凡是讀過蘇汶先生的文學上的干涉主義的人都會回答：不是！在那篇文章中，除了「凡一切正確的都不是現實的」那句話之外，蘇汶先生還說了「構成優秀的藝術品的條件是作者和作品的整個融合，而不是作者和政治的融合」，「……從政治立場來指導文學，是未必能幫助文學對真實的把握的」，「藝術家是寧願爲着真實而犧牲正確的；政治家卻反之」（榜點原文）等等的話。對於這些話，蘇汶先生又將怎樣解釋呢？即使蘇汶先生主觀上並不想把「真實」和「正確」對立，但蘇汶先生對於文學

和政治之辯證法的結合，以及根本對於政治本身的認識不足，卻是無可諱言的。

蘇汶先生對於政治先就有着不正確的概念。他以為政治祇是目前主義的，功利主義的，換句話說，就是祇顧於目前有利，而無暇討論甚麼真理不真理的。其實，革命的政治決不是如此。相反地，牠是一種從現實出發，適應現實，並革命地轉變現實的，建築在科學的基礎之上的政策。列寧說：「只顧目前的利益而忘記主要的觀點，祇為暫時的、成功而鬥爭，毫不想到將來的後果，放棄將來而注重現在——這一切是……最危險的機會主義。」約瑟夫也說，「無論何時，革命者是不懼怕真理的。」從這些話看來，則革命的政治家是怎樣反對目前主義，功利主義，而愛好真理，就不言而喻了。

文學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是一個，其差別，祇是前者是通過形象去反映真理的。所以，政治的正確就是文學的正確。不能代表政治的正確的作品，也就不會有完全的文學的真實。在廣汎的意義上講，文學本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關於政治和文學的二元論的看法是不能夠存在的。

的。我們要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實踐中看出文學和政治之辯證法的統一，並在這統一中看出差別，和現階段的政治的指導的地位。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中指示了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三個形態——經濟的，政治的，理論的形態。而成爲這三個形態之中心，之樞軸的，是政治鬥爭。所以，作爲理論鬥爭之一的文學鬥爭，就非從屬於政治鬥爭的目的，服務於政治鬥爭的任務之解決不可。同時，要真實地反映客觀的現實，即階級鬥爭的客觀的進行，也有徹底地把握無產階級的政治的觀點的必要。對於文學之政治的指導地位，就在於此。

但是，所謂政治的指導地位，並不是叫作家創作些蘇汶先生所說的「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式的文學，去「替政治勢力粉飾太平」。作家雖不是，如佛萊里希拉特（Freilich）所說的一樣，「站在比政黨之塔更高的塔上」；但是他，如果不是一個單單的政治鬥爭的旁觀者，而是一個積極的參加者，而且是一個能夠看見現實的微細的動，連那微細的否定的部分都能夠感到的作家的話，那末，他就可以大膽地，批判地把政治鬥爭的客觀的行程反映在他

自己的藝術裏面。他是決不會「戰戰兢兢地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其次，也不是叫作家無條件地把政治論文抄進作品裏去，或是沒頭沒腦地在每篇作品後面硬繫一個「革命的尾巴」上去。文學作品之公式化，概念化，罪過不在牠「有政治目的」，也不在「官方批評家們好用正確不正確這論點來評衡作品」，而在作家自身的消化不良症，換句話說，就是在於作家把政治的概念囫圇吞下去，而不能給牠們以具體的、藝術的表現。

蘇汶先生不了解文學和政治的統一中政治的指導的地位，而以爲文學一和政治結合就會損壞牠的真實性，或至少牠的藝術性。因爲文學，據蘇汶先生說，是自有牠的「永久的、絕對的、決不能用旁的東西來替代的任務的」。

「……供給時代以一面鏡子的任務，固然由社會思想家們用他們的銳利的解剖和批判來擔任了，但我們知道，單單有這種根據純理智的批判和解剖是不夠的，我們還得感覺的地來體驗這些矛盾。

在這裏，作爲時代的里程碑的文學，便可以來完成從

切身的感覺方面指示出社會的矛盾，以期間接或直接幫助其改善的那種任務。牠有時候給予社會思想家們的理論以解釋，有時候可以供給實際的例證，有時候甚至會鑽到連社會思想家們都未及批判或解剖的瑣碎地方去。文學的永久的、絕對的、決不能用旁的東西來替代的任務，蓋在於此。」

就這樣，蘇汶先生給了文學的任務以非常之特權的、神秘的、色彩。這裏，蘇汶先生有着過度地重視文學的認識中的感覺的經驗的要素，而抹殺理智的或思想的要素的傾向。這傾向，在蘇汶先生是一貫的。例如，他在另一篇文章裏，就會把中國目前何以不能產生無產階級文學的那「主觀方面」的原因，歸咎於「非無產階級出身的人，他固然可以學到用無產階級的理解去理解人生，但是他不能學到用無產階級的感覺去感覺人生」這個事實。其實，第一，不和某種程度的理智結合的純粹的感覺是不存在的；第二，構成無產階級文學的主要條件正是在於用無產階級的理解，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解去理解人生。自然，要把握住無產階級前衛的理解，要把這種理解藝術的地融化作作品裏面，這決不是單靠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所能成功

的，這祇有在和大衆的、日常的、革命的實踐的緊密的關聯中纔能成功。但是，不和一定的革命的世界觀結合，而祇感覺的地去體驗人生，則決不能達到對於人生的正確的認識。很顯然地，一個落後的工人所感覺到的人生就一定和一個革命的工人所感覺的截然不同。而前者所寫出來的作品就斷然不能稱爲無產階級文學。例如，英國作家柯立(Joe Corrie)是蘇格蘭的礦工出身，他自然懂得用無產階級的感覺去感覺人生，但他的作品之和無產階級文學不相干，正如「勞働宰相」麥唐納之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不相干一樣。所以，抹殺或輕視文學認識中的理智的思想的要素，實際是否定文學中的「目的意識」「政治目的」，換句話說，就是使文學和政治絕緣的張本。

蘇汶先生的這種傾向，可以說是一種經驗主義(Empiricism)的傾向。這，在蘇汶先生的如下的話中更明確地表現出來：

「……作者祇要不受傳統偏見的束縛，儘量從生活體驗中供給出一些不騙人的東西來，他也是可以而且必然和客觀的利害合拍的。」

其實，作者如果祇是不受偏見的束縛，而並沒有多少把握到革命階級的觀點——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方法的話，則他從生活體驗中所得到的東西就將祇是一堆既無順序，也無聯絡的，雜亂的事實。他決不能夠在這堆雜亂的事實中分辨出必然的、本質的東西。這樣，作者不陷於祇撫摸着現實的表面的「事實的經驗主義」(Factual empiricism)，就會陷於鑽入「潛意識」的深處的「心理的經驗主義」(Psychological empiricism)。他是決不能獲得對於客觀現實之正確的認識，完成文學的真實的任務的。

這裏就需要說到蘇汶先生在批評之理論與實踐中所極其錯誤地理解了「現實」與「現象」，「必然」與「偶然」的問題了。

在「現實」與「現象」的問題上，蘇汶先生完全誤解了谷非的那段文章的意思。譬如，谷非說：「在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上，作爲社會存在底內容的對立物，必然地一方面是代表阻礙歷史發展的屬於過去的力量，一方面是代表推動歷史前進的擁有未來的力量。前者我們可以叫做

消極的或反動的側面，後者我們可以叫做積極的進步的側面。」他的意思真是明顯而又明顯的，就是說，在分裂為階級的社會裏，必然地有兩個階級，一個是進步的，一個是反動的。但蘇汶先生卻以為積極的或進步的，即推動歷史前進的，是指的現實；而消極的或反動的，即阻礙歷史發展的，是指的現象，於是，替谷非得出一個「要寫現實，不要寫現象！」的可笑的結論來。這實在是誤解得太厲害了！這且不提。我們再看看蘇汶先生自己是怎樣理解「現實」與「現象」這個問題的吧。

「我們研究，觀察，社會現象，應當把全般的現象放在眼線之內，不應當祇把主導的認為現實，而把從屬的擴張於現實之外，給予了一個不必注意。文藝作品，牠也應當把社會全般現象來描寫，來分析……」

我們研究，觀察，社會現象，固然應當把全般的現象放在眼線之內；但，第一，我們不能把現象單單當作現象看，而必須看出隱在這現象裏面的本質；第二，我們不能毫無分別地「把全般現象來描寫，來分析。」

我先抄引一段黑格爾對於「本質」問題的見解吧。黑

格爾是這樣說的：

「我們，例如觀察雷鳴和電光，這是我們熟識的現象，我們就常常從知覺來認識牠的。然而人，單祇認識現象，單祇認識感覺的現象，是不滿足的。——他要知道隱在這現象的背地裏的東西，他要知道那東西是甚麼樣子，要研究牠。因此，我們就努力着要用思維來知道那作為自身的，和現象不同的某物，即原因；努力着要知道和單單的外在的東西不同的那內在的本質。」

在這裏，黑格爾告訴我們，要我們在常常從知覺來認識的現象中找出「隱在這現象的背地裏的東西」，即「和單單的外在的東西不同的那內在的本質」。在現實的多樣性，複雜性中，如果祇看見浮在認識的表面的現象，看不見隱在這現象裏面的本質，就決不能獲得對於現實的正確的認識。相反地，如果忽視現象，祇單單去找「純粹的本質」，則這時候，本質就會轉化成死的，硬化了的抽象的公式。因為「現象的世界和本質的法則的世界，並不是甚麼一個煩瑣學派的範疇，而是同一內容的兩面，同一客觀存在的兩面。」（法捷耶夫）所以，我們是祇有通過現象

的世界，纔能透徹到本質的世界之中；也就是谷非所說的「透過現象，認識現實。」

但是現象的世界是一個「萬花撩亂」的世界，即「森羅萬象」者是。這「森羅萬象」自然都可以作文學的題材。但作家，爲歷史的，階級的條件所限制，決不能夠「把全般社會現象來描寫，來分析。」他祇描寫了他所願意，所能夠描寫的現象。而且作家之所以成其偉大，也並不在於他「把全般社會現象來描寫」，而是在於他描寫了含有積極的或進步的moment的題材。如果是一個無產階級作家的話，則他就非選擇和無產階級及其革命的必要有關的題材不可。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學的主題的積極性。如果以爲不管取甚麼題材，祇要「唯物辯證法的地」去描寫就行了，那這種說法自身就已經是非唯物辯證法的了。

和「本質」與「現象」的問題相關聯的，是「必然」與「偶然」的問題。

蘇汶先生說：「社會現象而有必然與偶然之分，實在是觀念論的說法。……因爲凡懂得一點唯物論的初步的人

都知道：一切社會現象都是必然的。」（傍點原文）這實在是在蘇汶先生自己犯了「初步的」理論的錯誤。

對於偶然性的否定，這是機械論者的見解。機械論者斷言世界上所謂偶然這個東西是不存在的。據他們說，「偶然是沒有被認識的必然。」而蘇汶先生所說的甚麼「祇要是一種現象，那我們便必然可以給這現實以合理的解釋，而看出牠的必然性來。假如看不出，那祇能怪自己理解得不夠，萬不能以「這是偶然的」一句輕描淡寫的話來潦草了事」云云，就恰正是「偶然是沒有被認識的必然」這句話的最好的注腳。不幸的是，這種機械論者的見解在蘇聯，不，在全世界，是早已被辯證法論者駁得體無完膚了。辯證法論者承認世界上是有偶然的東西的。「對於某一體系（或過程）是非本質的東西，對於這個體系就是偶然。」例如說，當作一九一四年的戰爭的根據的那在撒那熱塢所發生的奧皇太子之被暗殺，這事實本身固然是有原因的，（辯證法論者祇區別偶然性與必然性，並不區別偶然性與因果性），但這事實對於帝國主義戰爭卻祇是一個偶然，即是說，牠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發生的過程，並不是本質的

東西。牠雖然給了帝國主義戰爭的發生一個動機，但帝國主義戰爭的基本的原因卻並不在此。帝國主義戰爭並不是由這個偶然而發生的，即使沒有這個偶然，也必然要發生的。

作家必須在一切過程之中看出牠的必然性來。但這決不是叫作家把這給與過程以一定的影響的偶然抹殺，不要說起。相反地，所謂偶然事件(Accident)在文學作品中是常見的。重要的，是在「作家必須把這個偶然當作必然的過程的一個動機來看，來描寫。」(藏原惟人)如果單祇看見現象中的偶然，看不出隱在這偶然的現象裏面的必然的，本質的東西的話，則不但不能獲得對於現實的正確的認識，而且會走到歪曲現實的路上，文學的虛偽的路上去的。

祇有站在革命階級的立場，把握住唯物辯證法的方法，從萬花撩亂的現象中，找出必然的，本質的東西，即運動的根本法則，纔是到現實的最正確的認識之路，到文學的真實性的最高峯之路。

有憶

清如

我記起——

一個清晨的竹林下
一縷青煙的繚繞。

我記起——

一個淺灰色的夢裏。
一聲孤雁的長唳。

我記起——

一叢燦爛的玫瑰間，
一匹青蟲的遊戲。

我記起——

一陣蕭瑟的晚風中，
一片槐葉的飄墜。

奔

丁玲

在家的那方，那隔斷了家的那堵不知名的山，慢慢的已經又從黑得不分明的裏面，顯出紫褐色來，而且在那染上了紅霞的在透亮的天空上，畫着很分明的卻是柔和的綫。又一陣寒冽的晨風從荒涼的田地上打來，掃過這幾間紅磚的小屋又邁步到對面的樹叢，夜來的像似虎嘯的狂吼，已經低到祇是像貓頭鳥的咻咻的就過去了，卻也還是冷得刺骨。張大愁子耳裏聽到風已走過了好遠，便又用背把抵住他背蹲着的王阿二撞了一下，便像是自語似的咕噥了一句：

「天亮了呢。」他已經把他那爛了邊的紅眼睛，從拱着手的袖口邊移出了一條細縫。黯黯的望着紅的那方，在那方，正有着家在那兒。

粗草鞋套在爛棉鞋上的一雙僵在他腿邊的大腳，也抖了抖伸開跣起去了。僵着腰站在他前邊走了一步便又停住了說道：

「該快來了，說了是天亮的那班……」他沒有說下去，卻又僵着腰坐了下來，接着又打了一個冷噤。

草鞋的大腳便又伸在張大愁子的腿邊。另外有一個人站了起來，走到牆的轉角去，澆澆的小便着。這時天更亮了起來，滿天都是彩霞，紅房子的那一端，一個可憐的瘦雄雞，也抖了抖翅膀，伸着頸格格的叫了起來。小便的人走了回來卻不蹲下去，靠着牆又去揉眼屎。那懸在眼前的電燈，還無力的射着一粒淡淡的黃光。不知從什麼地方又闖來了幾個鄉下人，都提着大包裹，像是做小生意的

人。來的人把他們望了一望，便站在那一邊互相說着什麼。他們懂得車一定快來了，也有兩個人又站了起來，試着把蹣跚得麻痺的手脚伸了一伸。

那個穿制服的可憐的瘦小的夥子，夜晚看到他幾次在車來車去忙碌的跑着的，又咳着嗽走出來了。他打了一個圈子，望了望嵌在牆上的鐘，便朝這羣土老兒，幾乎在這冷風裏挨過大半夜的一羣投過了一個眼光，帶點憐憫也帶點不屑的神氣，於是他說道：

「來呀！」

而這時那個鏗鏗的鐘聲也響起來了，他們在這裏是聽到第三次的鐘聲了。

他們便都站了起來，偻着臃腫的身軀，跟着那穿制服的人走到那買票的小門邊。那人不知說了一句什麼就走了。他們都望着那小門，沒有聽他。

「四等，六角大洋！一個一個的來！」門洞裏一片燈光落在一個小櫃檯上，賣票的人穿着一件布棉袍，聳着肩，紅着一雙沒有睡夠的眼睛，不耐煩的說。他那旁邊正放有一把破嘴的小瓦壺，似乎正冒着熱氣，把每個買票的

人都羨慕的送過眼光去。

一塊雪白的大洋往櫃上一丟，響聲打到了心裏，不說話，揣着找回的四角大洋票，算也不必去算，得，左右不過……便走開了。

「管他娘，橫豎幾個鐘頭便到了……」張大憨子看喬老三憂愁的按着他裝錢的搭襠袋，便安慰他這樣說。他覺得他這句話也把自己安慰了一點兒。

「唔！」喬老三也跟着走進了月臺。月臺上又多了幾個不會見過的人，也有一個穿長衫的，大約就是學生吧。

太陽已經吐出了一線火紅。遠的稀的樹枝間也吐着滾滾的濃煙，而跟在那煙後面便傳來了巨大的軋軋的車輪聲。突突的汽笛銳叫了兩聲，火車便喘息着，流着汗，一步步，拖着滾滾來，滾去，而停在小的月臺上了。

有人朝一個車門口奔去，其餘的便跟着去擠。車上也有被推出來的人，都攔在那一個小門口，有的就嚷起來了。又有着大聲呼喊：「那邊去，這是三等！」於是這一羣更慌着一團，掉轉身急忙的，張着呆笨的眼光，胡亂的又朝另一個門口奔去。終於擠上了一個車廂。

舊的，髒的車廂裏面，擠着一些破的爛的布堆而又在這布堆上排列着不整齊的人頭。歪着的，掛着的，有些正咧着黃牙大嘴，從那大嘴裏送出濃的臭味，還從那些張着的鼻孔裏，一聲一聲的吐着鼾聲，有些是把好久沒修剃過的頭髮蓬亂的倒着，而口涎便長長的垂到胸際。有些也張開了睡眠，望望車外也望望進來的這一羣，不動也不說。

「張大哥！這裏有位子！」

「去，那邊去，那邊還好擠一個！」

被鬧醒了的，移了一下身子，便又去睡了。有些便也揉着眼睛去望那關着的玻璃窗，窗上浮着一層霧。

「車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用着快步在跑了。」

「嚇，這個什麼火車，倒真了不得，阿二，你來看，山呀，樹呀，像鬼旋磨，旋着旋着就跑去。」

王阿二真的就扭着頭把眼睛伏在玻璃上，老龍的衣袖已經揩去了一塊玻璃上的霧。他們都因為車廂上的暖氣，和車外的奇異的景致弄活潑了一點兒。太陽也斜斜的在車裏畫上好多條黃光，好些人都為這黃光伸直的坐了起來。

喬老三又摸了摸他的褡裢袋，他想到他的家財，那袋

中所有的一切，他有點茫然，因為他的跟在這羣人之中到上海去，完全是由於他老婆的慫恿，他是一點把握也沒有的。他又重覆着他已說過了好幾次的話來說道：

「張大哥！到了上海，你可別丟開我不管，我比不得你們，有親戚熟人，好歹要替我找個落腳，你知道我身上祇有這一點盤纏……」

「我身上會比你多麼？還不是那一點閻王債，一塊光洋，和四張毛票，什麼事都到了上海再講，莫那麼短氣！」李祥林把缺着嘴唇的嘴擠了進來插着這末說。

「對的，找着他們就好了。上海大地方，比不得我們家裏，闊人多得很，找口把飯還不容易麼？」張大憨子又把那爛眼皮朝家的那方擠了幾擠，想着這是燒早粥的時候，又想着借來的那斗米和剩下的兩籬箕糠，吃總是不愁的了。於是他又接下去說道：「祇要找得到事做，總不怕他那孫二疤子，媽的這東西，到夏天我們歸賬時，一人三石穀算在一塊，便宜點，畝把田又差不了好些了。」

「祇要歸得上，再多點也不要緊，就怕……」喬老三說着就把頭低下去了。

老陳這時已從口袋裏掏出一個乾饅噉着，另外也有人噉着從家裏帶出來的粗糲的大餅，而談話就又加上了一些生氣。

「到底也值得，大半夜的老西北風，吹在咱們身上不算個什麼，六角大洋，嘿，就是好幾天的糧，冷總還熬得住，餓可不成。」

「三等四等一個樣，要有五等咱們就坐五等，再打個對折。」

「到上海幾個鐘頭？五個，還不貴？五個鐘頭要花上六角大洋，合錢是兩千了……」

坐在旁邊的那些同車的不認識的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談話。他們也有些是去上海的，但是對上海的情形也是不熟悉，大家互相交換了一些家鄉的苦難，和旅行的目的，大抵都相差不遠。於是又談到年成，又談到行市，車裏慢慢的更熱鬧起來了。有幾個娘兒們也坐在那一端，敞開了胸口，口袋似的垂着的大奶便塞在哭了的嬰兒的嘴中。太陽這時已經從每一個窗口投了大片的陽光進來，因着車身的震動，在那些乾糙的臉上和餅的布衣上跳躍的盪着。而

這羣人，這羣在冷風裏蹲在牆邊蹲了大半夜的人，因了暖熱的空氣，加之胃囊裏又滲入了一些粗的麥粉，昏昏的睡，便慢慢的爬上了眼皮，談話減少下去了，新的鼾聲又

在一些睡醒了人旁邊發了出來。

「嚶！嚶！」汽管子嘶着尖銳的喉嚨，接連的叫着，黑的濃煙，白的蒸汽，在車身邊掃着，輪軸發狂似的在引擎下滾着，車上的乘客都騷動起來了：「看，看洋房子呀！看那些煙筒，那就是工廠呀！……」車到了上海了。

長的列車駛進了火車站，停在第六條月臺上。幾十個車門裏，吐着那從各鄉各鎮匯流了來的人羣。這羣土老兒，緊緊的六個人擠在一塊，跟着人羣朝出口奔。積運夫雜在穿皮大衣的粉臉太太裏，太太們又吊在老爺手上，老爺們昂首在鄉下人旁邊，賽跑似的朝出口處奔去。大人們不知在喊些什麼，小孩子也跟着在喊，也有跑在前面去了的人又打回奔……「媽的，乖乖！」他們之中誰是這樣的說了。

慌張的，膽小的，從人裏面又闖到人裏面，緊緊的擠在一塊，又來到了街上。

「豬羶！」開車的伸出頭來朝他們罵着，黑色的汽車

擦着身走去了。差一點沒有壓在那輪下。

看到對面飛來的黃包車，回頭就讓，又剛巧一個穿旗袍的女人在後邊，血紅的嘴裏便吐出銳聲的一句罵「作死呀！」

土老兒便站在街的一角去商量了起來。商量了一會便又往前走，他們推舉張大憨子打頭裏走，問路，張大憨子便用力睜着他的爛眼邊，扭着一個笑臉，看見有和氣點的人，便走上去問：

「請問烏家角往哪走？」

有的回答是搖一搖頭，有的回答是：「大概是往西吧，走過去再問問。」

「嘿，看那羣人，土裏土氣，」小娘們走過身時總要悄悄的指點着說。

「嘿，老龍！你看那邊，那個赤身的小囚就像活的一樣，有錢時買個小的回家去供在櫥櫃上倒不壞，」一些百貨店裏的東西，花花綠綠，真是一輩子也沒有看見過的東西，時時惹得他們去看，看着看着又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說道：「走呀！走呀！找到了再說吧！」

「嘿，喬三哥！上海的娘兒們才真怪樣怪樣，學的洋鬼子打扮吧？」又有人說了起來。忘記了憂愁似的。

走過了一條街，又走過一條街，從比較熱鬧的地方走到卵石的馬路，兩邊祇剩一些低矮的瓦屋的地方來了。街的邊上也停得有一些小攤，攤的旁邊，圍着一些髒的孩子，揩着鼻涕，用眼釘着那攤上的花生，有更多的，戴一頂破帽的，頑皮得怕人的孩子們，在街心上揪着滾着，一些推石子的小車，推煤渣的小車，推糞的小車，吱吱呀呀，孔孔的小心的，讓着這羣野馬似的孩子們走過去，間或來了一部運貨汽車，孩子們便叫嚷着，跟着車後邊追着跑，跑了一陣才又跑回來。這裏也有脫毛的老狗，像沒有家的，癩着肚皮無力的躲在一邊用着生疏的眼光來望過路的人。

他們又問，知道快到了，一縷高興又升了上來，他們看到他們的一些希望，這希望也走近了一些，而太陽正高高的照着他們，走在頭裏的張大憨子便又說了起來：

「三年沒有看見了，我姐夫真也是條好漢，下田做活，一個人當得兩個人。也是運氣不好，碰着過兵，拉去

當了半年伙子，等他逃回來，東家的田早轉把別人了，橫豎田裏也沒有多少油頭，盤繳不來，他一狠心離了家，帶着老婆來上海，總算找着了一條出路，聽說他也有十多塊錢一月，我要有這們一個事也心滿意足了。祇是這時到他們家裏去怕他不在家，不過我姐姐一定在家的。」

「張大哥！你找好了生意，可別丟開我，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我是靠在你們身上的了……」喬老三又擔心的說。

「哪裏的話，咱們一塊兒出來，當然有飯大家喫，我要先上工，我就借一點給你，你莫急。」張大憨子慷慨的說。

「要是你姐夫不在家，我們就去再找趙四爹，老龍！你娘舅住在哪塊？」

「娘舅住在哪塊我也弄不清，我曉得他是在東洋紗廠做工，到廠裏一問終歸就會明白的。」老龍這時忽然才想起那年爲一籃番薯他同趙四爹打架，把趙四爹的頭都傷了一大塊，現在他卻來到上海，求趙四爹替他找事情，怕不十分靠得住吧，於是他悄悄的悔着，同時又安慰着自己：「舅舅終歸是舅舅，他總不好看着我餓死。」

他們又問着，轉進了一條小弄，弄後有幾個院子，錯綜的立着三家小瓦屋四家小茅屋，雖說是冬天的太陽，也把那些院子裏的垃圾晒出好些臭味來。

跨過了一個積水小潭，站在一個篾籬笆的門邊，張大憨子便直着喉嚨先喊了起來：

「李永發！李永發！」

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的臉便從晒在竹篙上的尿布邊伸了出來。鼓着詫異的大眼呆呆的望着，稀疏的黃髮把那臉更弄得難看了。廂房邊也伸出一個蓬髮的頭，在那頭邊的窗門上，也不知掛了些什麼。房子兩邊，雜亂的堆着一些破洋瓶破瓦罐，破布條，房子裏也好像有脚步走動，卻沒有人理睬他們。

「李永發！李永發！大姐！……」

「阿發哥！阿發哥！好像有人找你！」是那蓬頭髮的聲音。

從東邊的房裏走出李永發來，他赤着身，一手還舉着短棉褂，他的赤色壯健的農人的胸脯，已經乾癟，他深陷的臉的輪廓也使張大憨子認不出了，可是他還認得張大

「愁子，他衣服也不穿上便搖着他的枯瘦的臂膀走了過來，抖着，笑着叫了起來：

「啊！愁子！你來啦！」

但是他馬上便停住了笑聲，他望見了愁子後邊的一羣，他不說話了。而愁子卻說着，愁子以爲自己會笑的，卻沒有笑，這改變了形像的姐夫，不祇使他覺得生疏和同情，幾乎是一個大的打擊，他笑不出來，祇說道：

「不認得你了，老啦，你害過病魔？大姐呢？……」

「進來吧！你們一塊來的麼，這是王阿二，我還認得你，唉，我卻變了！做田到底還好點，進屋子裏來吧！」他穿上短棉衣就引着進去。

外邊屋子裏擺了一屋子東西，牀舖，煤爐子剛好有一條走路通到裏間。裏間便是李永發花兩塊錢租來的一小間房。這一羣人一走了進來就塞實了，習慣在陽光底下的眼睛，這間房更顯得黑暗。李永發拖出了一條長板櫬邊讓着又邊問道：

「剛剛來上海麼？」

牀上，蹲在亂棉絮裏的一個婦人也哼着問了：「愁子

麼？」

愁子走到牀邊去，這羣人一句話也不說，有一些東西，一些未曾有過的東西來壓在心上了。

「唉，愁子，你來得正好，你大姐天天都在唸你們，想得要命，說是能看見屋裏一株樹也好，要是弄得到盤纏，早就和他回來了，去年的收成聽說很好，不曉得回去弄牠幾畝田種種弄得到不？」

「唔……」

「你看我瘦得多了啊！病倒並沒有病過，就是一天十四個鐘頭喫不消，機器把一身都榨乾了，沒有讓機器軋死總算好，不過這條命……愁子，你們來做什麼的？」

「愁子，家裏還好吧，飯總該有得喫，我又小產了，那天廠裏鬧罷工，我摔了一交，」婦人從破絮中伸出了一副可怕的面孔來，像個老女巫的面孔。

「唔，還好……」

「愁子！我們還是想回去，你幫忙替我們打聽點生意好不好，上海實在找不到工做，活不下去，你看，我一歇下來就兩個多月，她又睡在牀上。愁子！你們到底來幹嗎

的？」

張大愁子答應不出來，咬着嘴，望着這一對他不敢相信就是他的親戚的臉發氣，已經找不到一點可以安慰他們的東西給這對快餓死的男女，而且他惱着他們，他把許多應該大發雷霆的罪過都加在這一對夫婦身上，他以爲他們騙了他，騙了他們來上海，說是怎麼容易找工作，怎麼好賺錢，他又恨他們的失業，他祇想打他們一頓，或是把同來的人打一頓，但是同來的一羣，也野獸般制住野性似的來惱着望他，像要同他相打似的，祇有喬老三這時卻忍不住在這些耽耽的虎視之中哭起來了。

晚上來了，太陽已經昏昏沈沈的落到一些屋子後邊去。這羣人還在街上奔着。同着他們一塊兒奔着的，是那些放了工的走回家去的人們。他們用着羨慕的眼光去望着他們，而那些無力的掛倒着頭，拖着疲倦的脚步的人們，祇凝着痴呆困乏的灰色眼珠，茫然的望着前方，他們不能計較到身外的物事了。夾在這裏奔着的，還有那些蒼黃的不像人樣的女人們，頭髮上，衣服上都沾着從廠裏帶出的一些棉絮，棉絮又從那些頭上飛到另外一些的地方去。

他們望着望着，反覺得可憐他們起來了。可是薄弱的同情，抵不住自身的恐慌，於是又更焦燥了起來，王阿二怒狠狠的望着老龍叱道：

「祇曉得東洋廠，東洋廠，你不知道上海是有這樣多的東洋廠麼？」

「我不曉得，你曉得！他從來就祇說東洋廠……」

「不要吵，不要吵，還是找個地方喝口水，喫點東西吧，明天同我過浦東去，我叔叔前些日子來過信的，他准有生意，吵也沒用。」李祥林排解着說。

「好吧，好吧，」張大愁子便跟着他們走到一個小茶館，心裏一邊便想起了他睡在牀上的姐姐，她小產了，祇有一點小米粥喫，她很想買一塊燒餅，燒餅裏是夾得有點豬油，而他姐夫卻不能讓她滿足。他想：「替他買幾塊吧，我身上總還有一元四角大洋……」

他們坐在茶館的一角，泡了一茶壺，各人從各人的包裹裏掏出那剩下的一點乾糧來喫着。空虛的肚皮就更空虛了起來似的，少量的麥粉填不滿那比飢餓還厲害的慾望，

王阿二又不耐煩的說了：

「你叔叔住在哪塊你清楚麼？」

「浦東買家場，離英羊煙廠不遠，他在那裏做了五年工了，他大約可以……」

「他就有生意，也不能養我們，他就替你找得到生意，不見得也替我們找得到，你沒有看見他姐夫，就是個榜樣，他那外邊的兩家人不也是坐着吃麼？」喬老三搶着來說。

「他媽的，東洋廠，東洋廠……」老龍更握緊着拳頭，他同趙四爹久已消溶的仇恨，又來在他心頭，他恨不得一下就找着他先來幾槌。

隔坐的幾個人也在那裏談得很起勁，一個小夥子，穿一身破夾衣，灰色的臉，灰色的頭髮，最多也不過十六歲的身架，卻一付蒼老的面孔，他用力把他左手上的香煙吸了一口，右手畫着圓形，便接下去說道：

「我聽到一聲口笛，心就一跳，知道不好了，果真啪啦啪啦的，哼，你知道死了多少，幾十個工人就躺在地下啦，起碼總有四五個活不轉來，媽的，叫開槍的就是小王啦，他是副廠長，打死幾個工人算什麼，你要鬧，

他就索性把廠一關，看你幾千人到什麼地方去找飯吃。現在鬧罷工啦，要凶手償命，要撫卹金，要醫藥費……我

說，都是空的，打死工人又不是剛有的事，罷工也不知罷過多少了，從來還不是因為肚皮不爭氣，又復了工，我說，乾脆打死他們，咱們自己難道不會開廠嗎？」

另外一個年紀稍微大一些，也是灰色的臉和灰色的頭髮，他鎮靜的問道：「你打死誰？你要一動身，毛還沒有挨着他一根，你就得吃生活，什麼事都得慢慢來，現在還有些人信東家是好人，有些人甯願餓死不敢動，有些又被資本家買去了當走狗來陷害工人，所以一切都得好好的來，坐在這裏喊是沒有用的，就使殺死幾個廠長也還沒有用，現在應該要讓工人個個都明白，齊心起來站在一塊拚命，所以要提條件，還不許開除工人，小五子，你真要急，終有一天……」

他們聽着這些，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而又有一個人，是坐在他們前邊桌邊的，正攔住一個闖進來的小乞丐問道：

「阿金，你爸爸的手膀怎樣了？你媽媽還沒有找到姘

頭麼，要你爸爸看穿一點，不當王八也沒有飯吃，趁着老婆還年輕，可以撈幾文是幾文，你這小王八闖進來幹嗎，看別人要把你當小扒手，關到牢裏去喂蟲。」

「臊你的娘，臊你的奶奶，……」小乞丐罵着就跑走了。

「媽的這小豬獃。」那人便掉過頭來望着他們說道：「唉，你們不曉得，他老子同我一個車間的，上月不知怎的，他眼一花，祇聽見一聲喊，他就昏倒在地，一隻膀子血淋淋的便捲到皮帶上去，壓去許多肉，又飛下來打在他頭上。我們都算他活不了，他卻又沒死去，天天睡在牀上哼，這一生也莫想有工做了，廠裏賞給了他十塊錢了賬，女人沒有飯吃，祇好偷人，兒子成天討，偷東西，你們大約還不曉得做工人的苦處，唉，你們是剛來上海的吧，上海白相的地方交關多，兩毛錢的門票，儘你看半天的戲，法租界也好去看看的，有一座十四層樓的屋子，屋子外像螞蟻似的停着汽車，喂，你們做什麼生意？……」

好些人都望着他們了，他們不知怎樣說才好，大家互相望着，還是張大憨子大着膽子說道：

「找親眷，想來上海找工做的……」
於是有些人就不客氣的笑了，笑的聲音使他們都打戰，有人就氣憤憤說道：

「怕上海餓死的人不夠麼，要你們趕着來送死，幾十萬人在這裏沒有工做啦……」

「鄉下也沒有飯吃，收了一點，都還把東家了，肥料也扣還把他們，家裏一粒也不剩，還是借了兩塊錢做路費來的，兩塊錢一斗米，夏天要歸上三石穀，不曉得上海情形，曉得也不來了……」

「沒有飯吃，應該問你們東家要，像我們一樣，沒有工做，也要問資本家要，你們的血汗，一點一滴的落在田裏，我們身上的肉和血也還不是在車間裏一片一片榨把他們了嗎……」

茶館裏又圍了許多人，都把他們當做談話的中心，七舌八嘴，然而沒有一句話可以暫時使他們寬心一下，祇有使他們更其難堪，他們坐不下去了便又走出茶館來，喬老三咕嚕着道：

「我怎麼樣呢？我還是搭火車回去吧……」

「明天清早到浦東去，百事等找着了叔叔再講，浦東的情形也許好一點……」李祥林自個兒在心上這樣想。

「唉，什麼地方有豬油燒餅買呢？……」張大憨子又嘆着他那紅的爛眼皮。

月亮又升在家的那方了，那該是家在那兒吧。原野是靜的，遠處有一聲兩聲的狗吠，星星在頭上閃着憂愁的眼，月亮也時時躲在飛走的薄雲裏，風仍舊是一陣緊一陣的寒風，枝頭夜宿的小鳥，不安的轉側着，溪水泊泊的流去，火車的鐵軌像無窮盡的延展着，跨過了一條小溪，又一條小溪，轉過了一個小岡，又一個小岡的，而在這個夜晚，沿着鐵軌走來的，還有一高一低的兩個人影，是朝着家的那方走去的。

走在前邊的那個高一點的人，望着遠處的消失在迷濛的夜色裏的地平線，映着那爛眼邊的眼，又舉手去揩了揩眼睛旁的淚珠，說道：

「早曉得，同喬老三一道，也好，總還有得火車坐，

阿二，你說還有多遠？……」

一步一步，跟在後面的阿二也抬頭望了望遠處，便答

道：

「草間，走就是的，走到有小屋的地方，便找個躲風的地方，過一夜，明天又走，後天再走一天，那時再說吧。」

「唉！……」

兩人便又默着走下去，大家都不願意說什麼，而張大憨子便又看見他姐姐的臉相，那末一副可怕的死人的臉。他又想起她那屍身，她祇穿一件單褂，……但是他能怪他姐夫麼？他又想起一些別的，那些乞丐，那些女人圍在死屍邊哭，她們的男人就是被廠長開槍打死了的，他又想起那間小屋，他跟着他姐夫去過的，他們在那裏打嗎啡針，那些去打嗎啡針的人，都黑瘦得不像人，渾身都是針孔，姐夫說他們不打針就沒有精神做工，打針呢，有一天也要死去，他又想起……他想了許多，他覺得天已經漸漸的壓了下來，他呼吸也跟着急促，他簡直不敢看什麼了，他喊起來道：

「阿二！阿二！」

阿二忽然也趕向前來抓着他，喊起來道：

「瞎子！瞎子！」

兩人抱着站了一會兒，才明白過來，於是又排着走向前去。

「我說，阿二，真悔不完呢！……」

「不想他了，不想他了……李祥林也不是好人，他一定找到他叔叔了，他就不管我們……」

「靠不住，也許他比我們還壞，小劉同着他一塊兒的，小劉總是好人的。……」

「瞎子！老龍的話也有道理，他說上海的工人是有出路的，因為他們齊心，他一定要留在他們那裏，不過我們也好齊心起來的。小龍留在上海，也不過多一個告化……」

「唉，……阿二，你有不有方法還那三石穀？……」

於是他們又不做聲了，又低着頭，讓那勁的風從頭上刷過，腳踹在地下，一點聲音也沒有。

可是遠處卻傳來軋軋的車聲，接着便看見了那車頭上的大燈，濃的黑煙，也染上了那瀝青色的天空，於是火車便飛快的朝他們衝來，掠過他們的身子又滾向前去了，這是到上海去的火車，而在那車上，在那有電燈光的四等車箱裏，又有一批一批的鄉下人，在鄉下過不了而跑到上海去的，他們正睡在那裏，咧着嘴，流着口涎，做着可憐的卻是荒唐的夢。

這激烈的震響一流過，原野又重復安靜了，而王阿二卻歪着嘴角狠狠的答道：「三石穀麼？有方法的！孫二疤子你等着！」

關於「文學研究會」

茅盾

一

雖則現代雜誌社指明了要的是「文學研究會小史」，可是我寫不出來。我以為此項小史，如果請鄭振鐸先生或者別位先生來擔任，那才是最適宜的。我曾經把這意思告訴施蟄存先生，也告訴了鄭先生。施先生是同意的；並且現代雜誌也久矣渴望鄭先生做文章，而今有這題目，正是「拉稿」的好機會了。（自然我也幫著拉一下。）然而鄭先生因為教課編書太忙，五月以前，簡直抽不出工夫來，

而現代雜誌也因出版關係，三月底一定稿，於是本來居間幫着拉的我，祇好權代鄭先生了此文債；「小史」不能寫，我就記下一點感想罷！

不過寫「小史」的責任還在鄭先生肩上，讀者諸君固然渴望，施蟄存先生也未必肯放鬆，請讀者諸君耐心等待一下，至遲六月。

二

文學研究會發起的時候，有「緣起」，（可以說就是宣言），有「章程」，後來各地有「分會」，有機關

報似的「定期刊」，（各地分會也有定期刊，）又會印過一次「會員錄」，——這種種，都叫人看了就會認定牠是一個有組織的文學團體，而且像要「包辦」文壇。事實上，也會引起嚴重的誤會，冤冤枉枉地頂過「把持文壇」的罪名。究竟文學研究會是怎樣的一個集團呢？好像還沒有過詳細的解釋。

就我所知，文學研究會是一個非常散漫的文學集團。文學研究會發起諸人，什麼「企圖」，什麼「野心」，

都沒有的；對於文藝的意見，大家也
不一致——並且未嘗求其一致；如果
有所謂「一致」的話，那亦無非是
「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
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
這一基本的態度。現在想起來，這
基本的態度，雖則好像平淡無奇，而
在當時，卻是文學研究會所以能成立
的主要原因，並且也是成立以後就
「鋒芒畢露」地成立了幾個地方分會而
地方分會又出版定期刊的主要原因。
假使我們說文學研究會是應了「要校
正那遊戲的消遣的文學觀」之客觀的
必要而產生的，景也沒有什麼錯誤
罷？假如我們再想到此所謂「遊戲的
消遣的文學觀」在當時如何根深蒂
固，光景也就可以了解文學研究會同
人在上海，北京，以及其他各地出版

定期刊物，也是爲了客觀的必要，絕
非想要「包辦」或「把持」。說一句
好像吹牛的話：當時文學研究會同人
在反對遊戲的消遣的文藝觀這一點
上，頗有點戰鬥的精神！
而當時這種「戰鬥」的精神及其
表現，也是自然發生的。文學研究會
發起時的「緣起」上並沒有顯明地表
示這種綱領。文學研究會既成立後，
也沒有任何「工作計畫」一類的決議。
外邊人看見文學研究會除以小說月報
作爲代用機關報外，又有許多週刊旬
刊附在各地日報內，而這些週刊旬刊
又標明了某處文學研究會分會主編的
字樣，遂以爲凡諸一切都是文學研究
會總會在那里有計畫地進行，——這
樣的猜想，並不一定是惡意。但事實
上恰正相反。這一切都是文學研究會

同人「各目的行動」，並沒有什麼總
機關在那里有計畫地布置。（當時各
種刊物亦不過互相交換而已，文稿都
是各地自己負擔，且亦未嘗交互討論
過編輯方針。）這是「人自爲戰」！
而所以有此「人自爲戰」的情形，當
然不是想「包辦」新文壇，而是要打
破舊文學觀念的包圍。

我以為應該這樣去理解：爲什麼
本身組織非常散漫的文學研究會卻表
現了那樣很有組織似的對舊文學觀念
的鬥爭。

二

有過一個時候，文學研究會被目
爲倡著「爲人生的藝術」。特別是在
創造社成立以後，許多人把創造社
看作「藝術派」，和「人生派」的文
學研究會對立。創造社當時確曾提倡

過「藝術至上主義」，而且是一種集團的活動。但文學研究會同人（依我所知）除了上述的那個對於文學的

「基本態度」而外，並沒有什麼「集團」的主張。文學研究會會員中間有幾位曾經熱心地提倡了「爲人生的藝術」，而且在文學研究會主編的刊物上（例如上海出版的文學週報）發表論文，這是事實；但這些論文，祇是個人的主張，並非集團的。當時信仰「人生的藝術」的文學研究會會員從未在書面上或口頭上表示那是集團的主張，反之，他們曾經因爲當時反對者的論調太奇怪，（離開了文學思潮上的討論，）而鄭重聲明過他們祇以個人資格發表意見，並沒有任何集團的名義，更無假借集團名義的意思，不過因爲文學研究會主編的週刊或旬

刊原來是公開的，而他們又是負責撰稿者，所以就在那些刊物上發表罷了。

但是外邊人總把文學研究會看作「人生派」。一九二六年春間，我到廣州去了一趟，那邊的青年尙以此事爲詢，並且說：「現在文學研究會爲什麼不提倡人生派藝術？現在文學研究會主張什麼？」我記得當時我的回答是這麼幾句：「文學研究會這團體並未主張過什麼，但文學研究會會員個人卻主張過很多，如果你要問我個人對於文學的意見，我是願意說說的。」聽了這樣回答的青年就表示了有點不滿意和驚訝；他們在一九二六年春間廣州環境中當然以爲任何集團必得有個「主張」，沒有集團主張的集團是他們所不了解的。「那麼，文

學研究會這團體是代表着什麼呀？」他們中間有一位又問了。「代表了文學研究會叢書！」我這樣回答。

現在看來，文學研究會這團體雖然任何「綱領」也沒有，但文學研究會多數會員有一點「爲人生的藝術」的傾向，卻是事實。而文學研究會同人中沒有「英雄」想給這集團立一種什麼綱領，卻也是事實。雖然所謂「爲人生的藝術」本質上不是極壞的東西，但在一般人既把這頂帽子硬放在文學研究會的頭上以後，說起文學研究會是「人生派」時便好像有點訕笑的意味了。這訕笑的意味在當時是這樣的：文學研究會提倡「人生派」藝術，卻並沒做出成績來呀！用一句上海俗語，便是「敲牌頭」而已！一九二八年以後，仍舊把文學研究會當作

「人生派」的文學集團的人們卻又把那訕笑轉換了方向了；這就是我們常聽得的一句革命歌訣：「什麼人生派藝術，無非是小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

我以為這兩個態度都不免冤枉了文學研究會這集團。因為名為文藝集團的文學研究會除了反對「把文學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這一基本的而且共同的態度以外，就沒有任何主張呀！也許有人以為這是巨大的缺點。可是我們也不妨說，正因為牠沒有什麼綱領，所以在「五四」以後新文學運動萌芽時期能夠形成一個雖然很散漫但是很廣大的組織，因而在反對遊戲的和消遣的文學觀這方面盡了微薄的貢獻。

四

前些時偶然碰見了一位舊朋友，（他不是文藝界中的人），傾箱倒篋地說完了闊別七八年的陳話以後，這位朋友突然又問道：「文學研究會這團體，究竟現在還存在不？」這位朋友是研究建築學的，他知道七八年來建築術已經有了多少變遷，可是他不知道文學界的風雨表曾經起過怎樣的變化；所以他鄭重其事的問起了「究竟現在還存在不？」這樣老實的問題，青年人就不會提出來。我當時就覺得這位天天和水泥鋼骨做伴的朋友實在連思想性情也變硬了——硬到無法「轉變」。然而他的眼睛釘住了我的面孔，好像不得回答決不能休，于是我祇好說了三個字：「不存在」。那

里知道我這位朋友偏偏不肯相信，正像十年前有人決不肯相信文學研究會

沒有「包辦文壇」的陰謀一般。我沒有辦法，祇好再多說幾句了：「那麼，稱他是存在罷！這個團體，自始就非常奇怪。說牠祇是一個空名目麼？事實上不然。說牠是有組織的集團麼？卻又不然。辦雜誌的人有兩句經驗之談：起初是人辦雜誌，後來是雜誌辦人。文學研究會這團體也好像如此。起初是人辦文學研究會，後來是文學研究會辦人了！凡屬文學研究會會員而住在上海的，都被牠辦過。牠是什麼呢？文學研究會叢書是也！」我的朋友還是不能滿意，但是我不讓他再問了。

我說的這位學建築的朋友「頑固到不可救藥」，就因為他聽說文學研究會「不存在」就好像很可惜似的。雖則我說明了這團體在最近十年來早

就是不死不活的「存在」，他還是不滿足。他爲什麼有這種感情，我不知道，我也不向他打聽。我總覺得他是「頑固」罷了。因爲據說，經過了一九二七年「革命高潮」，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祇有兩條路：革命或反革命。申言之，若不革命，即屬反革命。以此例推，假使今日而猶有十年前那樣的文學研究會存在，並且祇想抗拒文藝界中的遊戲消遣態度而掣不出簇新的集團的主張，那當然是「反革命」的集團了。所以我敢斷定文學研究會之有若無的存在未始非牠本身之幸。除了那位學建築的「頑固」朋友，試問現在急進革命的青年或半青年有幾個還覺得文學研究會在今日能夠對新文學運動盡一分力量呢？不過這不在本文範圍之內，恕不絮絮。

冬（二十一年）

清如

一縷煙凝住在寒空裏，
灰色的江上有灰色的天；
風在檣索上吹起日暮的牧笛，
但沒有牛羊應聲而來。
歌聲埋葬在黃葉之堆裏，
野燒的殘煙消了了熱；
江潮暴怒，疾馳到崖岸邊，
透露了喪鐘的消息。

村長之家

(三幕劇)

李健吾

人物：

杜某 村長，年近四十。

杜妻

葉兒 他們的女兒。

錢老 杜的岳父。

香枝 錢的孫女。

村副

鄰婦

真娃

計誠 難民，年近三十。

老少村人

地點：

華北鄉間某村。

時代：

民國初年。

佈景：

走進小巷，穿過車門，再往前去，便是家門（或者二門）；從家門前過去往裏，是打麥場。靠近打麥場，是竈房；靠近車門，是馬房；都成斜角對着家門。在舞臺上的祇是家門的前臉。往前是車門（右方）與打麥場（左方）中間的通路。往後是寬而且高的門階。

門階是磚鋪成的，正中是三層的石級，向上是兩扇黑漆的大門。門上是一付紅地黑字的舊年聯。門虛掩着。近門的四周是磚牆，二尺以外，便成了土牆。牆上有幾個木楔，間或掛着農具。在臺階上，積着一堆劈柴，幾條粗麻袋覆在上面。近石級的臺階的兩角，放着兩個麥稈編織的低矮的座墊。

第一幕

陽光漸漸向臺階下面移動。

第一場 (葉兒自右慌忙而入，立臺階下。)

葉兒 (回首向右，自語。) 呵！我真怕！我不知道他跟我胡扯些什麼！我想躲開他，可是我又躲不開他。噢！老天爺！他和瘋了一樣，一點不怕外人聽見。哦！他趕來了！他趕來了！（邁上門階。）

第二場 (真娃自右跑入，提着一個大瓦罐。)

真娃 (立臺階下，向葉兒。) 爲什麼你走的那麼快？難

道是嫌我，討厭我？要是這樣的話，我真不活了！

好容易我借着取米湯跟你回來，好容易我抓住機會跟你說一句話。天氣這麼熱，地裏人都歇午覺，路上也沒有人瞧。可是你走的飛快！我提着罐子，祇怕脫了繩，砸了牠，可是你連一步都不停！我瞧你在前頭飛跑，可是不敢追你。你跑的跟那匹小走騾一樣！我沒有瞧見你。

真娃 你明明瞧見我的！你撒謊！對了，你就會哄我，我成天到晚想着你，可是你一點沒有想到我！對了，你是小姐！我巴不上，你是千金，我不過是一個幫人家割麥子的！

葉兒 我從來不撒謊，是你自己不好。

真娃 是我不好！可是我並不要罵到你爹家裏，割什麼破麥子，我舅舅叫我到縣裏去，可是我一死要來掙你爹這二百錢。可是我來了，你總躲着我，沒有跟我上過一句話。

葉兒 我怕村裏人聽見。

真娃 大晌午，這麼毒的太陽，路上一個人也沒有，連狗

蠅子都跟着在井裏歇覺。沒有別的，你存了心躲我。早知道我到縣裏去！

葉兒 你要我怎麼樣？

真娃 從前你答應我的話，如今你都忘了。（將瓦罐放在臺階上。）就跟這罐子一樣，說碎就碎，鏽鍋的天大本事也鏽不上。

葉兒 我沒有忘，不過我是一個女孩子，你應該叫人找我爹說話。

真娃 我叫誰呢？我這麼窮，就是有人提親，你爹也絕不會答應。這事還得你跟你爹說。

葉兒 我？

真娃 你是你爹的女兒。

葉兒 （憂鬱地。）唉，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振作起來。）好了，你走罷，我真怕有人聽見。

真娃 家裏沒有人，都在地裏。

葉兒 （向左指。）你聽，窻房有聲。

真娃 沒有什麼，那是風箱響，你媽在窻房燒水。

葉兒 常心我爹回來。

真娃 我聽見他跟人在廟前頭講話，不會就回來。

葉兒 （哀求地。）走罷，走罷，當心有人來！

真娃 有人來就有人來，我什麼也不怕。

葉兒 （絕望地。）噢！

第三場 （香枝推門，從內走出，立門限上。）

葉兒 （急速回身。）哦，你！

香枝 （向真娃。）大家都在地裏，你怎麼回來了？

真娃 我回來取米湯。大家都歇午覺，我趁這時候回來取米湯。

香枝 我姑媽早把米湯燒好了。

真娃 （不在意地。）是嗎？我不知道。

香枝 我沒有見過你這樣做活的，倒像是主子，可惜是一樣花錢僱來的。

真娃 （提起瓦罐。）花錢僱來的，哼。

（他哼唱着，向左下。）

第四場

葉兒 我還以為你在東頭水澆地。

香枝 我早就回來。太陽毒的厲害，我受不了，趁着人家歇晌午，我就跑回來。

葉兒 回頭還得去。不三不四，拾穗子的女人真多，說她們也不好，有些還帶着筐子，真不得了。

香枝 今年也怪，就是這幾村田禾好，不怪外村的女人來拾穗子。

葉兒 有些還是本村子的。你更不好意思說她們。

(轉題。)你回來在屋子做什麼？

香枝 我在門道給表弟縫襯衫。

葉兒 (踢踏地。)那麼，那麼，……門道裏頂涼快。

香枝 頂涼快。可是外頭太陽地也真熱！

(葉兒想從她的身旁推門進去。)

香枝 姐姐，你怎麼了？

葉兒 我沒有怎麼。

香枝 你好像有心事。

葉兒 我沒有。

香枝 我在門道都聽見了，你不用瞞我。你們的話我都聽見

了。我現在明白真娃是怎麼一回子事。你知道，他舅舅讓他到縣裏去，可是他不肯，先要幫姑爹家收完麥子。人家還以為他巴結村長，說他年輕人有眼色。其實他一點沒有按下好心。

(葉兒向牆而泣。一時靜默。)

香枝 好姐姐，不用哭了，我明白你的心。不用哭了，回頭姑爹瞧見，當心盤問你。你給姑媽講過沒有？

沒有。

香枝 這就是你的不對。你應該講給姑媽聽，上年紀的人總比我們強。

葉兒 我怕。(稍緩。)你不知道，這沒有用。媽一句話

都不會替我說。我從小到大，沒有瞧見她在爹面前多過半句話。我們女人都怕爹。

香枝 表弟在家好多了。

葉兒 還是一樣。爹喜歡兄弟，不過他年輕，是吃書人，不好麻煩他。爹要說他的。

香枝 你們打算把事瞞到什麼時候呢？

葉兒 (苦惱地。)我不知道。他這幾天和瘋了一樣，祇

是跟住我，我害怕。我覺得我也快瘋了，我一天不曉得做些什麼。瞧見樹影子，我也心跳，我還沒有告訴你，前天晚晌我好像聽見貓頭鷹叫喚。昨天縫衣裳，我自己刺破了手指頭。你不覺得我這些日子多麼蠢，我自己覺得出來。

香枝 這樣下去不會有好收場。

葉兒 幫我忙罷。告訴我，我該怎麼做好呢？

香枝 我瞧你不理他好了。

葉兒 (搖頭。) 你不曉得他的脾氣，他會馬上鬧起來的。

香枝 你們的事真難，我瞧祇有告訴姑媽。

葉兒 媽這幾天爲了兄弟不回家，已經老大不快活。什麼話她也聽不下。

香枝 你交我能，我給姑媽講。我想法把話說的委委婉婉的。

葉兒 (向左望。) 媽來了。你瞧她那樣子很不高興，嘴裏咕嚕着，好像同誰嘔氣，臉色也變了。媽從來不生氣，我怕是……

香枝 不會是爲真娃生氣。

葉兒 我怕是……

第五場 (杜妻由左上，頭上蒙着青帕。)

杜妻 (燥急地。) 你們瞧罷，什麼亂子他都會惹出來，

祇一轉眼，禍就闖下了。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孩子，早晨你還誇他好，有出息，馬上現了眼，惹下亂子。啊！你們姐妹在這裏。葉兒，你到竈房看看罷，我可管不了那麼許多。回頭你爹瞧見，又要怪我。其實真娃不小心，砸了罐子，我坐在麥墊子上抽風箱，什麼都沒有瞧見，一轉眼就見罐子從他手裏溜下來，碰到竈頭上，還有不碎的，我叫喚也來不及。那麼大的米湯罐子，還是你爹去年在廟會上買的。(坐裏階上。) 這幾天我心血不定，就曉得要出什麼事，祇是留神，祇是留神，還擋不住亂子出來。啊！什麼事都要來的！什麼事都要來的！任你人怎麼精靈，總逃不掉，唉！總逃不掉的。沒有一個人做事跟我商量半句，各人走各人的，好像

就多餘我這應一個女人。你兄弟在省城唸書，我滿盼他暑天回家一趟，看如今這樣子，怕是不會了。唉！什麼事也不如人意！

香枝 姑媽這兩天怪心煩的。

杜妻 我心煩沒有用。女人家祇有捱磨：你還要說什麼？什麼都是好的。男人家就是天，天安排下來，什麼都是好的。我也不怪真娃，男孩子心粗是常事，不過我怕你姑爹知道。

香枝 你記得，明天我爺來。我也許跟他一塊兒回去。

葉兒 爲什麼這麼着急回去呢？不，不回去！好妹妹，多住幾天罷。等這裏打完麥，我跟你一齊看外婆去。

香枝 他們早就要你去，我見你們忙，沒有提起。

杜妻 你們姐妹都走了，這家就成了空房子，祇我一個女人，對着一幫夥計，什麼事也得我操心。

香枝 姑媽也該回一趟娘家，你很久沒有看那邊老人了。

杜妻 (搖頭。)我總掛記去一趟，沒有用，這邊離不開我。你姑爹一天忙村裏和廟上事，家裏他不管。祇

有我一個人。我原先盼你表弟回家一趟，前天他打信來，說不回家。我有一年沒有見他。明天總算是一個正經日子，家裏男人除去你姑爹，就是他，可是他不同來。

香枝 明天一定掛匾嗎？

杜妻 說是四村人商定了明天來送匾，匾上是四個字，不知那四個字。有人說匾還在木廠裏頭，沒有取到廟上，說不定改日子。

香枝 明天一定很熱鬧。

杜妻 不會熱鬧的。你姑爹不讓四村鋪張，因爲年月壞，各縣收成都歉，免的鬧出是非。家裏和平常一樣，什麼都不打點。

葉兒 不過來了客人怎麼辦？

杜妻 你爹早已通知好了大家，等過了麥收，到真要掛匾那天，再請一下四村的知好。

香枝 那麼明天一點舉動也沒有。

杜妻 就是把匾用樂人送來。多年沒有經見這種事，不想落在自己家裏，這就是你姑爹的好處：他做了幾年

的村長，沒有一個人趕的上他的本事。在這上頭，人人都敬服他，連我也覺得他能幹，不過，唉！事情有好就有壞，家裏可就冷落的厲害，他從來不愛跟婦道人家上話。

香枝 我聽姑爹都好。

葉兒 那因為你是客人。爹待親友向例是周到的。不過我明白，爹恨女人。

杜妻 你少胡說！你爹忙，平時沒有工夫同女人家講話。女人家的話從來囉啤。

香枝 說是姑爹從小沒有爹媽，脾氣怪，也難免。

杜妻 啊！少說一句罷，你姑爹聽見了，會不高興的。他就忌諱這個。

香枝 這也不是什麼短處。

杜妻 (站起。) 午時快過了，你們憩憩，也該到地裏去。我去看看真娃，這半天在竈房不出來，回頭你爹聽見，又要說他懶。其實砸了就砸了，一個瓦罐子算不了什麼。

葉兒 不過剛媽還着急來的。

杜妻 我嗎？(出神向右望。) 我也是一時心急。平時我還當這孩子牢靠。

香枝 我有一句話跟姑媽講。

杜妻 (向右望。) 什麼話呢？

香枝 其實是姐姐的事。

葉兒 (向香枝。) 得了，你不要說罷！

杜妻 (向右指。) 那邊李家大嫂來了。(轉向香枝。

你說的是葉兒？

香枝 沒有什麼，還是不講好了。

杜妻 不講也好，我是怕管閒事的。你們的事，你們自己去安排好了。要不跟你爹說去。(向右望。) 進去罷，還有一個生人跟着李家嫂子來。

(香枝與葉兒推門下。)

第六場

杜妻 (向右望，自語。) 這人我從來沒有見過，可是面目一點不生，好像多年不見的熟人，可又不像，啊！一點不像！這人我從來沒有見過，可是很像一

個熟人——有一點點像。

第七場 (鄰婦自右上，後隨計誠。)

鄰婦 (向計誠。) 過來，這就是女當家的。問句好呀，聽你這秤秤着，倒真像一個外鄉人。

計誠 (向杜妻。) 你好！我是來做活的。

杜妻 啊！你是—— (向鄰婦。) 這就是早晌你說的那個逃難的？

鄰婦 對了，大嫂，就是他。他跟他媽兩口子。他媽上了年紀，走路不利索，在火神廟種着。方纔我在村長跟前替他說，答應他來這裏做活。

杜妻 可不是，趕着割麥子，地裏家裏都用人。年經不好，早些完事，早些放心。不過我不曉得葉兒她爹同他怎麼講的，是短工，還是長工。

鄰婦 講好的，做一天是二百錢，管他母子的飽，過些日再議長短。這是村長跟我這麼說的。他這人太老實，嘴笨的很，從來沒有做過活，也不會說話。是我聽他母子可憐，替他央給的。

杜妻 他姓什麼？

鄰婦 (向計誠。) 說罷，女當家的問你哪！

計誠 我姓計，單名，叫做計誠。

杜妻 我叫你計夥好了。你來的正好，那面槽頭沒有人，你過去把牲口喂一下，料草都是現成的，用新井水拌，糞斗就在井臺上。麩子口袋就在槽頭旁邊。你不怕牲口罷？

計誠 我懂的。

杜妻 那就好了。槽頭在車門旁邊，你剛纔進來聽見的豁口裏頭就是。井就在馬房的院子中間。

計誠 我瞧見的。

杜妻 好了，你到槽頭把牲口喂一下，等太陽下去，好套車到地裏運麥子。
(計誠由原路下。)

第八場

杜妻 這人看來很老實。

鄰婦 我看他老實纔薦給村長的，要不我也怕管事。大嫂

還不曉得，他是一個進過學的人，我聽他媽講，在

了罷？

清末她兒子還是一名童生。後來家道一天不如一天，

鄰婦 快了，也就在這兩天裏頭。

趕着連年的荒旱，縣裏駐着一師兵，村裏常常鬧

杜妻 你坐下罷，這裏有墊子，太陽快下臺階了。

明火；本來人都有個根本，誰願意扔掉祖業，到外

鄰婦 不用，站着就好。

鄉討飯喫；可是沒有法子，連六十歲的老婆子也得

杜妻 聽說你們地裏很好。

逃出來。

鄰婦 趕不上你們水地的收成。今年缺雨，不及往年多

杜妻 他們是那一縣的，這麼窮苦？

了。我們都趕在一起割，不然的話，我還可以幫大

鄰婦

說是另一省，緊靠河邊那一縣。我還說不上那縣

嫂的忙。

名。說是一縣的人都逃淨了。他們還是頭一份到我

杜妻 說的是哪一事情偏偏都忙在一起。

們村子上的。好多年，我們村子還沒有遇到落難的，

鄰婦 倒說的是，不是明天給村長掛匾嗎？

從昨晚起，有好些家就傳遍了，到火神廟探望，就

杜妻 我恍惚聽葉兒她爹這般講來的。說是先把匾用樂人

跟那年看喇嘛僧一樣。你不去瞧瞧，那老婆子怪愛

送來，等田事完了，再說掛的話。

說話的。

鄰婦 趕在一天辦不好？

杜妻 你不知道我這邊多麼忙法，祇我一個女人，單祇打

杜妻 我也這麼說。不過她爹和四村人這麼商量定的。

發夥計喫飯，就要好幾趟。

鄰婦 大嫂是有福的人，將來兒子中了學，女兒過了門，

鄰婦 可不是了，趕着這收麥的日子，天又比往年熱，大嫂

那可真是再美滿不過。

不覺得？

杜妻 (微笑。) 得了，跟着人過一輩子，祇要大家好，

杜妻 我在竈頭簡直烤的受不住。我瞧，你們麥子該割完

我就好。

鄰婦 說的是！今早我還沒有瞧見真娃這孩子，他舅舅前天在廟會上還問我來的。

杜妻 他剛從地裏回來，在那邊竈房。大嫂有話跟他講嗎？

鄰婦 不了，我還要趕着回去。你告訴他，說他舅舅叫他這邊事辦完了，早些到縣裏去。人家瞧他舅舅的交誼，還把事情留着。

杜妻 你不再坐坐？

鄰婦 不了，我這就走。（忽然神祕地。）你們計夥的媽——

杜妻 計夥？

鄰婦 就是這新來的夥計。

杜妻 我還以為是誰哪！瞧我這記性！

鄰婦 那老婆子對我們講，好像從前她來過我們村子。她還問起一個杜家。可是一村姓杜的多了，我們也不清楚她指那一家。她自己也不肯往細裏講。

杜妻 她沒有提起葉兒她爹嗎？

鄰婦 我們說到村長，她沒有聽說過他的名子。你有工夫問問計夥。

杜妻 那老婆子有多大了？

鄰婦 瞧起來有六十歲，你知道，她兒子用小車一路把她推來的。（更神祕地。）大嫂不覺得，我覺得這計夥多少有些像——像我們村長。

杜妻 （如有所失。）噢！

鄰婦 這不過是我一個人這麼想。（恢復常態。）我該走了，家裏他爹還等着我。

杜妻 （向右望。）我們當家的來了，還有村副。

第九場 （村長借村副自右上。女人們避在一側。）

村長 你告訴小順，我不能幫他這忙。別人也許可以通融，我不成。他以為這次送匾裏面有他，藉這機會可以找我幫他打官司，這我做不到。匾不掛沒有什麼，可是我本人的良心要過的去。我給村人做事，也不是爲了賺這一張匾來的。

村副 送匾是四村的公意，並不是他一個人的主張。

村長 你這樣跟他講好了，他要是肯同他兄弟媳婦說和的話，這我可以出頭調停，那怕爲這事到縣裏走一趟

也可以。爹媽纔去世，他就鬧着分家，讓外村人聽

見，張揚出去，壞了我們全村的名聲。

村副 對，我就這麼跟小順講。

村長 (回身，見女人們。) 你們在這裏。(向杜妻。)

新夥計來了，你瞧見沒有？

杜妻 見過了，是她大嫂帶來的。槽裏沒有人，我方纔打

發他去喂牲口，太陽落的時候，好套車到地裏去。

村長 那就好。(稍緩。) 你叫他晚晌就在槽頭睡覺，夜

裏好照料牲口的料草。

杜妻 我這就去告訴他，回頭事多怕忘記了。(向村副。)

那邊大嫂好，有兩天不見她。

村副 可不，也是忙些家務，分不開身來看大嫂。

(杜妻偕鄰婦向右走出，杜妻復返。)

杜妻 (向其夫。) 我忘了，明早我爹說來，老人家上了

年紀，家裏車在縣裏出差，還沒有放回來，我想明

天一早打發我們的車接他老人家來。

村長 (點頭。) 你打發真娃一早就一趟好了。

(杜妻折身下。)

第十場

村副 我方纔一想，覺得你還是空口應小順一聲，安住他

這兩天的心，等明天區送過，那時隨他怎麼搗亂，

我們也不怕惹出笑話。你清楚小順的為人，什麼下

流事他都做的出來。

村長 應他一句是小事，我不能幫他作踐那羣孤兒寡婦。

那時我倒長久做了惡人。我也上四十的人，做了幾

年的村長，不能因為小順一個人，輕輕把名聲送

掉。好在明天不鋪張，自己村裏人，也不怕他胡

鬧；鬧起來，我叫人把他扯到縣裏坐幾天。

村副 倒說，明天縣裏有沒有人下鄉？

村長 我想沒有。州裏新換了道尹，知縣如今在州裏，聽

候上面傳諭。而且趕着這大收的時節，家家都缺

人。我怕沒有人來。酒席我這裏也不備。

村副 不過這也是光祖耀宗的事，總覺應該熱鬧一下纔圓

暢。

村長 等麥收以後，村人閒散了，那時我借上區的名目，

叫幾個樂人，唱一臺小戲，請大家熱鬧一天也不遲。前天我在廟會上還是這樣跟大家講的。

村副 前天我在縣裏。不知大家怎麼講的？

杜長 大家都是我這意思，覺得這幾天麥子快熟透了，再不收就晚了。

村副 要是這樣的話，何妨改一天送匾，省的兩回麻煩。

村長 起初大家也這樣想，不過胡老先生說，日子祇有明天好，大家看皇曆，書上寫的明明白白，月裏就是這天相宜。

村副 (心服地。)那當然了，那當然了。

村長 還有，就是，你知道，我這新來的夥計。我一點不清楚他的爲人，不過如今等人用，祇好暫時留下。要是在我這裏待久了，你知道，他還有一個老娘，說是歇在大神廟，我還沒有見到。夏天沒有什麼，冬天冷起來，總不合適。

村副 我去看過了，他們有一個小鋪蓋捲，就鋪在神座子前頭。冬天的話，前殿自然冷，不過後殿很緊札，我瞧還好。

村長 跟神像在一起，總不妥當。

村副 我瞧，過了這大忙的時候，你辭掉他好了。他手裏有兩個工錢，也穀到別的村子用。據那老婆子講，他們家裏也是有地畝的，說不定過些日子要回家鄉的。

村長 你聽說他們是那縣的？

村副 不在本省，是河那邊一個小縣分，叫做東陽的。

村長 (如有所觸。)哦！他姓計，不是嗎？

村副 對了，姓計。

村長 (仰首向上。)你看，要是匾來了，掛在門正中上面好，還是掛在門的右邊好？

村副 這……這要瞧匾的大小。掛在門正中上面也許好些。

村長 是的，是的。

村副 你沒有聽說嗎？有人講，那老婆子到過我們村子，村裏還有她認識的人。

村長 我沒有聽說。她講什麼來的嗎？

村副 沒有。再往細處，她就肯講了。

村長 好罷，我就照你的話做，過了這幾天，我開發掉這

姓計的，好在是短工。你方纔不是說借一盤繩子？

村副 對了，我前天剛買的一個新箕斗，叫他們掉在井裏頭。我想墜人下去撈上來。丟掉了怪可惜的。

村長 這得粗麻繩纜成。我們到後面瞧瞧。

（他們向左下，同時真娃提着瓦罐，從左上來，避在一側，讓他們過去。）

第十一場

真娃 （看他們走遠了，將瓦罐放在臺階上；自語。）

沒有想到碰見她爹。我閃在一邊，跟做了虧心事一樣。我的運氣壞透了，把大罐子也砸了，他查問出來，又是我活該。他走過去，看都不看我一眼。我瞧我這幾天要白待了，什麼也賺不到。他女兒不知那一天纔是我的。我一點膽量都沒有！這不成；我得另想法子。門響了，我盼是葉兒出來。

第十二場 （葉兒推門上，看見真娃，似乎被吸地脚

隔着。）

真娃 我正猜是你哪！

（葉兒有意退入門內。）

真娃 不要走！你總躲着我！你爹跟村副剛向後頭去。停

住！停住！我祇有一句話給你說！

葉兒 什麼話？

真娃 你知道麥子收完了，我就要到縣裏去。

葉兒 快講罷，我怕爹聽見！

真娃 瞧見就瞧見，他禁不住我跟你講話！（略形凝滯，然後衝口而出。）今晚我到你屋子來！等人都睡靜了，我從後院牆跳進去。你記着給我開門！我就是這麼一句話。我到地裏去了。

（他提起瓦罐，向右如飛而逝。）

第十三場

葉兒 （初驚呆，繼而如有所覺，急跳下臺階。）

不！真娃！不！（立臺階下，向右望；失望地。）走遠了，走遠了。（坐石級上；機械地。）走遠了，走遠了，我就曉得他要做出什麼事來，做出什麼事來。他不知道我跟他香枝住在一個屋子。半夜到我們屋子，叫人知道，一定把他當賊看。我告訴誰呢？我給誰都不敢講。噢！我真怕！我真怕！（她低下頭，用手掩住。）

幕。

（未完）

沙皇網下之高爾基

趙家璧

「你設想沙皇陛下是一顆蜘蛛，一根根瞧不見的線，像蜘蛛的網一樣，從沙皇陛下亞歷山大第三的心中出發，經過了部長總督和許多別的階級，一直到我的身上，還有兵士們，一切是被這根線縛住着的。而沙皇的

政治機構的暴露，是再正確而相像得沒有了。高爾基就老是感到這瞧不見的線索的壓迫和追逐，一直到這顆蜘蛛的傾倒為止。

光，那位麵包廠的老板且崙郭夫卻是一位熱心的人民派(Narotnik)。他的麵包廠的進款，幾乎完全津貼了去。店堂の後室是一座滿藏着禁書的圖書館，也是他們一羣人聚談的地方。因此當局就注意了，尤其是在那位頰白的警察，尼開福里虛的尖銳的目光下。

的保住了。」

高爾基第一次被警察所注意，還是當他在喀山地方的麵包廠時代起。那時，他一邊在麵粉堆裏作工，一邊在讀丘尼歇夫斯基和勃克耳的書，另外，爲喀山地方的革命黨，幹着一些小規模的工作。到一八八六年，他做了且崙郭夫麵包廠的助理麵包師的時

剛巧尼開福里虛的寄女是高爾基上司的情婦。當時這位麵包師對於他的助手是很滿意的。雖然知道他是一個古怪的小孩子，但是一切店務都是交託給他。這位年青人既不喝酒，又

這一段話，是一位喀山地方的警察尼開福里虛，在述說舊俄羅斯情形時，對十七歲的高爾基說的。事後高爾基深覺得這位警察的話，對於舊俄

了

又

不喜歡女人，所壞的就是當他一有餘閒便讀書寫札記。有一天這位麵包師發見高爾基熟睡在他的一本抄本上，

他看了一下，看到這樣的問句，「爲什麼加利波的（Garibaldi）不把皇帝一脚踢出去呢？」，他就大大的疑惑起來。他的助手會有這樣的思想，真使他喫驚。他於是就去請教他情婦的寄父，尼開福里盧聞到了一隻老鼠

是馬上預備要去搜捕那個鼠窟的。他開始就請他去喝茶，用雙關的方法去探問他關於且崙郭夫一輩人的消息，同時允許寬赦他的生命。但是，高爾基決不會在粗暴的警察前老實的說出一句話來，並且他不早就說是「到這世界上來反對的」（這是他幼年時所作詩之重疊句）嗎？他胸前所受那支齊式手槍的傷痕，終於沒有奪掉他的

生命。當他回復了健康以後，他又回到麵包廠裏來了。

一八八九年當他是二十一歲的時

光，按照法律是應當加入入伍去的，但是，爲了肺部的不健全，他擺脫了制服的束縛，在惱夫高拉特一個律師公館裏當了一名書記。不料在十月裏，就被捕入獄。從聖彼得堡奉到了命令以後，憲兵隊便去捉那位早已逃掉了的和高爾基同住的朋友莎木夫。

高爾基拒絕宣佈莎木夫的去處，他在牢獄裏一直關到莎木夫被捕的消息到達以後，才恢復了自由。當時惱夫高拉特的憲兵隊長描寫高爾基的報告，是頗爲特色的：

「喀山憲兵隊回答我關於潘盧郭夫（即高爾基）的話是和我的意見相

合的，潘盧郭夫和民衆中不安份的政治分子是有相當合作的。我從他們的回話裏知道在喀山，潘盧郭夫在一所麵包廠裏作工，就在圖謀不軌。和許多叛逆的人相熟；在他們中間，他是一個別號聞名的。更看一些不合他知識和教育程度而不需要的特種性質的書。」

他從被釋了離開這城以後的行程，警察的報告上是載得很詳細的。沿伏爾迦河而下到了沙來新，他又向西走，經過頓河區域和烏克蘭而入薩拉比亞，預備越過了羅馬尼亞的國界而有意向巴黎進發。這些報告都是很真確的，後來他從薩拉比亞又到了帶登哩斯。

在一八九八年的五月，他又被捕而囚入墨底克堡中。據當時警察的

報告，高爾基的罪狀是「組織犯罪的結合在工人團體中作社會民主的宣傳，引起他們對於現行制度及政府政策之直接的不滿意，而在最近的將來，推翻皇室的專制政權。」至於高爾基犯罪的證據是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因為在一八九二年查到了一封從蒂發理斯寄到喀山去的不具名的信，其中有一段是這樣說：

「我在鐵路上做工，每個月賺四十三個盧布，昨天我的屋子被抄查了，我是不在乎的。他們把我的薪水減低到三十五個盧布，但是我還是和學會及書院的學生一塊兒念書。我並不教訓他們，我祇勸他們大家彼此認識。我也和鐵路工人讀書談話。有一個工人叫做波加鐵洛，是一個很好的朋友。他說生

命裏一點沒有好東西，但是我學說東西是有的，祇是看不見，除非掃去了



高爾基與沙皇·警察·密探

一切的廢物。」

警察的報告上便說，寫這封信的人，無疑的是高爾基。而另一個證據就是在那個證明是犯罪結合領袖阿發那雪夫那裏找到的一幅高爾基的照片。在照片上寫着：「給親愛的阿發那雪夫。瑪克雪密支贈」。雖然阿發那雪夫聲明已忘掉誰的名字叫做瑪克雪密支，但是警察們很容易認出這是高爾基的筆跡和面貌來。

關於高爾基在墨底克堡中的口供紀錄，大約可以出一本很厚的書，這雖犯會極力的使當局相信他對於政治問題并無異見。不知道是否因為他的話有相當的效用，或是因為他的被捕，引起了一陣騷動，在聖彼得堡的警察廳裏幾個有權力

的朋友向蒂發理斯憲兵隊要求解釋爲何把這事情小題大做，不久，高爾基獲得了自由，被准許在腦夫高拉特城的警察監視之下安住下去。

到一八九〇的時光，託爾斯泰以下，高爾基是俄國最偉大的文人了。他短篇小說集的成功是出於意外的。

高爾基的照片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發現，惱夫高拉特地方就變成一般崇拜者，好奇者和警察偵探所會集的聖地。高爾基的許多朋友如柴雷甫，安特烈夫等，都被可疑的巡行者注意着一切的行動；他們有的化裝做車夫，把車錢減低到祇希望去循路捉住一個重要的叛亂者。因爲高爾基是一個最富於同情心而最願意賜予金錢文字給貧苦的小孩，被斥退的學生和革命團

體的，因而警察們就用了許多真確的或虛造的金錢數目，報告說是由高爾基捐助而含有叛亂作用的。

那時警察廳從許多被檢查的信裏，看到高爾基漸漸的在政治上獲得特殊地位，而帶些害怕起來。於是命惱夫高拉特的憲兵隊嚴重的監視他，特別留心他和大學青年的關係。因爲當時的俄國，大學生正在爲了當局對於示威運動的壓迫而混亂着。在一八九九年，校長會雇用警察和軍隊，在二萬五千個學生中，保護了講師而解散校裏的全體大會。在聖彼得堡，哥薩克兵會衝擊一隊從大學校走向城裏去的學生。

高爾基對於這種事情的反響是很有力的，警察在檢閱信札時，在一九〇一年高爾基給莫斯科禮拜三文學雜

誌的編者戴萊孝夫的信上這樣說：「我們應當替學生吶喊起來，我們應當用一個聯名請求狀要求取消這種用兵的命令，我懇求你，你去盡力的幹，有幾個城市已經在發動了。」

一九〇一年二月，警察廳方面知道高爾基要動身到聖彼得堡去參加著作人協會解放農奴四十週紀念了。當開會時，和閉會以後，在巴爾金飯店裏，高爾基的行動是被稱爲很革命的。報告上並且說他加入了喀山示威運動，還在著作人協會的宣言上簽了字。另外一個偵探報告高爾基會捐了二千個盧布給學生暴動委員會，還把同樣的數目給工人階級自由奮鬥委員會，這些錢據說都是從他「小說的聲譽」中得來的。

這一年的三月，惱夫高拉特的巡長接到了警察廳總督的一個電報，說

高爾基和他的部下開得來斯在聖彼得堡獲得了一架複寫機，預備去印對沙莫瓦（在惱夫高拉特的近郊的工業區）的工人宣言，關於安放這犯罪物件箱子的精確的尺寸，和接受這東西的一引藥店的地址，都說明得很詳細的。巡長就奉命去偵視這座複寫機的印刷所，並且預備把印刷宣言的工人和高爾基和司開得來斯一同拘捕。不知是因為有人給巡長惡作劇，還是他們的消息在事前或是當時被洩漏了出去，惱夫高拉特的憲兵隊雖然精細的檢查了所有進來的貨物，卻不得不報告說是沒有搜到這樣一個箱子。

但是當高爾基在四月裏回到惱夫高拉特的時光，他是爲了那架複寫機

的關係而終於和其餘的一批「奸細」一起被捕了。

高爾基的革命傾向雖是很明顯，但是當局的人要掩住這一個惡毒的敵人而告發他，確缺少一些實際的證據。當然，數千的犯罪的反叛者都被俄羅斯當局不經法庭和審判手續而被充軍或是監禁，要是高爾基不是這樣一個名人的話，他們當然也不願忌的會以同樣的方法來對付他的。可惜全國的人對於高爾基的生命和自由是那樣的關心，他的被捕，立刻在人民中引起一陣騷動了。

託爾斯泰，在高爾基被禁以後，寫了這樣一封信給俄國的內務總長。「高爾基的妻和他的朋友們要我向我所認識的人勸解，阻止在審判以前或是沒有審判而殺害他。他現在是

害着肺病，關在惱夫高拉特的牢獄裏，人家告訴我那地方是最可怕而不衛生的。我個人很知道高爾基，而愛

他不但因為他是全歐洲一個有最大天才的作家，並且是一個聰明，和善而可愛的人。我雖然沒有幸福認識你，至少我相信你是一定關心於高爾基和他一家的命運，而願意盡你所能去幫助他的。請你不要使我失望。」於是經過七個醫生查驗的結果，證明高爾基的肺部確是太壞了。從惱夫高拉特的牢獄裏，高爾基又被釋放出來了。

就在這個時光總督警告內務部的特別諮詢會，說「禁止潘虛郭夫（即高爾基）居留在惱夫高拉特是絕對需要的，因為他很可以用一種有礙公衆

治安和秩序的方式在這裏的工人羣裏表現。當時高爾基的身體，正在日漸衰弱，於是在一九〇一的十一月裏，他便被允許移居到克萊米亞去。

高爾基的離別憐夫高拉特，是被當地的一班信仰者利用了做政治作用的。宴別會裏全是革命的演說，革命的歌聲。在他動身搭車那天，許多的人，聚在車站上送行，喊着口號歡送他，唱着被禁的歌，散發着傳單。關於這一天羣衆送行的情形，警察有極詳細的報告，關於羣衆所喊的口號，所唱的歌，和所走的路綫，離開了車站，經過大街還在繼續的唱歌喊口號。至於高爾基，報告上說：

「在車階上出現了數次，請求羣衆不要唱歌。他說並不希望這樣的別離，因為這種宣傳的情狀，也許對於

他們會有不好的結果，而使他苦痛的。最後，這歌聲使他感傷了。羣衆用口號喊着，「嚇啦，高爾基萬歲！一斯得特老夫還喊，「自由萬歲！」」

這樣大規模的宣傳，警察們是意料所不及的。當時年輕人把高爾基的名字，簡直當做反抗現行制度的一種象徵，這就可以看到他們的熱烈情緒了。

「明天，十一月八日的早上八點鐘郵車，高爾基將經過莫斯科而上克萊米亞去。他是被行政當局的命令不合法而任意的逼他離開尼士奈的。對於我們所愛戴的詩人，奮鬥和自由的歌唱者，狂熱的勇士的這種暴行的表示，尼士奈的人們都很震怒……：明天我們有一次送別會，社會上的任何階

級，在公開抗議的同一旗幟下聯合起來，我們不知道這件事情將怎樣結束，也許他們要和我們衝突，但是到最後一個人，我們也要對付他們的……：同志們，向前進，偉大而黑暗的勢力壓迫着我們，但是自由和新生命的黎明已經向上升起了。」

莫斯科的羣衆既有這樣的準備，警察們當然有所膽怯了。他們的報告上這樣說：「從事實上觀察，潘盧郭夫（高爾基）既是一個嚴重的政治犯，他是無權在國都停留的，並且據報告，煽動者預備在十一月七日晚上招集三百多人在高爾基到莫斯科的八日加入示威運動。」

當時莫斯科的警察總監是屈萊柏夫。他於是下令把高爾基和他家屬所乘的一節車，在離莫斯科二哩的地方

卸下來，把他接在一條貨車上，帶到莫斯科過去的一個站叫做柏陶爾斯克去。然後再接上原車，祇有高爾基的妻子，是準許在莫斯科停留一回，收拾他丈夫的事情。據屈萊柏夫說：那天有五百多人，一大半是學生，在莫斯科的許多客人中等候着，當夏各夫斯基告訴他們說高爾基已在莫斯科第二站時，他們馬上跑過去，但是高爾基早已向柏陶爾斯克出發了。

屈萊柏夫還打電報給別個省裏的省長，禁止人民的歡迎。客各夫地方的憲兵隊報告給警察廳裏是說有三百多人，預備在站上迎接高爾基，但是他们決不准走入車站，他們就退到鄰近的一頂橋上候着車。車到來時，他們就唱革命歌，而歡呼起來，但是引擊叫得這樣響，示威的聲音完全被掩

沒了。客各夫省長的報告中。有最得意的一段，說等在橋上的羣衆，「被引擎上那樣大量的氣衝放着，他們不得不逃走了。」

後一年的二月，高爾基在克萊米亞接到一封皇家科學會的信，告訴他他已被舉為名譽文學會員了。這消息傳了出去，大部分的俄羅斯人民，都是歡喜欲狂，但是少數貴族，卻是很妒忌。隔了不久，官報上刊着這樣的一條消息：「該會對於某種事件之瞭解，有說明之必要……在皇家科學會所選之潘盧郭夫，因為他是被控犯罪律一〇三五條，所以不生效力。」及後在高爾基的克萊米亞別墅裏，接到一封克萊米亞代理省長的一封信，請他允許把被選的通知書寄還

到皇家學會去。但是高爾基用很嚴厲的語調回答他，說通知書既是由學會直接寄來，他當然要等學會的直接來信才寄去。雖然高爾基終於祇做了十四天的會員而已。

這一件事，也是出於警察廳的主意，原來高爾基被選後第四天，警察應在高爾基的名單上，貼上一段關於這件事的剪報，更寫上這樣的註解：「他是被控在工人中作革命宣傳而受特別警察之監視者。」這句話交給了內政部，又轉到沙皇的手裏，尼古拉斯第二是一個不懂俄國文壇情形的人，這樣一個犯罪的人，他以為怎配選入有「皇家」二字的學會呢。高爾基於是便被犧牲了。但是這對於他的聲譽和地位，不但沒有損害，反而增高了許多。

高爾基的學會會員資格被取消的後一天，內政部次長問警察廳副監，

是否可以准許高爾基的劇本在潘乃伊夫戲院上演。這一個劇本就是高爾基答應柴霍甫和莫斯科戲院寫的第一部劇本「整潔的市民」。這齣戲的演出是經過極大困難的，後來經過但兼珂的調解才答應試演。試演的那一天，部長和他們的太太戚友們都來了。但兼珂說：「雖然是被他們禁演的戲，高爾基確特別的引起了他們的興味。尤其是爲了別種理由，引起了上等社會中太太們的興味。這一次試演十分可能的決定了這齣戲上演的命運，因爲他在這些有限的觀察前，已發生極大的影響了。」可是「整潔的市

民」，雖然正式的被批准上演，但是導演者和警察的交涉，還是層出不窮。

有一次，聖彼得堡的將軍下令警察搜去戲券，使沒有定位的觀衆不能入場。而戲中有賣蘋果的一幕，也被禁止上演，理由是說蘋果象徵炸彈的緣故。此外，戲院裏「法老」（當時稱警察的暗號）的光臨，更使觀衆們感到不快。但兼珂把他們趕了出去，但是後來終於答應警察穿了夜禮服拿了戲券入場，去實行監視的工作。

這些看不見的線永遠圍繞在高爾基的四周，跟了高爾基聲名地位的升高而愈益不放鬆。一九〇二年在莫斯科社會民主黨所發的宣言，莫斯科的

偵察隊又以爲出自高爾基的手筆。而一九〇三年七月，蒂發理斯的偵察隊又報告說高爾基到那裏的時光，曾捐了三百個盧布給當地的社會民主黨委員會。總之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字，都被沙皇的蛛網抓住。警察廳保存了他前半世最詳盡的傳記，一直到尼古拉斯第二從皇位上跌了下來，高爾基才獲得了自由。

這些被警察所錄下的關於高爾基行動言語的記載，如今是被看做珍貴的寶藏了，因爲替這位大文學家寫傳記的人，這些警察廳裏的紀錄是再詳盡而真確也沒有的資料。

（一九三三，三，二〇，節譯自斯

拉夫評論）

蘆笛

艾青

——紀念故詩人阿波里內爾。

—J'avais un mirilton que je n'aurais pas
échangé contre un bâton de maréchal de
France

——G. Apollinaire.

我從你的采色的歐羅巴，
帶回了一支蘆笛。
同着牠，
我曾在大西洋邊
像在自己家裏般走着。

如今，
你的“Alcool”是在上海的Su. eté裏，
我是犯了罪的，
在這裏，
蘆笛也是禁物。
我想起那支蘆笛啊，
牠是我對於歐羅巴的最真摯的回憶。
阿波里內爾君，
你不僅是個波蘭人，
因為你

在我的眼裏，

真是一節流傳在蒙馬特的故事，

那冗長的，

惑人的，

由瑪格麗特震顛的褪了脂粉的脣邊

吐出的堇色的故事。

誰不應該朝向那

白里和俾士麥的版圖

吐上輕蔑的唾液呢——

那在眼角裏充溢着貪妄，

卑污的盜賊的歐羅巴！

但是，

我耽愛着你的歌羅巴啊，

波德萊爾和蘭布的歌羅巴。

在那裏，

我曾餓着肚子

把蘆笛自矜的吹，

人們嘲笑我的姿態，

因為那是我的姿態呀！

人們聽不慣我的歌，

因為那是我的歌呀！

滾吧，

你們這些會唱了馬賽曲，

而現在正在淫污着那光榮的勝利的東

西！

今天，

我是在巴司提爾裏，

不，不是那巴黎的巴司提爾。

蘆笛並不在我的身邊，

鐵鍊也比我的歌聲更響；

但我要發誓——對於蘆笛，
爲了牠是在痛苦的被辱着。

我將像一七八九年似的

從灼灼的火焰裏伸進我的手去！

在牠出來的日子，

將吹送出

對於凌侮過牠的世界的毀滅的咒詛的

歌，

而且我要將牠高高的舉起，

以悲壯的 Hymne

把牠送給海，

送給海的波，

粗野的嘶着的

海的波啊！

一九三三，三，二八。

現代書局版·現代劇名著

田漢戲曲集 1

咖啡店之一夜·姊妹·午夜飯·樓閣·
戰友·

田漢戲曲集 2

禮虎之夜·顧正紅之死·姊妹·暴風雨
中的七個女性·一九三二的月光曲·

田漢戲曲集 3

午飯之前·鄉愁·落花時節·一教·
林冲·

田漢戲曲集 4

蘇州夜話·湖上的悲劇·江村小景·生之
意志·地獄橋·Piaonin鬼·名優之死·

田漢戲曲集 5

古潭的餘音·舞標·南歸·第五號病室·
火之國舞·

六集以下編出

各集捌角

在「天堂」的人們

靳 以

在無盡憂傷的人們的臉上，也夾着一點點焦慮和一點點的欣悅；那是因為這些受了二重苦痛的民衆，得了將於十月十日開慶祝日本承認滿洲國大會；暗暗地也有着這流言，說是老丁和宮二哥約定在那一天攻陷哈爾濱市。

於「友邦」人民的心願之中，如此的集會，這一次是第二回的演奏了。第一次裏所得來的經驗，費了「友邦」人的腦子，知道有的是更該改革的，而時間上也給了大大的餘裕；在十月的第一天便着手製造這民意的表現。而人民的心，是更濃厚地置了憂慮的情緒，他們望着秋天裏高高的天，他們盼着能把他們從苦痛中提出來的英雄是騎了一匹大白馬從那一片白雲之後跑出來。於是他們閉起眼睛來默默地想着宮司令部下淳樸而勇敢的騎士，他們是到哈

爾濱的，他們穿了鄉人的衣服，騎在光着身子的馬上。

感到幻想上的滿足，那一點點的欣悅，漾得大起來了；私下裏是切切地盼着那一天。

日本型漢字的標語，印在黃色綠色紅色的長方紙的上面，在牆壁上成排地貼起來了，還有那大的木板，高高地懸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張貼了用大紅大紫所描出粗劣的圖畫來，祇有在那上面表現着日滿交歡的語句。

彩坊也在公園的門前起始搭起來，那是先有那麼一個空的木架，將在這空架的上面，要紮出許多花樣來。

挺着胸的日子，昂然地一天一天逼近來……

那一天，氣候上有着大的轉換。近北的地帶，也并不就能就以爲是希奇的事；可是在人民的心中，爲舊迷信所支

配那麼多年的，總想到這該是神的一點預示，於是欣悅的成分，在不爲人所見的時候，就更多地現出一些來。

所謂滿洲國國旗，在各處都被命令着要張起。縱然是一個很大的店舖，也不過用了二尺方的布旗，隨隨便便地夾在鐵門的縫子裏，像頗羞愧地，一個失貞的女人站在那邊。因爲是化了錢的，也因爲若是沒有就被禁止通行的，在洋車或是馬車的上面，也都插了小小的兩面紙旗。

但是，每個人的心中都在熱烈地期待着私下裏說着的那件事情之實現，再逼進一步的是想着從太平橋，從馬船口過江，或是從上號那面能衝進來的事。

二十四人一隊的「友軍」騎在高大的馬上，傲然地顯盼着左右而巡行着；而站在街上的「友軍」步哨，向着那小軍官敬禮的時候，他們所想到的是如在帝國的殖民地的土地上一樣的。

在街旁纒纒行着的，那些被分派到會的人，低了頭，如羊羣似地前行。到那裏去，或是做什麼去呢，卻成爲一點也不明白的，祇昏昏地，知道不去總不可能的。

太陽是沒有，狂風在使每一個人拉起了外衣的領子，

祇把臉露出最小的部分來。在本該是快活的日子，而爲人所侮辱着，那憂憤是雙重地如烈火在胸中燃燒着。眼睛祇能在握了插有鋒芒刺刀的步槍的「友軍」，未曾注意到的時候，惡毒地向四面望着，那好像在說：

「祇要我有一把刀！……」

而警戒着的「友軍」，又大隊地增加起來了，短促而有異樣聲音的軍號，領了那一羣像鴨子似的動物蠢蠢地行進着。

釘滿了鋼釘的皮鞋，踏在長石塊修築的街路之上，勇敢地發出了不爲所屈的聲音。它在抵禦異族人腳上鋼鐵之壓軋，它回應着較大而碎雜的聲音。

「快走，把各，什麼的看！」

粗暴的「友軍」，在用生硬的中國話，還沒有忘記如何去加入他們自己常說着的下流話，說着路旁稍稍佇立的人。

被說着的連一句話也不說，在繼續地挪動着他們的脚。他們心在說着：

「今天是那麽一天，今天是那麽一天！……」

那些愚盲的，有着睡眠不足而使眼睛紅腫特象的中國兵士，裹在灰棉軍服之內，是隨了友軍的行列也向前走着，有的在怨恨着在這時候，長官爲什麼不發衝鋒的口令呢？祇有端起槍來就能使前面走着的轉不過身來。大部分却在心中想着，十月份的餉什麼時候可以領到手，他們看見了他們的司令，坐在汽車裏，從他們的行伍旁馳過去。走到公園的門前了，鮮艷的彩坊，蒙了一層塵土，再襯上灰色的天，全然成爲一個哀悼會的好情況。在空中盤桓着的，是灰色的有旭日徽的「友軍」飛機。

來開會的人，爭着寫上了所代表的名字，想轉過一個圈子就出去的，卻爲友軍的叱責止住了。

「滾開去，出去的不行！」

已經停住了腳，「友軍」的勇士還追上來，嵌着鐵的槍柄，打着發出空洞的聲音的肋部，被打的忍住了爲痛苦和爲傷憤而流下來的淚，在轉回身去的時候，地上現出了溼土的珠子。

「呵，我的祖國！」

縱然祖國不是如何好的，但是如此的待遇也還沒有過

吧？思念着的時候，就又想起了流星一樣的那一點希望，好像殘破的青天白日旗，重復在空中招展。

主席台是在廣場的中間，那身材和「友邦」人民彷彿的市長，穿了禮服，正焦灼地坐在那裏。望下去呢，是無數根頭髮的海。就是被命令着脫去帽子，也沒有一個人仰起頭來。他看着坐在身傍的「友邦」顧問的不悅神色，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再說要每個人也把頭仰起來的話。

突然，他遠遠地望到從園門走進來的「友邦」陸軍司令，立刻，他露了極高興的樣子，失措地站起來，像要從台上一步邁下去的。他自悟到可笑的样子，但是覺不出什麼來，用了破裂的嗓子叫：

「鼓掌，鼓掌，……」

人們懶懶地抬起頭來，望子在狂擊着手掌的他，附和着他的是一羣人和圍在四周的警察。像鬼哭，像孩子叫的軍樂起來了！

爲留有民意真紀錄的「友邦」攝影師，如猴子一樣地揉升到高架的上面，於是攝影機也軋軋地在響着。

穿了中國衣衫的「友邦」人民，不自主地用和語歡呼

起來。

一個長着鬍子的肥老鴨，蹣跚地走着大致還筆直的路。

在疏落的掌聲之中，一跳一跳地上了主席台，那市長露了失去母親的孩子重又見着母親一樣的神情，而又攝於長者的威嚴之下，把身子轉向前面去，起始引導這會之進行。

在每一個人的演說之後，他要像儲蓄音器一樣地重複地說一過，而且還要加上從心中表示着感激的字眼和神情。

狂風順了他的喉嚨直吹下去，他咳嗽着，就是這樣他也不想休息，爲感激「友邦」人民把他從地獄裏釋放出來的大德，他無處不表示着他的忠順。

「在閉會之前，我們該歡呼——」他用暗啞的聲音叫。

人羣在下面起始小小的騷動了，在有一點相互的擁擠，都在希望着能夠是第一個鑽出去的人。

「我們要表示出對於友邦之感謝，——」

他說過之後，好像覺得頸子有一點不舒服，他微微地向左右搖動，從眼角那裏望到「友邦」司令不大高興的臉。於是他又接着說：

「我們都知道，若是沒有友邦的援助，滿洲國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我們要三呼：——」

他頓了一下，像是想把精神集中似地。

「日本大帝國萬歲！」

祇有那幾個穿了中國衣衫的「友邦」人民隨了他叫起來。

「滿洲國萬歲！」

附和着的仍然是那幾個人。

「怎麼，你們沒有聽清楚麼？你們都是太笨了，再來好好地聽我的歡呼吧！這一次，不要忘記大聲隨我叫出來！」

「日——本——大——帝——國——萬——歲！」

但是這結果，還是和以前一樣的。

就是有些人，因爲腿已經酸痛了，北風使他們覺到不耐的寒冷，想來用嘴叫一叫，然後就可以散會，就可以回到溫暖的，舒適的家中去；也爲一想到的時候，就好像鑽

了的長矛刺在心中，在痛苦之外也還有酸而辣的滋味，於是就放下了決心，情願身體上的折磨，仍是噤然地，如蟄伏着的秋蟲。

站在台上的主席咆哮起來了，像爲飢餓所迫而又關在鐵欄內的大蟲，把握緊了的拳頭在空中揮着，從憤恨到極點的情緒中，把一些話從牙齒的縫裏擠出來。

「難說你們不知道『友邦』軍民對於我們的好處麼？」
在這一羣人的心上，這問話是很快就得到回答的。

他們有的想到在「友邦」軍部被打斷了腿或是肋骨的，因爲說是有通敵的嫌疑；或是因爲尙用着有中山遺像的日曆，有了反滿的鐵證。他們有的也知道從鼻子裏，被灌了花椒水，火油，或是冷水的人。還有那些應時而興的高麗人和「友邦」人民包攬詞訟，煙館和賭場的一些事。還有在公共場所中看到的「友軍」對於中國婦女的侮辱，言語上及姿態上。這不還是在大城市之中麼，多少地還有一點忌憚，因爲他們的腦子裏總還想着暫時應有的和善，使這些被壓着的人民想到「日滿交歡」的話；祇要離開了這城市，就說數里之遙的願鄉屯吧，不是曾經發現過

埋在土中的中國人的屍身麼？那些人觸犯了「友軍」不能直接向義勇軍所發洩的怒氣，就把那些人認成了他們的敵人，要那些無辜者自己爲自己掘好了屍坑，然後由有同樣命運的同伴一個爲一個地蓋上土去，到末了祇替最後的這一個人，當他躺在坑中之後，同樣地蓋上了土，於是這些人就都窒息着死去。還有，因爲是義勇軍所到過的屯堡，「友軍」就懷了狐狸一樣的疑惑，用炮火爲他們的先導，把老年的幼年的壯年的血肉，和炮彈的碎片裹在一團飛起來……

這些事情不都還是很清晰地印在他們的腦子裏面麼？有了感觸的人們，各自吐着微微的嘆息，而這嘆息合攏來，卻成爲可聞的聲音了。

人羣中更有些人把頭髮緩緩地揚起來，用了眼睛在向站在台上的主席問着。

「你說說吧，日本人有什麼好處的？」
看見了那些一對對不約而同看過來的眼睛，筆直地刺入了他的心，他微微地感到一點狼狽了。他不可以算是好人物之一麼，覺到羞恥也可以不必紅臉的。

聰明的警備隊隊長，迅速地就把部下召集起來，秘密地傳下了命令，當着憤怒了的主席又在叫着口號的時候，就有他們這一隊人在附和着，雖然不能有搖動天地的洪大，可也不再像前兩次那樣地淒清冷落。

在無可奈何之中，主席露了滿意的笑來，他轉過身去，踉蹌地望了端坐着的友邦司令笑着，而人羣是被指揮着要到街上去遊行了。

「若是有一枝兵在這時候衝進來，……」

有的在切齒如此地想着，看了時間竟能這樣平穩地過去，心中起着更重的焦灼。

「也許要在夜間吧，暗中行軍是大有利呢，而且鬼子的飛機，又成天地打轉轉。」

纔在移動的人羣，用力把腳擦着沙土，以這奇特的方法發洩出胸中的不平來。

成了行列地在街上走着，如送喪者的臉色與步伐，漸漸地，除開了擱着大旗，沒有法子脫身的，都向小路上溜走了。

破碎的滿洲國旗，在路上爲人的腳踐踏着……。

一串串的憑了自己的氣力或是憑了牲畜氣力的車夫們，如羊羣似地爲友軍牽引着白繩拴了他們的手臂，因爲他們的車上，爲狂風把用錢買來的旗子吹破了，或是根本就吹得失去，犯了該受懲罰的抗命和不敬之罪。

黃昏好像被巨魔從四周提起來，用黑暗漸漸地把這大地包了；但是醜惡的天氣，那情形像是更嚴重。顯了鬼一樣的臉相朝了這地面，看着這些被欺凌的，和那些如暴君一樣的統治者，像是想張開天之巨口就把一切都吞噬下去。它命令了秋末的樹枝，靠了風的力量，打着尖銳而繁雜的哨子，在說出內心的憤怒來，它等着那自然的抵抗或是一面的醒悟，想把人與人之間交織着的怨恨消淡下去。

喫醉了酒的「友軍」三五成羣地在街上踉蹌地走着，用破嗓子唱着淺俗的歌還說着俚野的話，躲避不及的行人，被他們用革鞭抽打，有的現出了紅的血痕。被打的忍了痛就記在心中，劃上那麼一道，這是將來也要用血償還的積債。

夜是深深地來了，每個人想到在天上飛着的那已經失去效用的；突然，就聽到了轟轟的聲音。

「這總該是重炮在吼着了！」

人的臉和心都爲緊張的情緒佔住了，用眼睛搜尋着，看看是一把刀或是一柄斧子用着順手；可是站到院裏去，除去那聲音之外，風也吹送來工人們當工作的時候自己的吆喝。他們立刻想起來了，那是因爲新城大街一段路之落陷，日夜地在修築中；如重炮的聲音，定然是那龐大的鐵錘擊在粗的木樁之上。

他們頹然地冷下去了，拖着懶的步伐回到房裏，鬆開了右手，鏗然地響了鐵器的聲音。無神地坐在那裏，把手托了下腮，心中默默地想着：

「自由的日子什麼時候來呢？」

於是他們想到撼動天地的喊殺，想到在黑暗中冒着火光又響着聲音的射擊，還想到那閃着一點光的大刀，蕩平

了仇敵的頸子……

「啊，那時候啊，血的債纔清償了！」

可是，夜還是沉默的，沒有一點好預示，空是讓好興致睜大了眼睛，在守候着那好時候；這好時候呢，怕仍然是迢遙的吧？

鼓舞着的興致息止了，他們的頭又下垂了。不是全然失望了的，他們又想到了冬天封江的時候，天然障礙成爲可履的平途，就是想防守，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時候，江北的健兒不是隨時就可以過來的麼？

他們的心成爲平靜的海了，把力量都潛伏着，什麼時候都可以翻起大波浪的。但是眼前呢，他們容忍着，他們等候着，沉着精神在期待着那麼一天的到來。

光慈的晚年

郁達夫

記得是一九二五年的春天，我在上海纔第一次和光赤相見。在以前也許是看見他過了，但他給我的印象一定不深，所以終於想不起來。那時候他剛從俄國回來，穿得一身很好的洋服，說得一口抑揚很清晰的普通話，身材高大，相貌也並不惡，戴在那裏的一副細邊近視眼鏡，卻使他那一種紳士的態度，發揮得更有神氣。當時我們所談的，都是些關於蘇俄作家的作品，以及蘇俄的文化施設等事情。因為創造社出版部，也正在草創經營的開始，所以我們很想多拉幾位新的朋友進來，來加添一點力量。

光赤的態度談吐，大約是受了西歐的文學家的影響的，說起話來，總有絕大的抱負，不遜的語氣，而當時的他，卻還沒有寫成過一篇正式的東西；因此，創造社出版

部的幾位新進作家，在那時候着實有些鄙視他的傾向。正在這個時候，廣州中山大學，以厚重的薪金和誠懇的禮貌，來聘我們去文科教書了。

臨行的時候，我們本來有邀他同去的意思的，但一則因為廣州的情形不明，二則因為要和我們一道去的人數過多，所以祇留了一箇後約，我們便和他在上海分了手。

到了革命中心地的廣州，前後約莫住了一年有半，上海的創造社出版部竟被弄得一塌糊塗了，於是在廣州的幾位同人，就公決教我犧牲了個人的地位和利益，重回到上海來整理出版部的事務。那時候的中山大學校長，是現在正在提倡念經禮佛的戴季陶先生，我因為要辭去中山大學的職務，曾和戴校長及朱副校長臨允，費去了不少的唇

舌，這些事情和光赤無關，所以此地可以不說；總之一九二七年後，我就到了上海了，自那一年後，就同光赤有了日夕見面的機會。

那時候的創造社出版部，是在開北三德里的一間兩開間的房子裏面，光赤也住在近邊的租界裏，有時候他常來吃飯，有時候我也常和他出去吃咖啡。出版部裏的許多新進作家，對他的態度，還是同前兩年一樣，而光赤的一冊詩集和一冊少年飄泊者，卻已在亞東出版了。在一九二七年

蔣光碧像

吳似漁繪



的前後，革命文學普羅文學，還沒有現在那樣的流行，因而光赤的作風，大為一般人所不滿。他出了那兩冊書後，文壇上竟一點兒影響也沒有，和我談起，他老是滿肚皮的不平。我於一方面安慰激勵他外，一方面便促他用盡苦心，寫幾篇有力量的小說出來，以證他自己的實力。不久之後，他就在我編的創造月刊第一期上發表了鴨綠江上，這一篇可以說是他後期的諸作品的先驅。

革命軍到上海之後，國共分家，思想起了熱烈的衝突，從實際革命工作裏被放逐出來的一班左傾青年，都轉向文化運動的一方面來了，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以後，普羅文學就執了中國文壇的牛耳，光赤的讀者崇拜者，也在這兩年裏突然增加了起來。

在一九二七年裏我替他介紹給北新的一冊詩集戰鼓，一直捱到了一九二九年方纔出版，同時他的那部衝出雲團的月亮，在出版的當年，就重版到了六次。

正在這一箇熱鬧的時候，左翼文壇裏卻發生了一種極不幸的內鬨，就是文壇 Heremony 的爭奪戰爭。光赤領導了一班不滿意於創造社并魯迅的青年，另樹了一幟，組

成了太陽社的團體，在和創造社與魯迅爭論理論。我既與創造社脫離了關係，也就不再做什麼文章了，因此和光赤他們便也無形中失去了見面談心的良會。

在這當中，白色恐怖瀰漫了全國，甚至於光赤的這箇名字，都覺得有點危險，所以他把名字改了，改成了光慈。蔣光慈的小說，接連又出了五六種之多，消路的迅速，依舊和一九二九年末期一樣，其後我雖則不大有和他見面的機會，但在旅行中，在鄉村裏所聽到的關於他的消息，也着實不少。我聽見說，他上日本去旅行了，我聽見說，他和吳似鴻女士結婚了，我聽見說，他的小說譯成俄文了。聽到了這許許多多的好消息後，我正在爲故人欣喜，欣喜他的文學的成功，但不幸在一九三一年的春天，忽而又在上海的街頭，遇着了清瘦得不堪，說話時老在喘着氣的他。

他告訴我說，近來病得很厲害，幾本好銷的書，又被政府禁止了，弄得生活都很艱難。他又說，近來對於一切，都感到了失望，覺得做人真沒趣得很。我們在一家北四川路的咖啡館裏，坐着談着，竟談盡了一箇下午。因爲他

說及了生活的艱難，所以我就爲他介紹了中華書局的翻譯工作。當時中華書局正通過了一篇建議，仿英國 *Bohn's Library* 例，想將世界各國的標準文學作品，無論已譯未譯的，都請靠得住的譯者，直接從原文來翻譯一道。

從這一回見面之後，我因爲常在江浙內地裏閉居，不大在上海住落，而他的病，似乎也一直纏綿不斷地繞住了他，所以一別經年，以後終究沒有再和他談一次的日子了。

在這一年的夏秋之交，我偶從杭州經過，聽說他在西湖廣化寺養病，但當我聽到了這消息之後，馬上向廣化寺去尋他，則寺裏的人，都說他沒有來過，大家也不曉得他是任在那一箇寺裏的。入秋之後，我不知又在那一處鄉下住了一箇月的光景，回到上海不久，在一天秋雨瀟瀟的晚上，有人來說，蔣光慈已經去世了。

吳似鴻女士，我從前是不大認識的，後來聽到了光慈的訃告，很想去看她一回，致幾句唁辭，可是依那傳信的人說來，則女士當光慈病革之前，已和他發生了意見，臨終時是不在他的病牀之側的。直到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在總商會演宣傳反帝抗日的話劇的時候，我纔遇到了吳女

士。當時因為人多不便談話，所以祇匆匆說了幾句處置光慈所藏的遺書（俄文書籍）的事情之外，另外也沒有深談。其後在田漢先生處，屢次和吳女士相見，我纔從吳女士的口裏，聽到了些光慈晚年的性癖。

據吳女士談，光慈的為人，卻和他的思想相反，是很守舊的。他的理想中的女性，是一個具有良妻賢母的資格，能料理家務，終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閨房裏伴他著書的女性。「這，」吳女士說：「這，我卻辦不到。因

吳佩孚自畫像



此，在他的晚年，每有和我意見相左的地方。」我於認識了吳女士之後，又聽到了她的這一段意見，平心靜氣地一想，覺得吳女士的行爲，也的確是不得已的事情。所以當光慈作古的前後，我所聽到的許多責備吳女士的說話，到此纔曉得是吳女士的冤罪。

又聽一位當光慈病歿時，陪侍在側的青年之所說，則光慈之死，所受的精神上的打擊，要比身體上的打擊，更足以致他的命。光慈晚年每引以為最大恨事的，就是一般從事於文藝工作的同時代者，都不能對他有相當的尊敬。對於他的許多著作，大家非但不表示尊敬，並且時常還有鄙薄的情勢，所以在他病倒了的一年之中，衷心鬱鬱，老沒有一日開暢的日子。此外則黨和他的分裂，也是一件使他遺恨無窮的大事，到了病篤的時候，偶一談及，他還在短嘆長吁，訴說大家的不瞭解他。

說到了這一層，我自己的確也不得不感到許多歉仄，因為對光慈的作品，不表示尊敬者，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我總覺得光慈的作品，還不是真正的普羅文學，他的那種空想的無產階級的描寫，是不能使一般要求寫實的新文學

的讀者滿意的。這事情，我在他初期寫小說時，就和他爭論過好幾次，後來看到了他的作品廣受歡迎，也就不再和他談論這些了；現在想到了他那抱憾終身，憂鬱致死的晚年的情景，心裏頭真也覺得十分的難過。九原如可作，我倒很願意對死者之靈，撤回我當時對他所發的許多不客氣的批評，但這也不過是我聊以自慰的空想而已。

總而言之，光慈雖不是一個真正的普羅作家，但以他的熱情，以他的技巧，以他的那一種抱負來寫作東西，則將來一定是可以大成的無疑。無論如何，他的早死，終究是中國文壇上的一箇損失。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祭

清如

我拉一朵白雲，設筵在落紅的墳台，
致祭那埋葬了的死去的悲哀；
一陣風，一滴露，莫擾亂伊！
那沈靜地安眠的自在。

讓小溪瀉去時給一個回盼；
讓落日經過時留一個青睞，
等春盡，等秋末，常長着
那淒涼的芳冽的莓苔。

像死水一樣地平淡，
像白雲一樣地閑散，
我埋好了一身累墜的負擔，
致祭這褪色的緋紅的悲哀。

強悍的女人

(蘇聯——賽甫琳娜)

尹庚譯

巴威正像喝過一肚子的酒，彷彿醉漢一樣的走到了家。他的臉上稍稍的帶了一點笑容，一對眼睛紅紅的，不是喝過酒總不至於會有這麼一付樣子。維爾坎見到這付樣子，就不免暗暗的有點喫驚。她與巴威同居，日子一來已經有一個多月，她就從來沒有看見巴威喝過一滴酒，並且聽說巴威是從來不肯喝酒的一個男人。她就問：

「你怎麼了，巴威？你正在誰的家裏去喝了酒回來啦？」

「村長那裏正擎到一個通告，啊，了不得啊。聽到那麼一個通告的農人，都興奮極了。原來皇帝已經廢除了！」

「啊！皇帝？那是怎麼的一回事情？皇帝，皇帝都廢

除了？接代的皇帝那又是誰？」

「皇帝永遠廢除。我們以後就再不要什麼皇帝了！」維爾坎纔退到板凳上去坐下來了。然而她對於這個突然的消息，實在不大相信。

「啊，巴威。你是從來沒有說過笑話的一個正經男人啦……」

「是。我從來不說笑話。村長那裏正擎到一個紙包。他馬上差人送到學校裏去，恐怕教書的女先生，就會唸起來給大家聽了。皇帝已經沒有！第一個退位，第二個不敢上前。總之，已經永遠廢除皇帝！我已經決心，就明天我要往城市裏去了。我想去明白一切詳細的確實情形。」

接着，巴威又馬上的補充自己說的語意。他因為太興

奮，太快樂，所以連說話的聲音，都有點含糊糊糊的：

「我知道的……我們就伺候着它這麼來。城市裏，應當早已有了頭緒！我與火伴已經祕密的商議好了，我就決心明天去。維爾坎，可是農人們的威懾實在的有點鈍，他們一點也不驚訝，老實說，我倒以為有點意外。連學校裏的先生也一點不驚訝。人是興奮了，大家卻在那裏祇是莫明其妙着爲什麼會打贏了皇帝！」

「啊。這應當因爲我們的鄉村，正在荒僻的地方。他們大約以爲不論分給誰去管理，想來總是同樣的，所以一點也不關心了。在別處，那一定已經有了大大的轉變。巴威，啊，可是對於村上的這些人們，就使是對於我，皇帝的事，你還是不要多說啦。警察所長現在怎樣？他也許仍然在那裏照常的辦事啦。」

「那裏還照常辦事，警察所長已經逃走了。巡查也放到地下室裏去關住了。」

「啊！這些都是真的嗎？今天我總疑乎你的話有幾成說謊了，……不過，實在了不得，究竟是什麼緣故？你說什麼時候吃那些東西？」

她與巴威也趕到學校那邊去了。可是有無數的人，已經早早聚集着了。人數竟有這麼的許多，千百年來真是第一次。窗檻上，大門上，連學校的附近，擁擠擠的全是人。

有一個年青的細皮白肉的女先生，她就用一種幽細脆弱而且發抖的聲音，把……大羅西亞帝國的皇帝退位……啾啾唔唔的唸起來。

可是，唸的人的聲音，因爲過於幽細脆弱而且發抖，斷斷續續的語句與零零落落的辭義，在羣衆的耳朵裏，都不能夠聯貫到一致，誰也聽不分明。按照一般農人們所有的脾氣，這真受不了了，有一個就大喊起來：

「聽不到！一點也聽不到！要農人們自己來唸啊！」羣衆裏面並且又有一個人，一把接走女先生手上的東西。

「叫農人自己來唸！祇要照字面唸，那就行的！」

「大家明白！女人的聲音大多的嚙嚙嚙嚙，祇有哭的時候纔入調啊！要她響亮的清楚的唸一點什麼，真是做夢了，好了，馬上叫農人們自己來！」

「是鄉下的女人，那又好一點。這個女先生的聲音卻比一隻蚊子的差不多！」

「還不是！討厭的這種都會小姐的軟答答的聲音！」

「嚇！我們裏頭有誰喫得下這麼一着？」

「大兵啊。叫大兵到前面來。大兵他就懂得啊。」

「對！大兵站到前面來。讓開最前面的地位。大兵站到最前面來！」

「叫巴威來吧。勸格巴威，他有的真本事！」

「巴威，巴威！巴威在那裏？」

「趕快站到前面去唸！這回仔細聽，喉嚨張大一點！」

巴威於是站到羣衆的最前面了。他聳一聳肩，他的神色莊嚴，提高洪亮的嗓子，就很明瞭清朗的去唸新聞記事以及各種宣言。他很長久的唸了一陣。這時候的教室內外，非常沉靜。農人們誰也沒有作聲。他們就像一重重的，堅定而且雄厚的牆壁。唸的聽的把這情形繼續到一點多鐘。後來，唸完了，各自散了，各自回家了。可是上了路，仍然非常沈靜，有說話的也都極其低聲。其間祇有一個大兵，他臉上簡直沒有眉毛，樣子似乎是一個女人，祇

有他在羣衆的陣裏跑，並且巴巴結結的告訴人：

「什麼馬奔的名稱，亦已經廢止了！這樣的名稱，多麼的輕賤人？現在應當沒有了。現在大兵就是大兵！馬奔不可以再叫的。我那次往馬瑙夫加去，碰到奧雷克塞·匹特洛托意奚的兒子，那個渾蛋的居然已經做到少尉的旗手，正一起上車去時，我就說，「斯得柏，你拿一支煙給我抽啊。」那個渾蛋的卻回說，「我不是以前平常的斯得柏了。如今我是將校，你是一個馬奔！你怎麼軍紀都一點不懂。」那時候是在人堆裏，我真倒了一個大霉。如今我打算故意的再和他去趁一回車。要是那個渾蛋的又這樣說，那麼我要怎樣的對付他一下？要是再馬奔的輕賤人，那麼我一定×他的祖宗十七八代。如今是沒有什麼馬奔的！」

在這一夜間。巴威與維爾坎，卻坐得很長久，睡得很遲。維爾坎來到此處，實行共同生活，她一向沒有睡到牀上去，因為這邊的家裏祇有一張眠牀。所以要睡的時候，巴威就問了：

「你抱着的是什麼居心？你是否祇爲料理家務到此處

來的？抑是把我當做自己的丈夫到此處來的？」

維爾坎這來稍稍的躊躇一下。不過不久，她就簡單而且平靜的來了回答：

「不論怎樣，我是可以的。一起來過活，就一起睡，也沒有什麼要緊。祇是有阿尼幼坦在面前，想來想去總有點不對，有點不妥當。因為阿尼幼坦已經懂事了。」

「現在她已經睡好了。」

「不妥當，那還不是一樣。我到底是外邊參進來的一個生人。加之自己以往的聲名又壞，這也許是使你做父親的對不住人的。我最初來到此處，就感到這些，心中委實解脫不開這些。啊！也許慢慢的會過慣了吧。」

說到阿尼幼坦，她的確與維爾坎不大親密。她不接受維爾坎的愛。她往往閃着敵意的眼光，彷彿監視維爾坎的行爲。維爾坎有時候問她一聲二聲，她沒有接應，有時候反而罵了三聲四聲。巴威到城市裏了，就帶她一起走了，她在車上掉轉身子來瞧瞧送她們出門的維爾坎，眼光是那麼一種迫人的眼光，完全不像一個幼少的孩子憎惡他人的表情。維爾坎私下覺得十分痛苦，這已經很有許多日子。

到頭她認作阿尼幼坦的惡意，以爲是自己往昔犯罪的應得的報酬。這裏一個五歲的舍姆加，與三歲的白宜加，倒是很快就習慣了，就纏住自己嫡親的母親一樣，親熱的環繞到維爾坎的前後。維爾坎又出乎意料之外的慈愛，非常盡心的照顧到這二個小孩。所以安妮先有一次向維爾坎，就笑笑的說了：

「照大家想，多以爲鯨夫是不可以再娶親啦。已經有了孩子，就祇好僱一個石女來做養娘。不過，我就親眼瞧見最好的娘呢！」

外邊別人的閑話，那當然不免，不過打算嘲笑維爾坎的，不久就沒有誰再開口。巴威的話雖不多，然而他知道自己應當說的話。對付了一個二個女人，以後閑話就沒有誰再開口了。

維爾坎到了此處人也變了，一來眼光也沉着了。她的行爲，也奇怪的鎮靜了。說話也不多。她也常常嗜愛半天的整天的沉入深思。爲什麼盤據在人們胸中的總是一顆不滿足的心？這樣子把什麼都給與它也極少非常的歡喜。她始終的想而又想，有時連歡喜的事情，也想得異常的辛

苦。

巴威一向沉着。他一點也沒有放鬆過自己的工作。他是一個有見識的男人。所以他的家境，雖然窮困，也沒有誰欺侮他，輕薄他，並且多敬重他，信服他。這在維爾坎方面的影響，卻是使她反而有點不好意思了。

安妮先走的那夜，維爾坎與巴威兩個，就一起睡了。

巴威不想用語言來表示溫存，他祇這麼的說過一次：「維爾坎，你是我心愛的人啊！」接着他就嘆了一口熱氣。他沒有把維爾坎當作一隻捉捕到手的鴿子隨便的玩玩，他是像正式結婚過的妻子一樣待遇她的。維爾坎自然極其歡喜了，祇是她彷彿的有點抱歉怕羞。抱歉怕羞的觀念襲來，就往往的擊散她自己歡喜的感情。總像有點當日犯罪時節的心境，禁不住想到自己正彷彿偷了別人的衣褲穿着，要是被別人發覺，她就將橫受到別人無情的侮辱，將橫受到別人凶暴的打罵，她會被別人剝去身上穿着的衣褲一樣。因為又是如此如此的感情，竟成爲巴威與維爾坎之間的一層障礙。有時候，她終於又自由的神經焦燥起來。性子一來耐不住了，就自暴自棄的拚命去喝酒，也不管半夜三

更，她都嚙嚙起來了：

「是你啊。爲什麼在大家的面前，你要做出皇帝那麼倨傲不遜的態度啦！想來你以爲我是並沒有眼睛的。你把我拉攏了，你正以爲我是稱心了滿意了。我瞧見你這麼一付高明博識的樣子，我耐不住要生氣！這麼神氣的態度，我卻不堪入目啊！我明天走，我瞧見你討厭了，討厭了！」

巴威是照舊的沉着凝靜。他一邊照自解開革製的對襟服的鈕扣，一邊迎頭送回一個威脅：

「不准響。不馬上閉住嘴不得了。當心我會打狗一樣的打你一頓。酒醉之後亂七八糟說話的女人，多少難看？睡到那邊凳子上去，靜下去。你有話醒來再說。你要走嗎？說不定我先驅逐你啊。」

巴威的聲音，並不提高，可是說得結實有力，而且極其清晰刺心。兩個人的眼睛，碰到一處了。可是他那虎虎的眼睛，卻又不得不軟下去。維爾坎的眼睛到底是火熱的。維爾坎也祇有低下自己的視綫。到第二天，維爾坎在房子裏。站起來又坐下去，站起來又坐下去，也不知道有

多少回，她想走，卻又捨不得走。於是巴威照平常日子一樣，覺得有說話的必要了，纔說了一點話。維爾坎到這一夜的夜間，第一次把自己的臉兒貼到男人的肩頭哭了。

「與你住到一處，我應當如何的渡過一個日子纔好？我不明白啊！在我方面想，假如目下這樣情形，其實替你洗腳，再要我喝你的洗腳水，我也甘心情願！祇是有時節胸中還是容易焦燥生煩，或者十分難過起來。啊，於是我

不願意聽見你，我就想逃往什麼地方去啦！……」

在一邊的巴威，他是照舊的沉着的凝靜的：

「不要亂想，不要躊躇不安。你就寬心的在此處住下去。就在此處住下去啊。你做一點事。累神一點照顧我的兒女。自己應當努力的什麼事，也積極的好好辦去。我要睡了。話夠了。我自出世以來。這樣子煞費苦心的關照女人，實在從來沒有的！」

兩個人。是這樣子的過下去的。彼此間是親熱恩愛，卻不是放蕩荒唐。多餘的語言一句也沒有，夜間也不多說。接吻的熱烈，情義就充分的含蓄在這個動作上面。說話總是極其儉約，極其節省。

然而，大家知道皇帝已經廢除之後的這一夜，兩個人睡到一起了，話就談得十分長久了。並且，巴威比維爾坎更說得起勁。兩個人說到城市上的事，談到皇帝，談到路頭的傳說，談到彼此的終身，更談到世界窮困的大家為什麼正是一個痛苦的嚴重的時代。這一夜的威巴，人都彷彿一個極其年青的人了。維爾坎卻似乎正在傾聽自己故鄉的土話。又覺得這是可以唱的歌。她聽巴威說了許許多多。歌的調子很感動了她，不過語言的意義這來反而疏忽了，卻有大多不曾聽清，不曾聽懂。

因此維爾坎就想到能夠在巴威的身邊，再這樣的聽一遍，她要完全了解那些語言的意義。無奈一到白天，彼此又十分的沉默。並且，這一天巴威就跑往城市上去了。他又整整的半個月沒有回家。

稍後，因為急於要錢救急，一頭僅有的綿羊，祇有變賣了。維爾坎為此非常的悶悶不樂。可是又覺得不便說話。她又記起自己，到底與巴威並非正式的夫妻，自己祇是一時間被人僱用下來主持家政的女人，所以她沒有什麼主權。她總以為照她想的做纔好。彼此間，於是又有些隔

膜發生了。

再以後，維爾坎對於巴威的熱情以及愛慕，終於就一心一意的，計算如何的去設法援助巴威的工作。

安古克洛夫加村，因為地方位置在荒僻的一角，所以還不會受到哥薩克兵的暴力。然而凱爾查克人，與哥其密吉人，還有五個有錢有產的財主，因為壓迫白羅夫的同志，就往哥薩克兵的營中去請了命令。村裏這來有十個窮困的農人，還有八個住板棚的小百姓，捉住了，解送到城市裏去了，丟下牢獄去了。維爾坎也傳到城市里去拷問了，不過，維爾坎決不肯連累巴威有什麼不利的，所以她一味的裝作不會知道，穩重而且柔和的回了口供：

「我一點也不明白啦。我不是巴威的妻。說不好聽一點，我和他是拚頭，要拚就拚一下，要走就可以各自走，祇是各自一下的衝動。巴威如今說不定又正勾搭到手另外一個女人，在什麼地方，我一點風聲也無從打聽。我正如你所見到的，我是一個懷胎的女人，並且，他該死的還留下了二個小孩推給我來負責任。假如我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我就打算向他算賬，我就不會這麼的便宜他！我要拖

他在法律上鬧一鬧啊。橫豎這一個靠不住的男人，我與他不會在一處過長久日子的啦！」

新任的一鄉的警察所長，得了這個口供，捏緊拳頭，大怒的敲着桌子：

「敢扯謊！你這該死的賊胚！你送走了巴威，那是大家親眼瞧見的啊！」

「送啊，我是送了啊。不過我是叮囑他應當早些回來，求他不要丟下我與二個無所依靠的小孩！他往那裏去呢，真忽略了，真一句也沒有問，這是實實在在的啦。」

冰冷的拘留所裏，維爾坎就押了三晝三夜。可是拷問的時節，始終沒有明白的澈底說下去。沒有辦法，又祇有把她放回。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隨之維爾坎的肚子的重量，也一天一天增加了。然而她往秘密的地點與同志們會面相談，就得飛快的奔走。或者打算獲得一點點的錢因為解決生計，她又得往各處去勞働操作。一回子巴威有二個交她照辦的命令，也傳來了。命令之一，送文件到卜俄里遠的一個村裏去。命令的又一，是營救一個農人，給他設法一個平

安的躲避地方。命令接到時節，維爾坎祇有嘆氣了。她向老得要命的使者說了：

「就我自己送去啊。這邊沒有誰可以調遣。擔任這個差使，必須眼睛明亮，手脚鬆快，而且第一還要有勇氣啊！」

在那個村上，正有一個病院，因此當做往病院裏去，她來回的奔走了十俄里路。回頭來，在高低不平的雪道上，好容易拖開脚步，又巧妙的消毀了自己的腳跡。

另外一個命令，那是更加大費苦心了。然而終於救了那個農人，躲避到地下室二個星期，連貼鄰的人家一點點也沒有知道。

在這緊急時期，彼此要會到面傳一個消息，自然更艱難了。在村上，差不多嘆一口氣也分辨得清楚，天井院子中新掉下了一塊木片，也惹人注目。一方面，巴威帶領的一支隊兵，正向安古克洛夫加村推進，這樣的消息也傳到了。同時又接到巴威委托一個少年走送來的口信了。

「同志們，最好在敵人的後方暴動起來接應啊！」

維爾坎帶了這樣的使命，就往板棚一帶跑去。幾棟粗

陋的板棚，很久以前就弄得空空洞洞，彷彿涼亭廢戶了，目下借住的，都是難民，以及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人。她很快的走去，然而耳目並用，還得留心周圍不至於發生不測。一直走到那邊，總算不曾碰到誰。有一個大板棚裏，住下三個單身的佃農，還有四個家族。他們都是布爾雪維克。維爾坎這樣比較放心的踏進去了。不過虛實還沒有確實把握的地方，最好如何的說到第一句話呢，於是她不得不繞一個灣了：

「你們好啊。大利亞嬌嬌在家嗎？」

「在家啊。維爾坎，你怎麼今天來玩啦！」

「啊。我找嬌嬌看一下肚子，可以不可以？嬌嬌是產婦跟前走過的，想來一定可以告訴我許多見識。我有點氣急，肚子也有些痛，說不定馬上會做產啦。」

大利亞哈哈哈哈哈的笑了。

「不看也不要緊。我想你總還有十天八天可以支持的。你不是爲看肚子來啦，這邊沒有不同道的人，請你就說你要說的事吧。男人們我馬上叫攆來啊。」

大家聚到一處了。維爾坎的聲音開始有點急促慌忙：

「啊啊。諸位，要是不加緊工作，那怎麼得了啊！」

說了幾句話，氣湧上來，她祇得咳嗽了一下。隨後好了，卻以從容柔和的語調，把巴威的意見告訴了大家。

農人們，這來暫時都噤了。大家都呆一下的考慮起來，停了好一回。第一個開口了，這是面孔白白的，很有點齊整的男人王西加·多列格屋夫：

「不對啊！同志，這個工作，我們幹不了！現在警戒非常嚴密，我們無法暴動的！」

接着響應他的，是一個頭髮已經參白的男人：

「簡直沒有思量的餘地。也許一動，就會像跳蚤一樣被他們一押押起來啊！」

「祇得暫時時機了。要自己方面的軍隊，與自己村上接近了，纔可以做做手脚，現在一定不濟事！」

維爾坎，急得就站起來了。她就發出一句問話，睨住他們各人的臉：

「話祇這樣嗎？」

「是啊。」

「以外沒有什麼可說的。」

「這樣的工作幹不了……」

「同志的軍隊，還在那邊啊。總得想法子與我們接近一點纔有商量。接近了，那就響應。現在無論如何不成事！」

大家你你我的，又是這麼一套，維爾坎就顯得很忿激了：

「嚇嚇！你們真像豬狗，真像狗！一個女人，正懷着胎，難道樣樣都為你們設想周到纔行啊！你們一張嘴祇會扯起空話，假如想工作，恐怕早早趕不及了啊，落後又各蹬脚追悔，這就是你們一輩貨色。這麼不中用？我的老哥老弟啊，真太不中用，真太丟臉了！大概是可惜自己的一條生命，大概是想站到最後斷氣的一刻也不牽動到一點。有精神的人們，臨到危險緊急時節，竟如此懦弱卑怯。好一批沒有出息的東西！如果不願意，那麼站住得了，我會召集另外英勇的人們去。你們不相信我們大家竭力去做，卻夢想有這麼一個日子把革命成功掉下來啊！」

維爾坎的眼光，真令大家心頭起火的，並且又令大家感動的。她停頓一下，又聲色俱厲的繼續說了：

「我們的同志，是會回頭來的啊！那時節你們誰還有面目和他們相見？嚇嚇，好啦，我是一個女人，我是孤孤零零的懷胎的女人，看我單獨舉事去！喫點東西都沒有你們的一份，卻甘愿提心吊膽的偷安忍辱過活。那麼看你們偷安忍辱過活下去。哥薩克兵已經來，縱就毫無廉恥的去捧哥薩克兵的腿，也不見得饒赦你們。他們已經早早的就看中你們是好玩的東西。並且就使同志的軍隊到來，恐怕也不見得便宜你們一點勁也不費，說可以了事了。嚇嚇，好啦，橫豎多說無益吧！……」

維爾坎向門的一方，打算就放開脚步走了。可是農人們以以荷荷的嚷了，留住她了。有的就罵她。有的就與她爭辯。然而結果，都依從她決定照巴威的指示準備舉事。維爾坎纔很愉快的，走往外邊去的。她不像艱難重大的工作正將開始的情形，她像是趕快走往無限歡喜的光明局面中去的樣子。

那一個頭髮已經變白的同志，他就說了很拜服她的話：

「你是一個女人，然而簡直的是一個帶兵的隊長，是

一個從軍的弟兄。你幹的了不得。方纔好厲害的一陣子教訓啊！」

這個帶兵的隊長，這個從軍的弟兄，可是好容易的纔回到家裏，在路上，肚子裏終於就打起仗來。然而還是自己出馬，爲的去叫產婦加芝柳華。

維爾坎再回到家裏了。她也沒有想到好好的輪一輪。她咬牙關，祇是在房子中間來回的走動。

加芝柳華異常的驚訝：

「你什麼一聲也不作啦？你喊喊也好，喊喊也好，喊聲也可以減輕一點苦痛啦！有這樣倔強的女人，我也第一次聽見，你想一聲不作的生下小孩啊！」

維爾坎到後纔大聲的叫喊一下。叫喊聲，很短促，而且尖銳。可是並非因爲苦痛，表示的卻是快樂的情緒。因爲小孩已經生下，身體說不出的輕鬆了。她出神的傾聽小孩子雄大的喉音。

「哈哈！生下一個很好的小孩啊。塊頭很壯，完全的相似爸爸。你人沒有什麼嗎？」

「不要緊。你給我看看！一定是個男的啦。」

「你怎麼知道？你真有點古怪了！啊，你騎騎好，一切有我在！」

維爾坎生下一個男的小孩，這是歡喜的。不過，歡喜也祇有一下子工夫。日子纔到第五天，她正等待同志方面送來的通知。到夜半，有一個人慌忙的跑來，輕輕的敲着門。她到門邊，輕輕的問一聲「是誰。」

回答的是女人的口聲，卻是一種畏怯的狀態：

「快開門，給我進來說一聲！」

門開了，外面站的是大利亞。但是大利亞不再深入她的住家，祇躲前一步，急急忙忙的就發問：

「加芝柳華在嗎？」

「今天來了，正在這裏過夜。你有什麼事啦！」

「加芝柳華那裏啊！」

「睡在凳子上。」

「趕快叫她起身，教她抱了团团！大家要馬上跑開這裏。跑過田，向河濱去！那裏有派而夫恩等着。」

「有什麼事啦？要帶团团做什麼……」

「不要說团团，差點連你自己也沒有命了！要是不給

巴威早早知道這邊的活動計劃已經走漏消息，那不得了。假如遲一步，就會被他們一網打進去了。啊，要趕快，跑啊，叫加芝柳華起來，怎麼還有站的工夫啊！」

「怎麼如此急……」

「哥薩克兵已經開動了啊！現在正到可及米亞泰夫的家裏。就是那個不要臉的，他探聽了我們的計劃，去告密了。你與我的「那個」的名字，自然都已經呈報了那邊。我的「那個」已經躲去。要趕快跑！啊，也許會搜出去啊！危急極了，就跑過田向河邊去啦！」

大利亞說了，就在黑暗中逃去了。於是，維爾坎馬上回頭從搖籃裏把小孩抱起來。

「老太，老太……」

「嫂嫂怎麼啦。把团团放到凳子上來嗎？我這邊嗎？喔喔，交給我也好。」

維爾坎正如胸頭劈一刀的心痛。她抖得很厲害。她匆匆的把小孩交給加芝柳華。她的臉色異常緊張，祇是沒有流淚，沒有嘆息。她極迅速的披上短外衣，三步二步的跑出門。

「維爾坎，維爾坎，你上那兒去？哎喲，我看你是發瘋了。」

維爾坎逃去之後，那沒有帶好的門上，有哥薩克兵與許多農人，一羣蜂似的竄進來了。這情形加芝柳華纔明白了。因此她大意的四方環視一周，卻開始安撫啼哭起來的小孩：

「啊，啦，啦啦，夜間要安安心心啊，嚇，嚇，嚇，

……」

「哼！你這老傢伙，女人呢！」

「不知道向那裏溜去了。我問也不及問她一句。這與我不相干。我想大概馬上會回來的。我是年老了，追又追不上她的腳後啊！」

個紅鬍子的哥薩克兵，他就殘暴的抽出刀來，一捺捺住她的頭頸。

「說！不說滾你這個媽的腦殼！」

「滾了我的腦殼，這有什麼用啊！我有什麼可說？她溜走了，這是能用說的。就使你還要抽我的筋剝我的皮，我這老實人還是捏擠不出一句可以說的話的。啊，不要加

害小孩，不要冤屈無罪的靈魂啊！」

可及米亞泰夫在一邊，就對一個黑頭的軍官發表意見了：

「這麼一來，現在也不能夠馬上解決。女人對於這位老太，大概不會有話的。祇得暫且把此處的門戶監視住，這是要緊的一點。」

一邊又有一個說話的人。他樣子極其相似舊聖像中的一個信徒，個兒長長的瘦瘦的，儀容儼然正經，頭髮也統統雪白，可是這樣一個叫做安契普的人，他出這樣的主張：

「小孩與老太兩個，留在此處也不妨。女人自己會湊上手來的。她會來給小孩餵奶啊。」

他們於是就決定了。兵就埋伏在屋前屋後了。到日間，曾經極其嚴密的再搜索一番，不過一無所得。一連守了三日三夜。

第四天的夜間。是草木也正在甯睡的時候。派到蒼下的紅鬍子的哥薩克兵，他伸長頭頸，正臨到站崗，他望到田的那一方面，卻有一個女人的黑影，搖動了。

紅鬍子的哥薩克兵就像伺候野獸的獵人，他凝一下神，鼓一下氣。維爾坎也用心極深的，彷彿一頭野獸。她取敏捷的步調跑着。她像一頭狼，如今正對自己小狼所在的地方跑來。這一頭狼彷彿的伸長頭頸嗅着自己所流的心血，亦正為的給自己的兒子餵奶，正為的營救自己的兒子而來的。

紅鬍子的哥薩克兵在暗處隱好了。她對同伴遞送了一個暗號。維爾坎已經跑入門檻，有點遲疑的站到門邊。

「捉！捉住她！哼，上手了！司衣奚耶夫，喂，你快報告上級軍官！」

維爾坎像腸斷去一樣了，悽慘痛苦不忍卒聽的長長的叫了一聲。她在頑強的哥薩克兵的手中掙扎。

「站住！不准動！操你奶奶的這個剛愎的伙兒。啊呀！咬啊！操你奶奶，不准再扭一下！」

維爾坎努力將身體扭動，一隻手，自由了。她因此用盡所有的氣力，攻擊哥薩克兵的鼻子，更佝偻一下身子，蹣跚一隻脚，正就中哥薩克兵的小肚。哥薩克兵太痛了，發出大大的一吼，手鬆鬆了。

但是另外那個紅鬍子的，就替換了同伴撲過她來。維爾坎的兩手又被他擒住了。又反背後的被他拗過去了。維爾坎拚命的做了最後的鬥爭，總想縱跳脫身的。紅鬍子就衝跌跌的站不穩定。因為情勢不好，他隨回頭照顧一下退步，不料在停車處銜接的塔段上，一失脚就摔了下去。維爾坎也給他拖到了。祇聽得維爾坎發出極慘極尖的叫喊，隨後就沒有聲響了。在停車處的一旁，是有鐵的利齒的鐵造的篋泥的傢伙，這就致命的打中維爾坎的頭了。維爾坎一雙眼睛最後閃閃的動了一陣，終於翻白了。這時節房子裏的小孩，因為需要喫奶，卻正厲害的啼哭着。

此篇譯自日本井田孝平譯『勞農俄國農民文學集』。原著者在此篇中所寫的背景，是蘇聯「二月革命之後的農村」。譯者附記。

洋涇浜奇俠

張天翼

——給大孩子們

一 到了上海

睡着的城市。靜靜的夜。

突然——轟隆！

噦響！

破彈劃過黑色的空氣，像吹哨子似地叫着。接着——

嘩啦！

奉天兵工廠裏炸開了一個大窟窿。這是太陽牌的破

彈。

接着第二破。步槍響。第三破。第四破。第五破。

睡着的人跳了起來：

「怎麼啦！」

「又是什麼實彈演習吧。」

「不像。」

「老是實彈演習！」

「聽！」

有人在叫喊。屠殺已經開始。

「日本鬼子呀！」

「咱們的兵幹麼的？」

可是瀋陽完了！

這消息馬上傳了開去。每個角落裏都抽癡似地震動了

起來。牆上貼滿了壁報。街上叫着「號外！號外！」空氣

裏盪着緊張的談話。

「馬上，就得打到天津！」

「北平也有點兒蹙扭哩。」

「跟鬼子幹一傢伙！」

「大亂子就來啦！」

「幹麼要退兵？」

世界像一根拉得緊緊的橡皮帶，稍爲碰一下，就得嗒

一聲斷了的。

「遲早總得有這一手。」

「咱們民族得找自己的出路！」

學生子又活動了起來：拿着旗子在東單牌樓走着，喊

着。街上的人覺得這回的學生子比往日有點不同：這回的

事是連自己也有點關係的。

「好傢伙！」

「大家幹呀！」

有些人在跑來跑去打聽消息：

「究竟這兒北平要緊不要緊？」

「說不定。」

「我想搬回南方去。銀行裏提款還提得出吧？」

他們都輕輕地談着，彷彿聲音一大了點兒就得給日本

兵聽了去似的。他們呼吸得怪費勁的：空氣是早已經變得像漿糊那麼厚了。

「史伯翁，你聽見的消息如何？」

「靠不住。走爲上策。」

「極是極是。我還去到銀行方面聽聽消息看。」

銀行裏忙着對付存戶提款。拍賣行一天總得到兩打人

家裏去估價那些帶不走的笨重的家具。車站裏來着電話，

來着慌張的臉嘴，要定頭二等的臥車鋪位。

「好了，都弄停當了。」

於是許多車輛從前門擁出來，停到東車站西車站門

口，卸下肚子裏的：太太，姨太太，鋪蓋，蜜棗匣子，老

爺，小姐，皮箱，少爺，獅子貓，罐頭餅乾，男女用人，

藤包。

一坐到洗澡堂子似的臥車裏，就透過一口氣來。

「這放心了。」

「可是天津呢？說不定天津鬧了亂子，那可糟糕。」

坐定了的人抽着煙，靜靜地聽着別人擠上車。搬運夫

給皮箱什麼的壓得歪着腦袋，吃力地喊着：

「借光，借光！」

搬運夫後面緊跟着那些皮箱什麼的主人，焦急地四面瞧着。祇要兩條腿稍為一停，後面的鋪蓋就衝到自己的額子上。

「借光借光！」

「快，快，車要開了！」

誰都找好了自己定的鋪位，安靜地等着開車，大家就都拔起一雙八字脚，露出臥車那扇小門，在過道裏走着。誰也得在這車上遇見個把朋友的。

「史伯翁！」

「喂，劉六先生！」

「請進來坐坐。」

那位留着三四根鬍子的所謂史伯翁跨進一扇小門。

「到上海麼？」劉六先生一面在個綠色洋鐵罐子裏掏

出一支煙捲來給那位史伯翁。

史伯翁點點腦袋，把那支煙捲塞到嘴裏，去湊劉六先

生手裏的火。

「賣着呢？」劉六先生又問。

那個趕快抽了幾口煙，把煙拔出了嘴，讓嘴來答話：

「都一同來了。」

這臥車廂裏除了劉六先生還有一位四十上下的胖子，一個勁兒微笑着瞧着史伯翁。劉六先生瞧了那胖子一眼，就覺得自己還得做一件事：

「你們二位見過麼？……這位是史伯翁，史伯翁先生。這位是……」

「久仰久仰，」那位胖子搶似地說。「伯翁在北京住了很久吧？」

「甲辰，乙巳，……唔，差不多三十年。」

大家忽然給震得一搖，火車就動了起來。

史伯翁老先生抽煙，可是煙熄掉了火。

「大世兄也一同來了麼？」劉六先生嘴裏問史伯翁老

先生，眼向各處找着，像在找那位大世兄。他找到鋪位下面，找到地上，又拿手去掏口袋。

「唔，也一同來了。」

劉六先生找到了一盒火柴給史伯翁老先生點火，眼對着那位胖子：

「史伯翁那位大世兄武功很好。他是……他是……叫
做什麼派的，有一個派名。是不是少林派？」

那位史伯翁微笑一下：

「我也弄不清楚那些名目。他是——叫做什麼內功
吧。」

「現在還天天練麼？」

「他愛玩那麼一套，我也不大管他。他好像在那裏運
什麼氣。胡鬧，簡直是！」

那位胖子把個肚子挺了起來，大聲地告訴史伯翁：武
功裏面頂了不起的是運氣這步功夫。

「甘鳳池就是運氣的，甘鳳池！」他聲音提得很高；
他怕火車的響聲掩住了他的話。「祇要肯用功，沒有練不
好的。令郎有沒有拜師傅？」

史伯襄老先生張一張嘴要答，可是胖子又搶着問了
去：

「令郎台甫是什麼？」

「兆昌。不吉之兆的兆。昌……昌……昌是——沒有
女傍的。」

「讓我們見一見好不好？」

那位胖子似乎對這些事怪內行的。史伯襄老先生在那
張腫了似的肥臉上釘了一眼，就踱出去到自己臥車間裏把
他大兒子史兆昌叫了來。

史兆昌比他爸爸高上半個腦袋。大概二十五六歲。眼
角往上翹，像一個戲子。臉紅紅的。有點胖。胸部挺發
達，可是他拼命把胸部吸進，讓背駝着。

這年青人對劉六先生和胖子作一個揖，坐到舖位上，
背就更駝了。

胖子把眼釘着史兆昌：

「世兄近來練什麼功夫？」

「形意拳。」

「練得很久了吧。」

「半年，」史兆昌接着對六先生給他的煙捲。「這倒
還不怎麼難。老師說的，練功夫全靠天生的有根底，不然
是，怎麼用功也練不好的。這話挺有道理。」

胖子點頭。他又想問內功練得怎樣，可是他弄不明白
形意拳到底算是外功，還是內功。他瞧瞧窗外：野景在向

後面飛去。他自言自語地：

「內功很要緊。」

史兆昌一震：唔，這胖子說不定懂得一手兩手！他試探地說：

「我也練着運氣功夫。」

胖子回過臉來，把肚子挺一挺，又大聲地說到甘風池：

「氣功練得到甘風池那樣就好了。甘風池真是了不起的。譬如……譬如……」

他先瞧瞧大家有沒有在聽他，然後說了一件甘風池的事。

「甘風池在雍正皇帝面前，試過本事的：他拿一根絲線……一根頭髮……一根……一根絲線……唔，是一根絲線……」

不錯，是一根絲線。他說這根絲線有十五丈長。他說

甘風池拿着這根絲線，運一運氣，他把肚子又挺一挺，他說絲線就豎了起來，像一根筆直的竹竿——十五丈長。

「這還不算，」胖子站起來，打着手勢。「在那絲線

的頂上面，就是十五丈高的上面，絲線上面，還拿一個五千斤重金元寶放上去。嚇，這功夫！」

史兆昌拍拍煙灰問：

「五千斤的金元寶？」

「是呀。是雍正皇帝的。然而——這裏忽然胖子改成了心平氣和的聲氣，屁股也坐了下去。「然而還不算什麼。後來甘風池叫雍正皇帝所有的力士來，叫他們用力拉那根絲線。就有五百個力士來拉。……」

當然是拉不動。於是那位胖子勝利地微笑起來。

史兆昌長長地吹了口氣，一肺的煙向胖子臉上噴了過去。這口煙吹有幾分用力，他就瞧瞧對面那張胖臉——看那張臉給他的煙打得在發疼沒有。

胖子準是有幾分功夫，不然他可受不了。

可不是，胖子滿不在乎，又挺起肚子說了個運氣的故事。

史伯襄老先生可和劉六先生談到了時局。

「上海不知道有沒有問題哩。」

「那不會有什麼，」劉六先生放心地。

史伯襄老先生扔掉了手裏的煙屁股，又從綠色洋鐵盒子裏掏出一支。他擰着腿子，背靠到壁上，這麼着自己坐得很舒服之後，就長長地歎了一口氣：

「中國人真是不掉氣！你看，自從……自從自從……自從這個……」

劉六先生似乎想不到別人一下子會發感慨，他楞了一會兒才知道別人所談到的題目。

「是呀，」劉六先生聽了史伯襄老先生一眼，把眼睛移到一個小藤包上面。「這回再那麼醉生夢死可就真要亡國了。所謂……所謂……然而……但是像是……大家都覺得這個國不是自己的。」

「國事是，管得着的人不管，管不着的人偏要管。」

「老實說，我們是那個的，是……」劉六先生微笑。

那個也會心地微笑一下：

「你我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白拚命是沒有用的。我們還是……倒是……唔，明哲保身。而且……而且……」

突然他兒子興奮地叫：

「不對不對！」

史伯襄老先生嚇了一跳，就「而且」住了。可是那位胖子很安靜地說：

「我當然比你知道呀。」

唔，他們倆在爭論什麼。

史兆昌紅着臉往下說：

「有劍術的人比普通俠客要厲害得多。呂四娘當然是劍客，是劍仙，她是……假如她是個普通俠客，她可殺不了雍正。她是吐劍殺了雍正的。」

「你記錯了，」胖子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在咬着。

「呂四娘的本領是飛簷走壁，不會吐劍。她是個俠客，不是劍客。」

「哪裏：我看見書上……」

「我當然比你明白呀，」打着手勢叫別人別嚷。「我當然比你懂得清楚些。呂四娘的事我最明白。呂四娘同我還有點親戚關係哩。」

史兆昌的心一跳，張大了眼釘着胖子。

胖子用手拍自己的膝頭，發音很正確地說出那親戚關係：

係：

「呂四娘的姨堂姪兒的表姪的曾外孫女婿，是我一個族兄的舅公公的一個內姪的連襟的姑表兄弟。所以我最明白呂四娘的事。她並不是劍仙。」

「要是劍仙，那就得更……」

「劍仙當然更厲害，」胖子搓搓手。

「總得學到這一地步才不枉做一輩子人，」史兆昌瞧着天花板。「做劍仙是非學道術不可的。」

史伯襄老先生插了進來：

「這可得要有宿根的人才行，你配麼？」

那年青人橫了他爸爸一眼，嚥下一口唾沫。

劉六先生把手攔在那年青人肩上：

「中國是靠你們呀。你看那些……」

史兆昌全身有點發熱。他心跳得很響，差點兒沒震碎了胸膛。

「沒武功救不了中國，」他說得有點氣喘。「祇要有一個劍仙出來救國也就夠了，祇要一個！……還怕鬼子麼？——征服全世界也夠哇。……劍術是非練不可！」

史伯襄老先生記起呂純祖降乩壇說的那些話：中國亡

不了，有個救國的大英雄已經長大，馬上得做出一番偉大的事業來：征服了東洋，還征服了全世界，還征服了共產黨——那是些妖孽。

這大英雄是不是他的大兒子史兆昌？

他沒這麼想。要是這大英雄真出在他家裏，他希望這大英雄是他第二個兒子史兆武——這小子倒有宿根。他不大關心大兒子。

史兆昌瞧了他爸爸一眼，使勁地把手裏的煙捲往洋鐵痰盂裏一摔。他知道那老頭不大相信他大兒子。自從繼母生了兆武，這大兒子馬上就成了個可有可無的人。老頭覺得大兒子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出息。可是史兆昌對自己的前途當然比那糊塗老頭明白得多。

「哼，瞧着罷！」

他又瞧瞧他爸爸。他爸爸擰出一塊摺成長方形的手絹，用種滿不在乎的勁兒揩着嘴上那三四根鬍子。自從討了繼母之後，這爸爸的臉子忽然變成了討厭樣子：瞧瞧他那那裏氣的眼睛！

這是入了魔道，這是！其實這老頭兒人倒是挺好的。

可是爺兒倆一回到自己的臥房間裏，老頭兒就教訓史

兆昌：「一個人總別自己誇口。」

「誇口是不會長進的。」

「我可誇過口了麼？」史兆昌眼睛不對着爸爸。

「譬如剛才你在劉六先生那邊……」

「一個人總要有志氣，」兒子大聲說。「說自個兒的

志氣可不是誇口。」

史伯襄老先生楞了會兒。

「志氣……」老頭反着手嘟囔着。

「爸爸，您別老跟我鬧整扭，我知道您是……嚇，不

說了罷。」

「怎麼？」聲調怪和氣起來。

「二弟那麼昏天黑地的您倒不教訓教訓他。」

「你二弟是正交着懵懂運，我有什麼辦法。」

「嚇，懵懂運，」兒子笑了一下。

老頭兒就祇相信二弟。八字先生說二弟十六歲會當師

長，老頭兒就把二弟當大歲看。

「哼，十六歲當師長！」

命裏註定了十六歲當師長倒並不是奇事，祇是史兆昌
信不過他二弟會這麼着：二弟不夠料。

晚上他睡不着。火車空隆隆響着。火車上不好練功
夫，今天沒做晚課。

幹麼要逃到上海去，那麼怕？

在上海找得到一個師傅麼？可是那些劍仙和有道術的
人在上海是厭不慣的。那些人總得在崑崙山上，躲在一所
陰黯黯的屋子裏煉丹，運氣。

史兆昌歎口氣，起來點了一支煙。

「得想法子到峨嵋山去求道。」

據說到峨嵋山去，上海可比北平近些。學了道他得花
上一天工夫把土匪剿乾淨，於是去打回東三省。還收服了
日本國，休息了一會，再去征服別的什麼國：俄國，英
國。還有什麼爪哇國。

「美國呢？」

他考慮了好一會：美國是跟咱們中國挺要好的……
呃，到那個時候再說。

那個時候誰也知道史兆昌。中國人家給他立長生牌

位，燒着香對他磕頭。他得有個愛人，像十三妹那麼一個女子。他和那愛人一塊兒立功。

史兆昌很很地抽口煙。

上海許找得着十三妹那樣的女人。有部書叫……叫……

「叫什麼呀？」

叫……不錯，叫做什麼什麼因緣的。可不是，在天橋兒還找得着哩。天橋兒他去過，可沒找着：那些賣武藝的全是些男子漢。祇有一處有個女的，那是個六七十歲的老婆婆。搗的，像十三妹那麼個人，天橋祇有一個，祇有書上說的那麼一個。噫！

幾天幾晚他老打算着這些事，跟誰也不開口。老頭兒不懂得他。幾母跟他歷根兒合不來。兆武是暈頭。他祇是一個人抽着煙，躺着，計劃着到上海第一件事幹什麼。

「上海地方我可不熟。」

他從沒到過上海。他那位把兄老住上海的，可又走了。這回他總得結識幾個人。

坐了幾天火車他可一點不累。別人紅着眼睛，磕睡似地跨下車，他就喘噓了一句什麼，挾一個小皮箱就跳到月

台上，搶到別人前面。

月台上螞蟻似的人。

這許多人裏面可有沒有夠他做朋友的？

嚇，上海！

這天的晚上，史兆昌就跨出旅館門，在愛多亞路的人行道上躡着了。

他手握着拳，嘴閉得緊緊的。重重地在水門汀上踏着八字步子，睜着眼注着每張臉子。

「啊呀，」忽然有個尖臉向他打招呼，「大恩人，大俠客！您家怎麼到洋涇浜來了？……什麼時候來的，您家？」

可是史兆昌記不上這尖臉是誰。

「不認得了麼？」那個打躬似地彎着腰。「我是胡根寶呀……您家公館打在哪裏？……」

「嚇，真巧！」史兆昌眼睛放光。「我住在這裏一家湖南人開的旅館裏。明後天就得搬家。……你近來怎麼着？你是不是……」

二 八字脚文化之子

世界上有許多湊巧的事情那都是天意。讀者諸君當然知道我是說史兆昌。史兆昌不是想在上海結識幾個人麼？

哪，胡根寶。

胡根寶還是前年，不，大前年，他大前年在漢口熟認了胡根寶。他那天在江漢關那兒散步，三五個穿藍短衣的傢伙圍着一個穿夾袍的人要動手。穿夾袍的說好話，打躬作揖，可是還吃了一個嘴巴子。史兆昌走了過去，把那三五個藍短衣推開：

「滾！再動手老子剝你們的皮！」

「關你麼事！」那些傢伙叫。「這姓胡的賣了我們，他……」

「敢動！」——馬上他擺了個馬步，站好莊子。

不用說，這些下等人裏面沒有好傢伙。

記不上有沒有交手，還是巡捕來了，總而言之那穿夾袍的解了圍。

「真正是大恩人，」穿夾袍的打躬，「要不是您家來

了，我性命都危險。……您家貴姓？」

「不敢。敝姓史，」他拱一拱手。

「我請您家去洗個澡，您家賞不賞……」

「不敢當。打抱不平是我應分的事。」

「真正是大俠客。現在這世界……」

這麼着就跟穿夾袍的做了朋友，那就是胡根寶。他還接濟過胡根寶。可是他們做朋友沒做多久：一會兒他爸爸派了人來接他回北平去了。

「嚇，在這兒遇見了。真想不到！」

人行道上那些男男女女忙着走着，從他們身邊擦過。

一些賣晚報賣小報的孩子瘋了似地嚷着。

史兆昌還一直站着，告訴胡根寶他打的主意。

「上海你熟不熟？」

「我是老上海，」胡根寶笑得滿臉都是皺紋。

「我想在上海找一個……」

「找一個小館子吃飯罷。您家沒吃過飯吧，我來做個

小東。」

「嚟不，」史兆昌斬鐵截釘地把手一揚。「我請。」

胡根實的腰漸漸伸直，透過一口氣來。

「是是。您家愛吃哪家館子？……這兒有一家浙江飯店。……」

「好罷。」

喝着酒，胡根實就告訴史兆昌：他有許多熟人。

「並且還有個頂了不起的。」

「武功好，是不是？」

「武功？哼，武功好到天上去也鬧他不過。」

許是什麼劍仙。許是個有道行的。可是史兆昌怕希望得太大會失望，就鎮靜地又：

「最多是個有內功的吧。」

可是胡根實搖腦袋。怪有禮貌地啜了一小口酒，把尖臉上的肌肉抽動了幾下。

史兆昌的眼睛釘着胡根實的眼睛：媽的這傢伙賣關子。

胡根實用手剔了一下牙，把嘴裏弄乾淨，到底說了出來：那可不是個尋常人。

那個跳了起來，差點兒沒把桌子掀翻：

「啊！？」

一個茶房恭恭敬敬地站到了房門口。

「怎麼，」史兆昌叫：「那是……那是……嚇，神仙！」

「有的。不過要現蒸，」茶房說。

「什麼，我們說我們的，不干你的事！……老胡，到底……」

底是……？」

史兆昌全身都飄了起來。胡根實說了怎麼一個人，到底……？」

說是一個「人」可有點語病。不是人，是個活神仙。

「他叫做太極真人。看樣子不過三四十歲，唔，其實

呀……你猜不猜得到他是多大年紀？……他是……他是……

……嘿，明朝他就出世了。劉伯溫是他的好朋友。……」

「你怎麼認識他的？」史兆昌打斷了他。「他在什麼

地方，上海麼，不是吧？」

「來去無定。……文天祥也是他的好朋友。還有蘇東

坡，也是。他同齊嬭和尚一塊吃過狗肉。……」

「要是太極真人到上海來……」

「當然我會給您家介紹。他還說這一個月內有個人會

來拜他做師傅，這人有宿根，他還說，是從北方來的。」

「他麼，他麼，他麼？」史兆昌興奮得幾乎昏過去，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臉紅着。「你怎麼會拜識太極真人的？」

「我是，」那個用手背揩一下嘴邊的油，「我是在一個亂壇請拜他做師傅的。」

「你……你……怎麼，你也是他的徒弟？」

「上半年才拜他做師傅的。他教我道術。要不要放點胡椒。太極真人是……鴨子不吃會冷的。」

史兆昌瞧着胡根寶的嘴——鴨子湯沒全吞下去就說話，湯水帶着泡沫似的東西沿嘴角流到下巴上。這胡根寶在學道。可是太極真人說的有一個人要來拜他做師傅，不是他史兆昌？

「我正是想要學道術，劍俠都要懂道術的。」

「太極真人會的。」

「還有土遁……」

「他都會，他都會。」

突然史兆昌站起來，一大步跨到胡根寶跟前，作了一

個揖：

「假如你……假如你……你瞧不瞧得起我？」

「什麼！我……」那個嚇了一跳，站起來退了一步。

「你要是瞧得起我，我……我……咱們拜把！」

茶房送手巾把子來，拜把的事就給耽擱了會兒。

他倆走出那家館子的大門，胡根寶打着隔兒，趕着史

兆昌叫二弟。

「二弟，大世界去好不好？二弟，我吃得真飽。噯！

二弟，明天我們去……噯！明天去……到商務印書館買金

蘭譜。……你搬家的時候我來幫忙，我是……噯！二弟，

師傅不久會來，二弟你等着。師傅是……」

「唔。」

史兆昌焦急地等了個把星期。

「大哥，太極真人進得來麼？」

「不要性急。師傅是說來說來的。」

「大哥，你瞧太極真人肯不肯收我？」

「二弟你放心，包在我做哥哥的身上！」拍拍胸脯。

「大哥你學着什麼功夫，可不可以說一點兒？」

「唔？唔。唔！我還才學，」那位大哥伸到一個煙罐子裏拿煙，可是已經空了。

「劉福，買一聽煙捲來。劉福！」

胡根寶聽牆上一付石印的清道人的對子：一個個字像藤似地扭着。中間掛着一幅從什麼地方塌下來的「岳鄂王遺像」。胡根寶又仰起那張尖臉瞧瞧天花板。

「二弟你們這幢房子多少錢一個月？」

「好像是七十五兩吧。我可弄不明白。」

「這房倒不錯，」胡根寶瞧瞧窗外。「你們一家夠住了吧？」

史兆昌想再談點兒學道術的事，可是大哥老釘着問這幢房子有沒有洗澡間，有沒有抽水馬桶，彷彿大哥打算要在洗澡間裏煉丹似的。

老問這些幹麼呀。總而言之已經住下一幢房子，三層樓，七十五兩。對啦，他們是前五天搬進來的：對不起讀者諸君，他們搬家的事可忘了「交代」了。

「兩個亭子間都住着人麼？」大哥問。

突然樓下客廳裏一聲響：嘩啦！

史兆昌把兩個嘴角往下彎着：

「哼，又是打牌。假如中國人全是這些個人可就精了。」

「我應該去拜見拜見伯父哩，」那個伸個懶腰。

「不必罷。可不是什麼客氣。你是大哥，我不瞞大哥說，我們家裏……」

他告訴大哥：他有個家等於沒有家。他親生媽在他三歲上死去，八歲上他爸爸討了個女人生了兆武，他就是個孤零零的人了。親生媽是精明的人，瞧到了這一點，臨死就叫他丈夫給兒子存一筆現錢。當然老家裏還有一筆田，可是那兒有土匪，靠不住會到手。

「現在我跟我家裏的關係就祇是這麼一筆錢，其餘的全跟我沒關係。」

「錢有多少？」大哥滿不在乎地問。「這筆錢隨你自用麼？」

「唔。我已經是大人了，這筆存款就隨我怎麼使。款子可不多，祇是三千零點兒；我可沒動牠，我預備着一番事業。」

「伯父對於你……」

「呢，不用提了罷，」史兆昌噓了口氣。「他本來是個好人，可是入了魔道。」

老實說，他對他爸爸簡直是有點兒仇似的。爸爸和繼母他們站在另外一邊作弄他，鬧他幌子。他知道爸爸那位填房太太對他不懷什麼好心，巴不得他死——她親生兒子就得獨自個兒接過爸爸那筆產業來。

瞧瞧罷，連自己家裏人都用這種心眼兒！

「呢，這年頭兒好人可真太少！」

可不是麼，瞧見的聽見的都是些個歹人害好人的事。

那些個大帥們拚命迫錢糧。洋鬼子動不動殺幾個中國老百姓玩玩。有錢人販洋米來使中國米賣不出價錢。佃戶愈來愈不聽話，簡直跨到了東家腦袋上。這些個受得了麼，媽的？近幾年來家鄉還鬧着土匪，還有日本鬼子！

他史兆昌可得做個好漢：自個兒受的，別人受的，他都得出口惡氣。自個兒吃了虧，也想到了別人吃的虧。

「是呀，得做個好漢。」

爸爸從前的話是挺對的：

「你的八字是個大將的八字。你要學好，懂吧，要學好。不要做個平常人。」

誰也說他的八字裏注定了他得做一番驚人的事業。

「來，」爸爸常是這麼拖他到自己跟前，「告訴我：你將來做個什麼人？」

「做關公。做岳飛。」

「好小子！」拍拍他。「將來爸爸也有面子。」

他看過岳傳。接着他看了七俠五義，七劍十三俠，他就開始練起武來。這還是小時候的事。可是他一直沒變：還是想着自己的將來，還是拜師傅學着拳。

可是他爸爸把希望寄到兆武身上，不相信大兒子了。

「哼，我總得頂天立地的……我總得……這是命裏

注定了的。這就是宿根。」

做一個英雄，就得相信自己，得苦苦地修練，得立下大志。

去年他過二十四歲生日的那天他找到一個破關帝廟裏發過願，他對那位紅着臉皺着眉毛的菩薩跪着：

「我要修道練成一個劍仙。我要削盡世界上的歹人，

打抱不平。我要征服全世界。我要消滅世界上的邪道——那些不信菩薩的，不遵聖賢之道的，廢孔的，沒上下尊卑之分的，提倡公妻的，那些個妖孽。我要殺盡土匪，要捉盡世界上的賊。……」

這裏他想了一想，看可說漏了什麼沒有。於是又加了一句：

「我要使我們家鄉安居樂業，穀子賣得起價錢，下等人都入正道，都知道個上下，都知道自己的身分，都相信天命。我要使世界太平。我史兆昌發了這些個宏願，決不變志：請關公……請關老爺……請關二爺……關關……」

他一下子不知道要怎麼稱呼。

怎麼，忘了麼，關二爺不是死了之後封了帝的麼？

「請關帝！」他趕快說了出來。「我史兆昌請關帝轉奏，保佑我成功。……我史兆昌誓死要修成這歷一個劍俠。」

這些宏願其實早就有了的，不過那天正式在菩薩面前宣誓就是了。於是他努力要找個有修行的人拜他做師傅，

一面找了個國術大家教他打意形拳。

「這種拳祇是個初步功夫，」史兆昌開着剛買來的一聽煙，嘴裏說着。「我還學過許多拳哩。」

他背履歷似地一口氣告訴他那位大哥還學了些什麼拳，於是拿一支煙插到嘴巴上：須至履歷者。

胡根寶又瞧着天花板。

沉默。樓下的牌聲和笑聲。

史兆昌在房裏一上一下地踱着：用了戲台上老生武生的那一付八字脚步子。他老把眼瞟着那衣櫃的大鏡子：瞧自己走的姿勢對勁不對勁。

這種八字脚步子也是小時候他爸爸給他的教訓。

「正派人走路有正派人的走法，不要毛脚毛手。」

爸爸就用八字脚步子走個樣子給他瞧瞧：

「走路要這樣規規矩矩地走。古來的聖賢，帝王，卿相，大將，都是這種走法。和尚道士做法事的時候就用這種步子。你祇要去看如今那些有道學的人，走起路來也這麼一規一矩的。走路雖是小事，也要注意注意，這也是我們中國禮義之邦的一種那個，一種……一種……總而言之

這種儀態是代表我們的文物的。」

的確正派人走起路是這種步子。古來那些大英雄大俠客雖沒瞧見過，可是從戲台上，從繡像畫裏，可以看得出：關公，岳爺爺，花木蘭，武松，姜太公，十三妹，糜子，諸葛亮，甘鳳池，太上老君，都是這麼一雙八字脚，還有許多許多了不起的人也都是。

太極真人可不知道是不是這麼一雙脚……

史兆昌的眼睛從那面大鏡子上滑下來，溜到那位太極真人的徒弟那雙腳上。

那雙腿在疊着，瞧不出。

「大哥，太極真人走起路來是什麼樣子？」

「什麼？」那個摸不着頭腦。

「唔，沒什麼。我不過是……」

突然樓下有個小女孩子哭了起來：

「媽，媽，二哥揪我的頭髮……媽……」

史兆昌馬上跑出了房門。

他是去打抱不平的，是不是。

不。那女孩子祇是繼母生的第四個小妹妹，和兆武鬧

整扭，到她娘跟前告狀而已。這是常事。

可是樓下客廳裏又有奶媽控告二少爺：

「太太您瞧，二少爺搶走了我一條褲子，給扔到垃圾桶裏。二少爺還揍我，您瞧，太太，您瞧。」

太太的聲音：

「什麼，你的褲子？」

打着牌的男男女女就大笑起來。

讀者諸君還沒見過那位太太，還得讓我介紹一下哩。請下樓去瞧瞧熱鬧罷。

哪，那位太陽經上有個紫色疤的就是史伯襄老先生的太太，史兆昌的繼母。年紀瞧去不到四十歲，眼睛是紅的。她後面坐着史伯襄老先生在瞧她的牌。

奶媽站在她跟前，左手抱着不滿周歲的五小姐，伸出右手腕上一塊青的給她瞧。

「你的褲子怎麼會給他搶去的？」太太把笑出了淚來的眼睛釘在自己的牌上。

「我在房裏摺着衣裳，二少爺跑進來一搶就跑，把我的褲子扔到了垃圾桶裏。我要來告訴太太，二少爺就揍了

我一拳。……」

太太輕輕地皺着眉毛：

「你這個奶媽也真糊塗：怎麼連自己的褲子都管不住！……二少爺的脾氣你們是知道的，你應當自己小心呀。你這個人真是！」

這裏太太歎了口氣：

「兆武這孩子也真是淘氣，雖然人家管不住自己的褲子，你也不該把牠扔到垃圾桶裏呀，垃圾桶……碰！七萬碰！三條。你吃一個吧，三條真是好張子：我拆對打給你的。不要？這好的張子不要？真是淘氣。真氣死我。垃圾桶裏的褲子……伯襄你點支煙給我。我一定要罰兆武一頓。兆武！兆武！……二少爺什麼地方去了，喊他來……」

兆武！

「打二哥！打二哥！」四小姐叫。

太太又長長地歎口氣：

「兆武這孩子真淘氣。十五歲了呀。啊呀，這張中風虧你打！真是個好破手，哈哈！雖然說尙武精神是要提倡的，你也不該打奶媽呀——打傷了還有奶麼？褲子搶去

也何必扔到垃圾桶裏呢。這孩子真氣死我！……」

史伯襄老先生謹慎地給太太點了一支煙，安慰着太太：

「兆武這孩子的確淘氣。但是你也不能管得太嚴：十六歲他當了師長，還不是你當老太太享兒子的福麼？」

「雖然是不錯，可是這時候總叫你有點嘔氣呀，是不。現在我總是……自摸平和！四七條我聽了許多時候了。上家聽了沒？我等四七條等了許久哩。我當是等不着了。不錯，等着做老太太享福，可是現在太淘氣，做娘的心裏當然不舒服。……」

太太把煙放在煙灰盤上，讓手來洗牌。嘴裏往下說着，告訴大家兆武的八字是十六歲得做師長。

「當師長是很苦的，當師長可沒工夫玩了，所以我現在隨便一點，對他。十六歲當師長當然太早了點兒，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不過古時候也有十二歲當一品宰相的。……兆武今年十五歲了，能玩的日子可不多了，就讓他玩玩。到臘月他就得走完了懵懂運。明年做起正經事來，要玩也不能玩，不能再……再是那麼……他志向是在武的一

方面。可是……可是……我總覺得十六歲當師長，總是一樁苦事。別人十六歲還是個小孩子哩，呃是不是，劉太太？」

史兆昌從樓上送他的大哥下來，站在門外聽了會兒。

他很重地吐口唾沫：

「哼，十六歲當師長！他配！」

三 女俠的飛泥丸子

天氣漸漸冷了起來。可是關外的消息還是那麼緊張。

公衆體育場開着市民大會。學生們擁到北站，坐火車到南京去請願。援助東北義勇軍的募捐隊拿着竹筒向人捐錢。

各種救國的團體都一齊動員。

史伯襄老先生家裏就到了許多客，等着開飯，聽着一個救國會的委員談着話。

「我希望各位都加入我們這個會，因為在座各位都是名流。」

這位委員瞧着筍子，背書似地說着。聽着的人祇聽見他那扁扁的後腦杓。

史兆昌站了起來，到桌邊去拿了一支煙給那位委員，嘴裏說：

「可是我覺得你們的主張沒用。」

於是那位委員回過臉來。讀者諸君，瞧見他的臉了吧：嚇，還是咱們的熟人，劉六先生。

劉六先生像沒聽見史兆昌的話，他嘴裏咬着煙，從一個黑皮包裏拿出一本小冊子來：

「這是敝會的章程。」

史伯襄老先生掏出眼鏡帶上，第一個就談這本小冊子的封面：

「這幾個字寫得真不錯。」

五六個腦袋就都湊了過去：

「這是趙字。」

「趙字的筆意倒有一點，然而這個人一定是學的鄭孝胥的字。」

「不對。這位樂樂齋先生是我的朋友，他的字有點像康南海的。他學的是魏碑，是石門銘。康南海也是學石門銘的。」

「不是吧，」史伯襄老先生拖長着聲音。

「伯翁說是學什麼的，然則？」

伯翁祇稍爲楞了會兒：

「倒有點顏味。我看是……我看這個……這個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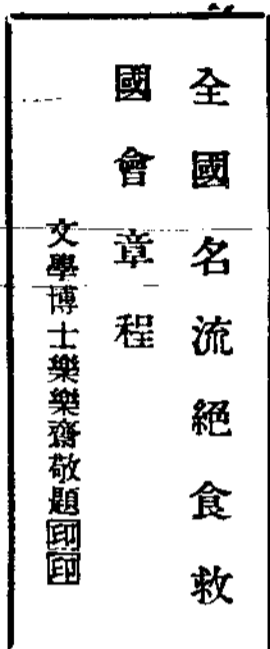
個……也許是學錢南園的。」

「學錢南園——怕未必。」

劉六先生勝利地微笑着，一直不言語。他想等別人問

他，可是沒等着。

那小冊子的封面是：



一位西裝朋友瞧明白了封面上的字，就和一位老先生

離開那堆腦袋回到沙發上，談着那位樂樂齋的字：

「我親眼看見他臨帖的，他臨的是米……米……米

他，米那個——米田宮！」

「米田宮？」那位老先生不懂。

「呃，我親眼看見的，親眼！他臨米田宮的大鵬賦。」

劉六先生有禮貌地搓搓手，高聲地勸大家簽名加入。

「請各位都做個會員如何？」

他瞧瞧大家的臉，就站起來演說似地往下說：

「國難當頭，名流也就非救國不可了。……我們絕

食，促起全國同胞去抗日救國。絕食是最有力量的，印度

那位鼎鼎大名的太先生太戈爾，不是絕食救國麼——連英

國人都怕他哩。至於我們……我們……」

演說的人抵一下嘴唇，停了會兒又

「各位的意思如何？各位都是中國的名流。我們絕

食，全國同胞一定會努力起來的：把全國的名流餓死了可

不是玩意賬。名流全餓死，還成個什麼國，自然會努力抗

日救國的。……請大家參入，請大家不吃飯救國。……」

史伯襄搔搔腦袋，試探地問劉六先生：

「餓着，還會有精神麼？……你是不是……？」

「我不吃飯，」劉六先生很快地答。「我早晨起來祇

吃五個荷包蛋，稍爲喝點牛奶可可茶。十二點鐘稍爲吃兩

碗麵疙瘩，片兒湯，下午七點鐘也如此。每天餓的時候祇要吃一兩個廣東月餅就夠了。臨睡的時候稍爲吃點魚生粥，打兩個雞蛋。如此而已。不吃飯。」

大家互相瞧了一眼。那位西裝朋友站了起來，把兩手舉得高高地：

「名流的確非救國不可，我主張加入名流絕食救國會。但是今天這頓中飯……這頓……這個的中飯，我們不可以辜負史伯翁的盛意：這頓中飯還是要吃的。吃了這頓中飯大家再簽名加入。不過這本書上的字，我是親眼看見樂樂齋寫的是米田宮……我們吃了這頓中飯再加入。」

「入會費五元。常年會費七元。名譽會員三十元。」

劉福走進來報告飯開好了。

「劉福，」史伯襄老先生想起一件事，「劉福你叫廚房裏給劉六先生做兩碗片兒湯，劉六先生不吃飯。……兆昌，你上樓去請她們下來吃飯。」

劉六先生一直談着全國名流絕食救國會的事。可是史兆昌老是彎着嘴角：別人是名流瞧不起他，他也瞧不起別人。這些個玩意全沒用的。至於……

「走開！」史伯襄老先生對兆武叫着：這孩子佔着首席的位子不肯走。

女客男客都站在旁邊瞧着桌上，誰也不就席。

太太小心翼翼地把手髮扭到太陽穴上去遮住那個紫色疤，用另外一個手去拖兆武：

「好孩子，你是聽話的。讓客人坐。」

「不嗎，」兆武的嗓子是噁的。

客人們勸主人們讓這位少爺坐一席。可是位子不夠，這麼着就得有一個客人沒地方坐。

「我可以不坐，」劉六先生說。「我是素的。片兒

湯是坐在茶几旁邊也可以吃。」

兆昌想替他弟弟一個嘴巴，可是別人已經解決了這個

難題：加一張椅子。

大家從絕食救國談到了義勇軍。

「假如全國的名流都肯絕食，義勇軍一定會加多起來的，政府也就會馬上出兵了。」

「可是義勇軍還是沒什麼用，」史兆昌插了進來。

「日本人的槍砲太厲害，義勇軍可沒辦法對付。我們……」

兆武尖聲叫了起打斷了他的話：

「我當師長，我殺盡日本鬼子！」

「二世兄真是有志氣。」

「我當了師長，我帶兵打到日本去！」

太太笑了起來：

「你到了明年不要忘記這一條志氣就好了。」

「我明年當師長，我忘記了，我就是狗入的。」

史伯襄老先生叫了聲「呸！」太太可就憂着：

「十六歲當師長究竟太早呀，是不是。打日本人總要年紀大點兒才成，太小了怕有點危險哩。」

「不要緊，」兆武嘴嚼着菜，「爸爸是呂純陽老祖的徒弟，爸爸叫呂祖幫我。我帶兵打日本人：旬，旬，旬！」

他裝着放槍的樣子。可是子彈從嘴裏「旬」了出來，

把嚼着的東西掉到了旁邊劉太太的酒杯裏。劉太太拿着筷子瞧着一碟白雞，女主人可端起杯子請酒，她就趕緊放下筷子舉起杯來乾掉一杯。

史伯襄老先生涎涎沾在那三四根鬚子上的湯水，嘔着

嘴，告訴大家呂祖在北平降壇的事。

兆武張了紅眼，出神地聽着他爸爸的敘述。他眼睛金魚似的突出看，黑珠子很小。臉黃得像爛了的佛手。嘴很大，可是還對付不了牙牀肉：嘴稍爲一張，突得高高的牙牀肉馬上就得擠出來。

「呂祖得幫我殺日本人，」他叫。「我要吃片兒湯！」

「不許吵！」

可是兆武已經把劉六先生正吃着的片兒湯一把搶了過來。劉六先生吃了一驚，就求救似地瞧瞧史伯襄老先生——別人可在安安靜靜地說到了呂祖收他做徒弟，還給他取了個道號，還飛鸞賜了他許多字畫。

「哪，」史伯襄老先生指指牆上的泥金條幅，「這就是呂祖寫的。」

劉六先生想：

「少吃一碗不要緊，回去吃魚生粥。」

於是放心地跟着大家轉過臉去賞鑒呂祖的書法。

太太怕大家不認識上面的字，在很響地念着：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妙」。不是「妙」。」

「唔，「妙」。不過草書的「妙」字是這麼寫的。草字真難認，是不是，呃劉太太？這上面的草字我看了一個鐘頭才看出來是些什麼字。看慣了就認識了。我從前在學堂裏也認了許多草字。現在的學堂可不講究這一套了。

現在的學堂真不行，辦學堂的人都不明白事理。兆武在北平進的那個小學堂，劉太太你知道，我真是沒法子對付。

我說的……我說請大家不要客氣，隨便吃一點，沒有菜。

是呀，真沒法子。那小學堂要給兆武留級，說是他功課不好，這不是耽誤我們孩子麼。你想想，這能怪我們孩子麼，他走着懵懂運，還有什麼法子。我說「你們就對付對付着罷，讓他升一級，明年出了懵懂運，功課當然會趕得上」。哼！可是他們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不跟你說理

嗎！兆武呢十六歲就得當師長帶兵，這是命該如此，因此我祇望着他在小學堂裏舉一個業。要是那麼一留級，十六歲上就畢不了業，可不耽誤他的前程？我說「好，你們辦學堂不明白事理，我們孩子的前程耽誤了可得你們做老師的擔當！」哼，老實不實氣跟他們頂了一陣子嘴。……真氣死我。不講理的人……王先生你說……呃劉太太，是不

是？現在的學堂呀，噯，真是！像我們那時候進的學堂：正字，草字，英文字，還有英文草字，美文，體操，這些都要學哇。草字是頂要緊的。兆武倒，他爸爸給他認了幾個草字。兆武，你認識這些字吧，念念看。……」

兆武一嘴的片兒湯，沒工夫念，祇搖搖腦袋。

「這孩子！」太太笑着責備他。「好意叫你念你倒不念了。往日他還教妹妹認草字哩。做師長也得會寫草字哩：你瞧，批公事的人總是寫草字。伯襄從前在衙門裏批公事就寫的草字，一天要批幾百件哩，批得飯也忘記吃了。吃罷，隨便吃一點，不要交氣。劉六先生不是很會喝酒麼。乾一杯。把壺裏的喝完就吃飯。吃了飯之後呢，哼，又批起公事來了。公事真多。軍隊裏的公事當然更多。兆武明年就不能這麼玩了。打起日本人來公事就多得不的了。打了日本就可升旅長……」

「升軍長。」

「唔，軍長。不過旅長跟軍長都差不多，不是麼。打起日本人來，祇要呂祖肯……肯……肯幫他……肯保佑他……所以呂祖說有一個人會救國，打日本，還去……」

劉福拿了一張名片走到劉太太面前：有位何小姐要會

劉太太。

男客們都瞧瞧門口：隔着毛玻璃，瞧不見，可是。

劉太太並不認識名片上這個名字。她來不及回答劉福，門可開開了，走進一位女人來，瞧樣子大概是十八歲以至三十八歲——對這種人的年齡是難知道的。

大家都瞧着這位女客楞着。史兆昌還打了個寒噤：是妖怪還是人？……

「各位不認識我麼？」這位女客一口上海國語。「我就是覓死何啦，何曼麗——賣雷，火！東南日報畫報上常有我的照片啦，美女畫報上也有。……哪位是覓死劉啦？」

「劉太太麼：這位。」

「覓死劉認識我麼？……梅白格路的覓死王，覓死劉是看見過的啦，王太太是同覓死陶認識的，我同覓死陶是朋友，所以我也是你的朋友啦。我要托你一件事：請你給我對各位都介紹一下啦。」

劉太太紅着臉不知道要怎麼對付，可是那位西裝朋友

打破了這難關：

「我來介紹一下罷。……」

那位何小姐對大家瞟一眼，笑一下，用手攔在劉太太椅子的靠背上，把身子扭着。然後對自己的腿子瞧一眼，看這姿勢可擺得對勁。

「各位在是……各位都是愛國的大好老啦。我是來請大家愛國的啦。我是摩登愛國歌舞團的編劇主任兼交際股主任，我有一句話來搭你們各位說啦。……」

史兆昌扯扯劉六先生的袖子：

「她說話幹麼那麼多「啦」字：上海話麼？」

「不知道。」

何小姐瀑布似地說着：現在東洋人打中國人，中國人得用愛國歌舞來救國，所以在座的各位都應當買她的聽歌舞的入場券。

「現在國難期間，我們的入場券也減價啦，打七五折啦。表現的都是交關……都是很好的愛國歌劇。有改良月明之夜啦。月明之夜本來是黎錦暉編的，現在吾……現在我編了一種改良的，說嫦娥帶娘子軍去打倒東洋觸老啦。」

還有中國我愛你，這隻歌邪氣好聽，是用妹妹我愛你的曲子的啦。還有一齣救國女俠啦。……」

「救國女俠！」史兆昌一震。

「是的。這齣戲蠻好啦。」

「女俠！」那年青男子臉紅起來。「本領大麼？」

「本領交關杜的啦。」

「什麼？」

「本領非常大的啦，就是，」何小姐向他走了過來。

「我可要……」

何小姐接近他的身邊，拿一張入場券給他。她身上一種人造的味兒，薰得他幾乎昏過去。

兆武忽然用他那嘎嗓子大笑起來：

「大哥跟這個女人吊膀子，大哥跟這個女人吊膀子！」

「這個弟弟蠻好白相啦，」這個女人說。

可是史兆昌臉更紅，偷瞧瞧許多的臉。

「大哥跟這個女人……」兆武用手裝了個什麼。

「胡說八道！」史兆昌咆哮起來。

「大哥跟她……哈哈。」

史兆昌突地站起，兆武趕緊爬到桌子下面躲着。

「大哥不要臉，跟這個女人……」

忽然桌上一跳——砰：菜湯流了一桌子，酒杯全給弄翻了。

「出來，兆武！」史伯襄老先生叫。

「這孩子真淘氣，」太太微笑着。「躲到桌子下面就好，爲什麼還要頂桌子。你看，桌子上弄髒了。」

突然——何小姐尖叫起來，逃了開去，因爲桌子下面伸出一隻手扭她的腿。她的長褲腳。接着桌子下面閃出嘎聲的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大哥跟她……大哥跟她……哈哈哈哈哈……」

大家都忍不住笑，史兆昌就覺得全身有成千累萬的螞蟻在爬着似的。他怪不順嘴地說：

「我是……我是……她有救國女俠……沒女俠可救不了中國的……中國……所以我……」

何小姐忘了剛才那回事似地，說着現在非提倡救國女俠不可。

「女子也要愛國的，阿是格？所以一定要女俠啦。」

史兆昌離開桌子，對何小姐拱拱手：他樂意跟她做個朋友。這間屋子裏沒有一個人跟他談得上的，祇有這位突如其來的俠客還對勁。中國祇有靠俠客才救得了，其餘有鳥用！着，救國女俠！——他得拜見拜見。天橋兒找不着十三妹似的人，上海可……

於是他告訴何小姐他那些宏願：他學了些什麼，打算幹什麼。

「我準得找個像十三妹那麼一個娘們兒，一塊兒去打日本，打抱不平。……您說的那位救國女俠可能見見？」

「就是我啦。」

「什麼！？」史兆昌手扶着牆：怕自己驚得露交。

「救國女俠就是我啦。」

史兆昌細細地瞧着她：怎麼，這麼一個人就是……

螺旋似的頭髮。石灰似的臉上糊着胭脂。隱隱約約瞧得見的雀斑。大紅的嘴唇。高到耳朵根的衣領。隆起的奶子。火柴棒似的一雙腿。

這麼瘦？可是有內功的人是又黃又瘦的。

「您是練內功的吧？」

「是啦。」

「什麼派？」

「什麼派？」那位女俠不懂。

「派挺多的，像崑崙派，像少林派……」

「我是浪漫派啦。」

他聽都沒聽見過。他趕緊恭恭敬敬對她作了一個揖。他們訂了交。

「你可以常常來看看我啦，」何小姐媚笑一下。「我們那個歌舞團還要請你捐幾個錢啦。」

「當然當然。」

史兆昌送她到大門口，她寫了個地址給他：

「你可以叫黃包車來啦。」

「忘八車？」

「黃，包，車啦，」突然她握一握他的手，轉身就走。他站在門口好一會，身子像浸在滾水裏。他瞧着她的背影。忽然她回過臉來，擲一個吻給他。

怎麼，這是？——飛劍麼？

沒有劍。

忽然一個東西掉在他腦袋上：一個小泥丸子，還是溼的。

他一驚。接着抽口氣回到自己房裏去。

「真是好功夫——泥丸子這麼準！」

三樓上窗口裏伏着史兆武：瞧着他大哥走開去之後，一個人大笑起來，於是又拿起第二泥丸子向街上一個車夫那邊扔過去。

(未完)

精美

現代原稿紙

橡皮版道林紙精印

最合寫作之用

現代書局製

- A 種 直行雙面現代原稿紙 每五十張 二角五分
(20×25)
- B 種 橫行雙面現代原稿紙 每百張 二角五分
(20×20)
- C 種 直行雙面現代原稿紙 每百張 二角五分
(20×20)
- D 種 直行單面現代原稿紙 每本(百張) 二角
(10×20)
- F 種 直行單面現代原稿紙 每本(百張) 一角五分
(6×20)

支加哥詩人卡爾·桑德堡

支加哥！支加哥！支加哥！

一提起這個名字，我們就想像

得出這資本主義發展到極度的大都
會。在牠的中心，有高聳入雲的摩
天樓，人們乘着電梯在這裏面上升
又下降。有大的銀行，現金，票據
在那裏亂流着。有縱橫交錯的望不
盡的平坦的大路，白天，全世界的
人在這上面奔馳着，蹣跚着。晚

間，瓦斯燈下，塗脂抹粉的賣笑婦在轉灣角邊
飄着淫佚的穢語和謠曲。停車站，大旅館的廣
廳裏，鮮花鋪門口，隨時有賊篋和巨盜在伺
候着那些有錢的太太和大老闆。在這區域的周
圍：高大的煙筒好像給編成了柵門。每一支煙
筒底下至少有幾千個袒着胸，漲起了臂上的栗
子肉的工人在奮力於各式各樣的勞作。濃黑的
煙霧從每個煙筒口中掙扎出來噴薄向四方去，
鋼鐵的吼聲震撼着每一堵堅實的牆壁。再外

支加哥詩·卡爾·桑德堡

桑德堡詩抄

施霞村存

夜

聽着，——月亮是一位可愛的女人，一位寂寞的女人，披着一件
銀裳，披着一件馬戲女的銀裳。

聽着，——夜間的湖是一位寂寞的女人，一位可愛的女人，被樺
樹和松樹環繞着，牠們的綠色和白色與那些散於晴霧的夜
裏的羣星混雜着。

我知道月亮和湖已經在我的心裏生了根——正如一位寂寞的女
人，一位可愛的女人，披着一件銀裳，披着一件馬戲女的銀
裳。

桑德堡詩抄

現代 3 · 1 一一五

面，便是廣漠無垠的草原，牠滋生了大量的芋薯，玉蜀黍，蔬菜，養育了整千累萬的牛羊，經過了全夜工作的屠宰場，每天清晨用大車小車運輸到全世界去。

這大城市的一切品性就由牠底詩人卡爾·

桑德堡 (Carl Sandburg) 來告訴，暴露給我們了。一八七八年，桑德堡生於伊里諾斯州之伽萊斯堡縣，他底父母都是瑞典人。十三歲，他脫離學校生活，爲牛乳車的馭者。此後的六年間，他曾流轉各地，做種種粗賤的工作，如理髮館的門房，舞台的佈景人，坊者，陶工，大旅館中的洗碗碟人，以及于薩斯州麥田上的刈麥雇工。當西美戰爭之際，他曾投身爲志願兵，出征於包安·列戈 (Porto Rico)，一八九八至一九〇二年間，他在伽萊斯堡之隆巴特大學讀書。在校時，曾爲籃球隊長及大學日刊主筆。卒業後，又經過了種種職業以維持生活。如百貨店廣告主任，彌客，新聞記者，及市長

前題

誰曾見過夜

披下牠的長髮

搖動牠的裸肩

把月亮的燭火吹熄？

除了女人們的私願

女人們的空虛的懷抱

女人們戴着繁星和薔薇的長髮之外，

還有什麼別的東西把夜織成？

南太平洋鐵路

洪丁東睡在一所六尺長的房子裏。

洪丁東夢見他所築有的鐵路。

洪丁東夢見一萬個人對他說：是的，先生。

秘書等等。最近數年，曾任美國國防會議編纂員。

桑德優見聞過許多，經驗過許多，又思想過許多；他是生長在美國西部草原中的，習慣於西美的土語和謠曲；他又有着一個天賦的完美的歌喉；這些都是造成他底詩底本質，形式及音律的因素。他自己彈奏着純熟的五絃琴（banjo），唱出他自己底詩。他歌唱芝加哥底摩天樓，霧，郊遊的小舟，大旅館窗外的夕陽，流氓；他歌唱女工，煉鋼工人，掘芋薯人，剝玉蜀黍人；他歌唱草積，林莽，鐵軌和馬路。正如他以前的美國詩人惠德曼（Walt Whitman）一樣，他突破了歷來對於詩的題材之選擇的傳統的範疇，把一切與日常生活接觸的所見所聞都利用了。他底音律，也和他底題材一樣，是非傳統的詩底音律。那是與他底土語及五絃琴不可分離的。用讀普通各種英詩的方法來讀他底詩，牠們誠然不會給你音節，但倘若你能夠

芝加哥詩人卡爾·桑德優

布利特雷睡在一所六尺長的房子裏。

布利特雷夢見他所安置的鐵路和鐵釘。

布利特雷夢見自己對洪丁東說：是的，先生。

洪丁東，

布利特雷，睡在兩所六尺長的房子裏。

特等快車

我乘着一列特等快車，一列國內最講究的客車，

十五輛全鋼的車箱裝着一千個人，衝過大草原，向那藍霧和黑影

中駛去。

（所有的車箱都要變為碎粉和鏽屑，所有一切在飯車裏和臥車裏笑着的男女都要變為灰土。）

我在吸煙車上問一個人到哪裏去，他回答說：「歐哈麻城。」

鋼的祈禱

桑德優詩抄

現代·3·1 117

用那比普通英語更慢的美國中西部土音來吟誦呢？自然，牠們會都是很和諧、很美的詩！但這一點，我們是無法企及的。

他底詩，不但是描寫出了大眾生活的諸種形相，而且還洩露着一種革命的情緒。他咏芝加哥是「世界的宰豬場」，是「邪惡」的，「不正」的，「野蠻」的都市。在嘉萊的市長一詩中，尤其是，用了強烈的對比法，寫出了資產階級的官吏怎樣苛求於他們底勞工。這種革命情緒，隨着他做詩的歷史而高漲起來，所以，英國批評家羅絲特女史（Rebecca West）在桑德堡詩選序文中甚至說：「這種革命情緒時常貽誤了他，他底詩一篇一篇地被粗糙的硬插進去的詩行毀壞了，使牠從詩變成了宣傳文。」但是，他終於又說，這使他「更有能力去描寫真實的，繁榮過度的美國。」

說起桑德堡，人們常喜歡引惠特曼來比擬。無韻的詩行，土語，日常的字眼。這些關

把我放在一個鐵砧上吧，上帝。

把我打成一個鋼槌。

讓我撬鬆那些老牆；

讓我掘動那些老建築。

把我放在一個鐵砧上吧，上帝。

把我打成一個巨釘。

把我釘入那些控着摩天樓的主樑上。

用紅熱的短釘把我釘入那些主樑上。

讓我作一個巨釘，扶着一座摩天樓在藍色的夜裏直向那些白色的

羣星聳去。

——以上徐霞村譯

芝加哥

世界的宰豬場

器具製造所，小麥的堆積地

縱橫之鐵道的玩弄者與國家的運輸所；

於詩的外形方面，他們誠然是很類似的。但是，他們底詩之實質卻完全不同了。惠特曼是一個偉大的勸導者，嘗試着精神的戰鬥，信賴他自己底誠信，完全信任着美國的德謨克拉西。他是一個企圖使「未來」光榮的人。而桑德堡卻一點沒有說教者的氣分，對於大衆所感受到的生活有洞明的敏感，他沒有惠特曼那樣理想主義，種種人類志願底虛空，他都十分理解。他看着，他默想着，但他並不宜告出什麼哲學來。

在一九〇四年，他曾印了一本詩的小冊子。但他底湧現於詩壇，卻是一九一四年在詩刊(Poetry)上發表詩作的時候。同年，支加哥一詩獲得了列文孫獎金，(Levinson Prize)，一九一六年出版了支加哥雜詩。這時候，因為他底詩是絕對現實的，形式混亂，缺少詩的整齊美，好用土語隱語，一時頗受粗硬蕪雜的非難。但是，在一九一八年，他終於與蕪儂梅女

騷亂的，嘎聲的，喧囂的，
運賣臂力的都市：

他們告訴我，你是邪惡的都市，我相信他們，因為我曾看見你底
塗脂抹粉的女人在瓦斯燈下勾引田舍間出來的少年。

他們又告訴我你是不正的都市，我回說，是的，我會真實地看見
強盜殺人，自由地逃走了，孑去殺人。

他們又告訴我你是野蠻的都市，我底回答是：在婦人與孩子底臉
上我曾看見了飢餓的顏色。

這樣回答了之後，我又向那些嘲笑我這都市的人們，我也報之以
嘲笑，對他們說：來，給我看看那昂然奏着凱歌，驕矜着有
生氣的，粗野的，強健的，狡獪的別的都市。

在堆疊職業的勞作中間投放着強烈的咒詛，這裏是一個高大的重
擊手與那些柔和的小城市作着鮮明的對照；

凶猛得像一條舐着舌頭預備開始戰鬥的狗，狡獪得像一個與荒原
搏鬥的蠻人，

禿着頭，

抄送着鐵鎚，

破碎着，

史 (Margaret Widdemer) 合得了美國詩會底

獎金。同年又出版了第三詩集刺玉蜀黍的人。

這時，美國詩壇上正有洛惹兒 (Amy Lowell)

H. D. 孟祿 (H. Murroe) 諸人在提倡新詩運

動，他底詩也漸漸被接受，被歡迎了。

以後的詩作有煙與鋼 (190)，日炙的西部

的溼土 (1922)，詩選，(1926)，美國歌囊，

(1927)，早安，美國 (1928)。

設計着，

建築着，

建築着，破壞着，翻造着，

在煤煙下，塵埃抹了他滿嘴，露着白牙齒轟笑着，

在可怖的定命之重荷下，像一個青年人似地轟笑着，

轟笑着甚至像一個從未戰敗過的無知的拳擊手，矜誇又轟笑着他

底手腕下是脈搏，而他底肋骨下是人民底心臟之跳躍；

轟笑着！

轟笑着青年人底騷亂的，嘎聲的，喧囂的笑聲；半裸着體，淌着

汗，自負着是耕豬場，器具製造所，小麥的堆積地，鐵道縱

橫的玩弄者，國家的運輸所。

帽子

帽子，你是屬於那裏的？

在你底下的是什麼？

在一座摩天樓底前額底邊緣上

我往下望見：帽子，五萬隻帽子：

羣集時像蜜蜂，綿羊，牲口和瀑布一樣地響，

停止時像海草一樣地靜，像原野上的玉蜀黍一樣地靜。

帽子：把你底最高希望告訴我。

工女

工女們在早晨去上工——她們一長行一長行地行走在下城的店舖和工廠中間，幾千人底腋下挾着新聞紙包裹的，小小的像磚瓦般的午餐。

每天早晨，當我穿行於這年青婦女底江流中間，我覺得奇怪，這許多青春底桃靨，朱唇底笑，和眼睛裏的對於昨宵的跳舞與遊樂與散步的迴憶，都在到那裏去。

青色與灰色的溪流在同一江裏並行着，而這裏又常有別的，那些已經超越了的婦人，她們各人都懂得自己底生命之博戲底結局，跳舞與摟抱她們底腰肢的手臂與撫弄她們底頭髮的手指底意義和端緒，怎樣和爲什麼。

臉上好像這樣寫着似地走過了：「我都知道，我知道桃靨和巧笑到那裏去了，而我也知道，」於是這些人底脚步放慢了，她們有智慧而別人有美色。

青色的和灰色的人就這樣地在早晨行走在下城的街路上。

嘉萊市長

我詢問嘉萊的市長，關於一日的十二時和一星期的七日。於是嘉萊的市長回說在嘉萊的工人比合衆國任何地方的工人都會偷減工作的時間。

「到廠裏去，你會看見工人們圍坐着一無所事——機器給做了一切工作，」當我問他關於一日的十二時和一星期的七日時候，嘉萊的市長這樣說。

這嘉萊的市長，他穿着乳色的涼袴和白色的鞋子，一個理髮師給他修面洗臉，粧扮好了。雖然氣象台的寒暑計指着九十六度，孩子們聚在街角的噴泉邊浸着頭，但他卻安逸而又泰然。

於是我辭別了嘉萊的市長，我從市政廳出來，轉個灣走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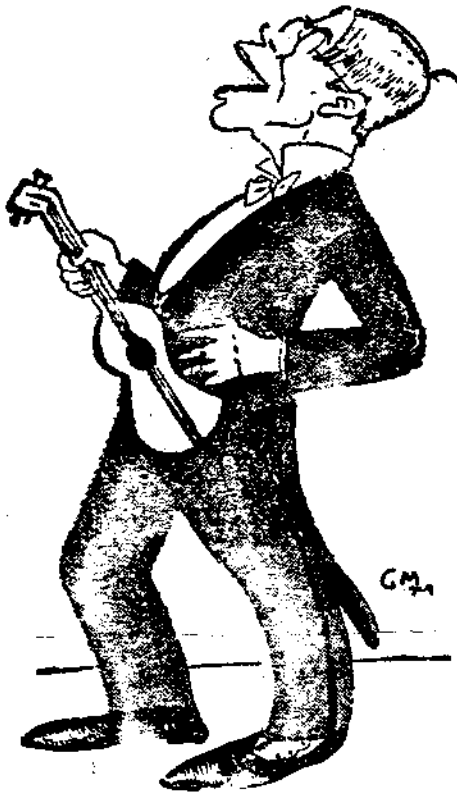
百老匯路。

於是我看見穿着被火花與爐屑剝蝕了的，被流淌的溶鋼銷成許多小洞的皮鞋的工人們。

有些人底像生鐵一般硬的肩胛四周生着筋核，他們底前臂

的肌肉都像鋼片，我覺得他們好像曾經在什麼地方過的。

——以上施鰲存譯



桑德堡在伊文思東第4浸禮堂唱
“Frankie and Johnny”之神情

支那理髮匠

周林朗

八月以後，天氣才漸涼爽起來。想不到島國的夏天這樣熱，熱得使人幾乎要發狂。在這個年頭，我真倒運；到日本做工，更受盡萬般痛苦。

雖說現在很僥倖，被日人雇到吉野理髮店，但我暗自驚異，真想不到會被雇到這樣高等的店裏。……

吉野理髮店，是大資本統治，和近代商業化的經營。一所洋式的高層建築，分設男子理髮部，和女子美容室。一切設備，全與普通小店舖不同；各種裝飾，更是華美無比。街前那面凸玻璃的櫺窗上，佈滿法國化妝品和美髮燙畫像。店頭一塊“Barber Yoshino”（吉野理髮店）電光

招牌，到夜晚反映在街頭，更顯得五花奪目的輝煌。

回想被雇進這店來，已經一年了。到現在雖已把化妝品的法文名認清，普通應接的日本話背熟，但這一年間，做師匠又做了學徒，在二重勞動生活下，日夜不休地忙，忙到現在已麻木而不覺痛苦了。

“Taschai itashai”（先生請進來）然而我最怕的是應接，一個顧客走進來，要這樣叫一遍，一天不知要叫幾百遍。

「先生是 All-back 還是 Half-back？」每天應付幾十個顧客，我尤其比他們要勞苦得多些。

店裏總共有二十四個伙伴，我們都穿西裝，就像一組音樂隊，在理髮室的舞台前，機械般工作——巴利康的尖

脆聲急切地響，雙葉剪刀也輕快地動；德國製的保險剃刀在一面肥滿的肉頰上跳舞一樣；自動裝置的電力巴利康也好似那勝利的坦克，向新綠的草地上作戰。……銳利的鋼槌在柔順的細髮上，嘈雜的聲響，儼然奏成一場Jazz的混聲合奏一般。

店裏的生意很繁昌，常有高貴美貌的女客來往和冠冕堂皇的主顧們坐滿。在日本帝都，爲了紳士淑女們愛美的要求，每天競演白熱的盛況。

先生要掃耳麼？掃耳好似成了我的專門，我底工作，已被吩咐做以「掃耳」和「捶背」爲主。我常將高貴的紳士們，安放在一台裝設特別照明的迴轉椅上，握起一付支那特製的掃耳具，好似拿着揀選面前擺好的佳肴珍味一樣。輕捷地替他們掃除耳內的垢膩。

我雖然很勤勉，對來客很謹嚴，但在這光榮的店裏，應接的都是布爾階級的上等顧客，他們衣冠楚楚飄洒自如地跨進店來，卻使我有些可怕呢。我雖也同樣地穿西服，在衣裝上與他們所不同者祇多了外面一件白布的工作服。但他們是什麼高貴人物，我卻不知道；有時被說時間費久

了而被怒喝，或爲剪快了稍用重力而飽吃耳光，以及因我是一個他們所鄙視的支那人，卻受盡了無故的侮辱。……

「聽說你是一個支那人呀？」在人種上同形同貌和同是黃白色，我並不多生一隻耳或少一隻眼，或在形態上與他們有所不同；卻不知那含有甚麼惡意的好奇者，常有這樣輕視支那人的發問。

「你的日本話都還講得不壞啊！」又有那聽我講的是滿口日本話，他們好奇的心理，更加好奇，於是有驚異我這支那勞動者的身分的，有關我小脚故事和多妻的風習，以滿足他們大學講義上所得不到的知慾的。

我將紳士們帶有油香而潤澤的頭，由左邊的椅背移放在右方，將一支細鉤長形象牙製的刮耳也由左耳竅裏，帶出一滴淡黃色蠟樣的叮嚀，又輕輕放進右耳殼去……

「你們支那人掃耳確是比日本人來得高明呢！」有時那好難談的人們，不惜有損他們底尊嚴，常將掃耳的哲學作他們假深思的話柄。

「哈哈，不是還有甚麼特別的技術嗎？」這也是常有不恥下問的好學先生們時常問道。

「噢，在家鄉曾受過師匠的傳授。所謂『用刮耳不得過三反，不得大振手』一類話是古書上都記載得有。並且要十分知道耳殼內的構造和恰度，不用力卻用巧，將客人的耳比做自己的一樣。……總之我們吃這碗飯的人，每天勞作自然熟能生巧動作得靈活自如了。」在這種場合，我的精神上，雖比被欺侮和嘲弄的時候要好些，但我底心頭，總是漠然不安，我好似害了恐駭病一樣，我最怕他們提起「支那」那兩個字。

我雖然每天熱汗橫流，受夠了碎髮的刺癢，好似都刺進我的心上。然而我始終不思議，真想不到資本家吉野老板怎會雇到我這個被一般日本大國民們所看不起的支那人呢？

可是自雇我以後，聽說店裏的生意，更加繁昌。並據吉野老板數十年來鞠躬盡瘁為美容界所實驗得的結果：支那式的掃耳，是最科學而最進步的，曾經醫學博士的證明，此種特技，實為歐美文明國之所不及。並且支那古傳的捶背也確比日本式的按摩術要高明，有實效和靈感，其靈驗處能將脊椎骨前的肌肉從肩頭麻癢到尾尻骨上，而且

使動脈裏的血流不到二十秒鐘就循環全身一轉。（據生理學家的研究，血液循環全身一週須二十三秒。）

我又看到日前吉野理髮店三十週年開店紀念底宣傳廣告上，開頭第一行就寫道：「本店順應時髦之世界流行，和迎合尖端摩登人的獵奇心理，特從支那雇來掃耳專門的理髮匠，又從美國理髮學校聘了一名菲律賓人的高等理髮師。……」

我受夠了顧客的侮辱，和不自由的痛苦。但店老板卻常用假猩猩的親切口吻誇勉我。他曾送我一套日本服，並教示我到有名的玉井私娼窟；最特別的是在三十週年紀念的店員慰勞會上，為我而包了一桌支那酒席，店伙們吃得醉眼朦朧地大家都誇讚支那的好處。

這幾年來，我倒了運，破家蕩產流浪到日本來，但現在總算僥倖地進了這個高等理髮店。

二

秋涼後，轉眼又到可怕的嚴冬。

這天早上，快要到上工時刻，我掙扎着忙爬起身，慢

換到店東老板的房門口。

「老板先生……請准我一天的休養，今天實在不能支持了。」我叫了吉野老板，哀求他。

「唔……好罷——可是月尾的工錢上要扣除的！」店老板翻轉臉來，懶洋洋地說。

「……………」

「是十分痛嗎？看你飯也吃得，我以為還不十分打緊……你要曉得今天是星期，客人一定不少的。」吉野老板也打一個呵欠，帶幾分親切口吻而不高興地說。

「唉，痛得要命，昨夜來更加重了……流出好多血膿。」我一面答她，一面不自主地摩了痛的耳。

「咳！你們支那人真是輕佻貨！昨夜你那樣怪聲地哼，別人都不得安寧地睡覺！……」聽了她的話，痛的耳好似被放在煮沸的油鍋裏，一剋刺人的熱辣氣，從耳底一直就疼到腦頂來。

「咳，我死不該做這勾當，流浪到日本小鬼國做理髮匠！……」一面感傷我底命運，這樣默想，一面抓着扶梯慢挨下樓來。

走進樓下的店裏，我呆然地靠近迴轉椅旁，不自覺地坐下去。左耳又一陣陣地刺痛起來。

昏暗的室內，沈寂得像黃昏後的墓場。店門沉重地閉鎖着，消毒蒸溜器在牆邊的櫃台上，放出死灰色的光。桌上的剪刀，剃刀，巴利廉，好似兵工廠裏的兇器一般，也閃出銀灰色刺目的光。我想到面盆前，洗去昨夜流出的血膿，可是剛下了樓，冷氣和陣痛逼得我畏縮地坐下。我忍了疼又耐着冷，呆看着這幾年來用得厭煩而每天都常不離手的東西。

一切都沉寂，沉寂得像埋在陰鬱的死空氣裏，祇有那遠在冷風中馳掣的電車，送來微弱的淒音。頭一陣暈，想睡般眼皮昏迷無力地蔽下。「掃耳！掃耳！」理髮師親切地在同我掃耳，麻酥得怪舒服地耳邊都癢起來。懸在對方牆上的鏡面也放了白光，電燈很亮地在閃，消毒蒸溜器發散出蒸氣，暖爐裏也吱吱地蟋蟀叫般放射熱的火光。日本僱人鈴木君在後牆下，口邊呼起「安來節」，用力地磨着剃刀，小徒弟阿信好似把住一支大筆在地上揮毫般掃除散亂滿地的碎髮，吉野老板也嘴上啣一枝金蝙蝠煙，吩咐徒弟

師匠們料理一天的工作……

樓頭開門走下的聲響，把我從昏迷中驚醒來。我恍然睜開眼，室內似覺很暗。扶住椅背，昏迷地站穩，又無意地看到那桌台上的剃刀，剪刀，巴利康……我的心臟上的血流好似停了一下，一股刺入骨髓的疼痛，從兩耳倒穿進心坎上。

啊！我怕見這些殺人的兇器，我不願死在理髮店裏。這些傢伙乃是刺人的利器，理髮店乃是殺人不眨眼的行兇場。

我的祖父就當過剃頭匠，我的父親也死在剃刀下，現在的我又病倒在理髮店裏。我祖父一生的慘苦，使我永久不忘，我父親斷喉自殺，爲了公爺的半條眉毛就送了老命。我家祖先以來不幸的悲劇，時時令我傷心。現在的我已經破家蕩產，隨處流浪。我沒有本錢，連一個小鋪子也開不起，三十年來，做一個可憐的雇工，混得一碗飯吃，苟延，這條苦命。但是這年頭世道衰微，不景氣的暴風，更降到我等理髮匠的頭上，我們無辜的窮苦，祇有向地獄裏去哭訴。在從前，當到剃頭匠是最下層的賤民，悲慘的

境况，有如牛馬一般。到今日所謂文明社會裏，更受盡有權者的酷使，和上層階級的虐視，依然是同樣的可憐。現在我已飄泊到異國，雖在這高等理髮店裏，但是大資本的鐵蹄下，更令人傷心慘目。我等血汗的勞働，重壓於脅威的榨取下，一天十多個鐘頭的工作，被嚴酷地支配着。我的伙伴，雖是日本人，但他們的境遇，與我並非二樣，我們同是一條死路上的犧牲者。……啊！痛啊！痛啊！我現在成了理髮店的咀咒者。我成了人間的咀咒者。在這二重痛苦的迫害下，我的命運將要終結了。……

不！我在發昏，我做了惡夢，實在地說：我本是小小的一個理髮匠。我原是理髮店的讚美者和人間的讚美者啊！我家祖先以來，就世襲地奉公於理髮業。我祖父曾制過「楊狀元」「李進士」的小白臉，在高貴人們頭上用過苦工夫。我父親也會剪斷過千百人在皇恩下很尊貴的辮子，替中國人的頭髮上做了劃時代的巨業。我在家鄉時，亦會將「西洋頭」「東洋頭」歐化的剪髮教授給好多小徒弟，在邊僻的鎮上，出了光榮的風頭。啊！現在我已躡身國外，到了東洋的大都會，盡力國際的奉仕。這個吉野高

等理髮店，是日本美容界中有了聲色的。我很光榮啊，在這外國的店裏露了頭角。……

摩登少爺要會他們底愛人，每天走進來修一修滿額面皸的小白臉，紳士先生陪太太小姐去赴跳舞會也走來刮一刮他們龐大底面容，資本家到銀行大公司去也要先來理理他們有光澤的頭髮，大人先生到辦公衙門去也必得先來打理他們威嚴的尊容。……

石鹼工廠的煙突晝夜不停在吐黑煙，剃刀製造廠的發動機每天不斷發着轟響，化妝品販賣的大公司裏發散出引人心醉的勻香，醫學博士的研究室內試驗着檀香梔子的化學成分。……

啊，人類是好美的。有賞美的本能，審美的意識，高尚的美育，美的哲學和美的人生觀。倘若人類不研究美容知識，和做理髮的工夫，豈不還和非洲的黑猩猩一個樣，依然做了奇怪的動物？宇宙之大而不可思議，千萬年來，阿米巴進化到黑猩猩，黑猩猩又進化到美底人類而迥異於一般禽獸，更進為萬物之靈者，即具有這為世界文化向上底美德和超越一切的美慾。世界上各大都市的高層建築裏，

那光輝燦爛好似皇宮底理髮店，光華艷麗有如仙國底美容室，每天有千萬人們，匆忙地走進去弄得紅光粉面地微笑着走出來，於是廣大的世界也放了光明，苦悶的人生裝扮得很欣幸似的。

……理髮……美容……化妝……

我倒在牀上，一陣昏暈，又一陣清醒。疼痛的感覺幻滅在麻木的意識裏。無力的雙眼，呆看着死灰色的天花板，漠然悸動的心坎上，在幻印了無限的黑團。刺痛的内，好似渺茫地傳來店主那一聲沙喉頭裏哼出來的：

「唔！好罷——可是月尾的工錢是要扣除的。」

三

聽了伙伴鈴木君底勸告，我就到深川區的慈善醫院去。我披上中國式寬大的外衣，迎了北風，忍起痛，慢慢從淒涼的街頭，走到灰色的停車場。

坐上深川去的電車後，發騰的耳竅，又頻頻地刺痛起來。我靠在椅上，一陣冷風從左邊吹來生髮油的勻香，使我疑心我又坐在理髮店裏。我底腦內又好似受了耳痛的刺

激，陣陣地痛起來。……

前面兩位紳士的八字鬚很端莊，幾個美少年底頭髮梳得多麼光華。降車口前那一羣摩登女子的笑顏，好似象牙彫的女神，艷麗惹人。黑的畫眉，紅的櫻脣，光澤奪目的金絲髮。……美麗美麗！一切都是美的。美底人間和美底世界！……我底腦又由刺痛而昏迷，我好似坐在銀幕前，在看迷眼的電影。

電車飛也似地向前馳掣，我下了車往前面的貧民窟街走去。剛到街頭就看到一棟不規則的木造屋，荒涼的門前，掛起一面「恩賜慈善醫院」的老招牌。

我帶了希望底歡喜，走進醫務室門口，畏縮地伸頭一看。穿勞働服而纏頭裹足的病人們，橫倒着，睡靠着，擠滿了那一間昏暗的病人休息室。

「我來得太遲了！」這樣暗自默想，害羞而興奮地將凍得戰慄的身子慢慢擠了進去。

「媽媽！支那人！支那人！」一個下顎邊裹住白綑帶的哭喪着臉的小女孩，倒向她母親的身上細聲地叫。

在左側的牆邊坐下，大家都舉起黃瘦的臉注視我，我

好似做賊被捉住了一般，心裏難過而羞澀得不堪。一股熱昏氣從心頭湧出而向心竅裏要溶化也似地又痛起來。

室中央放一個火爐，火光熊熊反映在昏暗的四壁上，顯得每個黃瘦的臉更是憔悴不堪，我壓制了興奮，抬頭往玻璃窗對面的診療室一看，一個老醫生和兩個看護婦好似綁小豬赴屠場，按住一個半裸體的呻吟着的重病者診看。聽他從喉頭哼出的叫喊，我疑心我負了傷倒在戰場上。

——喔！死了，無救了！——

——死了！診療室！——

幾個看護婦和患者在室外走廊上的喧嘈，把我從幻想中叫醒來。

室內的空氣，頓然緊張。黃瘦的臉上，現出驚惶的神態，好似先前注視我一樣，都張着悽愴底臉，互相凝視。

「死了！聽說是我們兵工廠裏的鐵工田中善太郎，前天害了腸室扶斯，今天就去見閻王！」

「剛才抬進診療室的呀，醫生看着就硬了的，真快啊！」

「死了倒還清爽些，……啊呀！活受罪啊！我也願……」

休息室內襲來了驚愕，極度的混亂。受了恐惶空氣的重壓，腦頂更昏痛得不堪。我癡呆地像一條枯木倒靠在牆角邊。

「第二十七號，金太郎！」一個老看護婦拿了患者登錄簿從門口伸頭進來叫。「啊！我還沒有掛號。」被她這一叫，我像失落了甚麼東西似地立刻想到。慌張而羞澀地忙到大門口左邊掛號處的窗口，看見一個穿警察服的老頭，端坐在火爐旁，我失望的心頭，換上一層求救的欣喜，忙走向窗前。

「請給我掛號。」我向他鞠躬後，抖着說。

「唔，叫甚麼名，甚麼地方的人？」

「我……趙金龍……我是中國人。」

「那呢？支那人！」他突然昂起頭，好像遇了甚麼奇怪事，或看見我有甚麼使他驚訝的地方，急促地說。

「……」支那人幾個字我已聽慣了，雖然每聽一次使我難過，但在今天卻似一盆冷水灌在我痛着的耳上。我低

了頭，不看到窗裏。

「哈哈……你到此地來幹麼？」他立刻不高興而又傲慢地問。

「……我想來看病的，聽說此地是慈善醫院。」我低聲說，急憤的心上，好似還有一線的希望。

「唔，你來醫病？……啊！你曉得嗎，本醫院確是爲東京一般窮苦病人而設的。可是你是支那人呀！你沒有盡過帝國臣民的義務，你怎能享受我們大日本國民的權利呢？……你要曉得：本醫院是天皇陛下愛護民人恩賜了賞恤金來辦的！」他張大嘴露出一口黃牙，由不高興的臉嘴，轉到沉重的口調來。

我氣憤地，低了頭，耳殼內刺痛的壓力，漸漸加重在全身，像一隻怪物在吸了我的血，又一陣酥辣地激痛起來。

凜冽的北風，不住地吹。我不自覺地走出了醫院的柵門外。

詩四首

金克木

秋思

冷冷的缺月。

梧桐一葉落，

晚眺

海上土色的雲昇起了。

於是鮫人的淚珠遂蔌蔌然，

不息地滾下：千滴，萬滴。

灰色的枯樹之羣

遮隱了低矮的土城，

昏黃的太陽也斂卻光芒

頽然沉落於西風裏了。

何時再見曖曖的煙霧呢？

蘆荻已哀哀鳴喙

惟有寒潭裏依然安息着

是邊塞的笳聲嗎？

叫破這無窮的寥寂，
喚起草舍裏的兒啼，
且驚飛三兩烏鵲，
從岸然站着酌古鐘樓之頂。

古意

又要在燈前忙於刀尺了！
枯葉已鋪滿空山。
前宵說梟鳴不吉，
今日說不管他夜單。
妾薄命，笑啼難！
任你們到別院去取樂吧！

春雨

王 瑩

清晨，迷朦中；覺着有誰輕輕地敲着窗紗。

爲了幾天來，做了惡的夢，那爵士音樂和紅綠燈下的

夢。

天氣暗而且冷，而且是春天裏的冬天。

那些人的話，說說的話，全都聽得疲倦了。那些險詐的心，黑的心，冷的心，也全都見得厭倦了！

那戴着假面具的臉，是更可憎惡的啊！

想着那些可怕的事：那映畫中照出來的浮腫的臉，那沾染了文明戲的慘敗的自己的影片，便像被刺着一般地，心，微微地覺着痛。

……而且又是春天裏的冬天，這樣想着，便拉上了窗紗，沉沉地睡了。

迷朦中，彷彿又有誰說着話，那麼幽微地，便睜開了眼睛，窗外飄進了絲絲的細雨，那是春的雨，春的雨啊！那歷溫柔的晶瑩的雨，高興的心便囿了起來。

「辜負了這樣的雨是不行的啊。」想着，便忙着披

祇恐辜負了舅姑。
前宵辭去熟識的機杼，
今日提起生疏的小鋤。
且上山，採靡蕪！

晉井

黑洞洞的是蝦蟆的窟宅
和土蛇的幽居吧？
抑還有冥索的哲人
要在此藉黑暗以補綴思惟？

誰也不能够偷窺，
祇除了中天夜月

上了衣服，撐起傘，一個人，悄悄地，跑去訪問那擁着綠的柳條和小鳥的春底朋友們。

公園的門旁，站着四個年青的人，在做着手勢，管門的人卻說：

「啞子啊，沒有票是不能進去的。」

望着那失望的臉，心裏便暗暗地想了，在這黑暗的世界，聾了豈不更好？可以不聽見那些可憎的話語，沒有眼睛的人是更可以忘去那鄙俗的一流的存在啊！

我悲哀我有一雙眼睛。

園內，晶瑩的細雨吻着嫩黃的玉簪花，吻着垂到地的柳條。春底風，輕輕地吹拂着，便那麼軟軟地，溫柔地搖擺起來。——是春底纖手織成的錦障。

那麼恬美，又是那麼寂靜，沒有一個人，什麼好像都在做着期待的夢。

「爲了要會你，忘記了懼怕，在幽寂的小徑中，寂寞地走着，我一個人啊！」和着小鳥的戀歌，便低唱着這富有溫情的調子。在嫩黃的密葉中，我坐下了。絲絲的細雨，飄到我的頭髮上，飄到我的衣襟裏。覺着無限的淒

曾一年三五度來
訪弔這裏隱悶着的
自殺少女的枯屍。

涼，無限的喜悅。

這枝頭跳到那枝頭，小鳥好像互相說着知心的話。我愛牠們，牠們也愛着我，可是，牠們卻不肯飛到我的肩上來，雖然這樣愛我；是爲了我是存活在這黑暗世間裏面的人，不信任我吧？

「假如，我也有羽，我會和你們一同地，一同地飛到那迢迢的蔚藍的海岸，青色的天空，我決不願做一個存活在黑暗世間裏面的人哩。」這樣，在心的深處默默地悲傷地將這幾句話告訴那些可愛的小鳥們時，淚珠已經流到被風吹得冷冷的臉上溶合在春雨中，滴到嫩黃的密葉中了。

那麼恬美，又是那麼寂靜，沒有一個人，好像什麼都在做着期待的夢。

本埠新聞欄編輯室裏一札廢稿上的故事

穆時英

我是一個校對員，每天晚上八點鐘就坐到編輯室裏的一張舊寫字桌旁邊，抽着廉價的紙煙，翻着字紙箋裏的廢稿消磨日子。字紙箋是我的好友，連他臉上的痣我也記得一清二楚的。他的肚子裏邊放着大上海的悲哀和快樂。上海是一個大都市，在這都市裏邊三百萬人呼吸着，每一個人都有一顆心，每顆心都有它們的悲哀，快樂和憧憬——每晚上我就從字紙箋的嘴裏聽着它們的訴說，聽着它們的吶喊，聽着它們的哭泣，聽着它們的嘻笑。這全是些在報紙上，雜誌上看不到東西，因為載在報上的是新聞，載在雜誌上的是小說，而這些廢稿卻祇是頂普通的，沒有人注意的事。我也曾爲了這些廢稿上的記載太息過，可是後來慢慢

兒的麻木了，因為這是頂普通的，沒有人注意的事，就是要爲了它們太息也是太息不了的。可是那天我看到了這一札廢稿，我又激動起來啦。我特地冒充了記者去調查了一下。我爲了這故事難過了好多天，記在這裏的全是我所聽到看到的——可是我希望讀者知道，這不是新聞，也不是小說，祇是頂普通的一件事的記載。

一

下面就是那札廢稿上的原文：

「今晨三時許，皇宮舞場中一舞女名林八妹者無故受人毆打，該舞場場主因凶手係有名流氓，不惟不加驅逐，

反將此舞女押送警局，謂其搗亂營業云。記者目擊之餘，憤不能平，茲將各情，分誌如下，望社會人士，或能爲正義而有所表示也。

漂泊身世 該舞女原籍廣東梅縣，芳齡二九，花容玉貌，身材苗條，向在北四川路虬江路×舞場爲舞女，方於今年三月改入皇宮舞場服務。八妹生性高傲，不善逢迎，是以生意清淡，常終夜枯坐，乏人過問。據其同伴語人，謂八妹之假母凶狠異常，因八妹非搖錢樹，遂時加責打，視若奴婢，且不給飯吃；八妹每暗自啜泣，不敢告人。

出事情形 今晨三時許，八妹因門庭冷落，枯坐無聊，倚几小寐之際，不料禍生肘側，橫遭欺辱。先是有「象牙筷」者，爲法界某大亨之開山門徒弟，與三四狎友，並攜來他處舞女數名在皇宮酣舞；該場場主旁坐相陪，趨候惟恐不週。「象牙筷」業已半醉，高呼大叫，全場側目。某次舞罷，竟徘徊八妹座前，與之調笑。八妹低頭不理，詎「象牙筷」老羞成怒，將八妹青絲扭住，飽以老拳，並加辱罵，謂：「爛污貨，你也配在大爺前面擺架子！」八妹區區弱質，無力抵抗，迨他人拉開，已被毆至遍體鱗傷

矣。該場場主，且呵斥八妹，不應得罪貴客，當即將八妹解雇。

鳴警拘捕 事後八妹出外，鳴得六分所警士到來，欲入場拘捕凶手，經該場場主阻止，謂此並非本場舞女，因敲詐不遂，故來搗亂，請將其拘捕，以維秩序。八妹處此重壓之下，百喙莫辯，反被拘押於六分所云。」

二

看了這張廢稿的第二天，我找到一位當時在場的人；我問他，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就把底下那樣的話告訴了我：

「坐着坐着，煙灰盤子裏的煙灰又快滿了，她卻靠着茶几睡熟啦。我早就注意她了，這可憐的孩子。那天是禮拜日，六點鐘茶舞會的時候就上那兒去的，客人擠得了不得，每個舞女都跳得喘不上氣來，埋怨今天的生意太好了；還有一個叫梁蘭英的，每一次總有十多個人去搶她，一到華爾姿的時候，祇見許多穿黑衣服的少年紳士從每一個角上跳出來，賽跑似的，往她前面衝去，我坐了一晚上

沒見她空過一隻音樂。可是她，那可憐的孩子，你說的那林八妹卻老坐在那兒，沒一個人跟她跳。我本來早就想去了，就爲了她，便拚明天不上辦公處去，在那兒坐一晚，看究竟有人跟她跳一次沒有。

她坐在那邊兒角上，不大叫人注意的地方，穿了一件蘋菓綠的西裝，沒穿襪子，人生得不好看，一張沒有表情的臉，比化石還麻木點兒似的。先還東張西望的想有客人來跟她跳，往後她知道沒用了，便坐在那兒，話也不說一句，動也不動的——那對眼珠子啊！簡直是死囚的眼珠子，望過去像不是黑的，閃着絕望的光。

一次又一次的燈光暗了下來，一次又一次的爵士樂直刺到人的骨頭裏邊，把骨髓都要抖出來似的，一次又一次的舞女在客人的懷裏笑着，一次又一次的，音樂的旋律吹醉了人，她卻老坐在那兒。

像世界的末日到了似的，舞場裏邊每一個人都掉了靈魂舞着，那麼瘋狂地！舞場老闆笑掉了牙齒。誰知道呢？還有她那麼個哭也哭不出來的人在這兒？沒有人知道，也沒誰管，我替她難受。

十二點鐘那時候，人慢慢兒的少下去了，場子裏邊每次音樂祇有八九對人在舞着。這一次她知道真的絕望了，我看見她深深地嘆了口氣，站起來跑到外面去。坐在我前面的兩個舞女在那兒說她：

「八妹又去哭哩！」

「真奇怪，怎麼會天天那麼的，一張票子也沒。」

我湊上去問：「天天沒票子嗎？」

「難得有人跟她跳的。」

「那麼她怎麼過活呢？」

「做舞女真是沒一個能過活的！」太息了一下。「她是越加難做人了。我們在這兒做，跳來的票子跟老板對拆，跳一個鐘頭，祇兩塊半錢，那錢還不是我們的，得養活一家子，那還是說我們生意好的，像林八妹那麼的，簡直是活受罪，你不知道她回到家裏怎麼受苦啊。」

「可是你們不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很高興嗎？」

「不嘻嘻哈哈的難道成天的哭喪着臉不成？」

說到這兒，還有個舞女猛的道：「象牙筷又來了！」來了一大夥人，三個穿綢袍的，一個穿西裝的，還帶

了幾個新新裏的舞女。那穿西裝的像有點兒喝醉了，走路七歪八倒的。

「『象牙筷』來了，又是我們該晦氣！」

「怎麼呢？」

「這小子老是喝楞了眼才跑這兒來，來了就是我們的晦氣。他愛開玩笑，會着大夥兒動手動腳的，不管人家受不受得住。」

「別理他就得了。」

「別理他，哈哈！你知道他是誰？」

「誰？」

「×××的開山門徒弟！你別理他！老闆還在那兒拍他馬屁，祇怕拍不上，你別理他！」

「那一個是『象牙筷』！」

「那個穿西裝的，坐在林八妹座位那兒的。」

這一回我仔細的瞧了一下這小子生得很魁梧，有兩條濃眉，還有一對很機警的眼珠子，嘴可以說生得漂亮，衣服也很端整。他的桌子上那幾個都不像是好惹的人。「象牙筷」還在那兒喝酒，一杯白蘭地一仰脖子就嚥下去，把

杯子往桌上一扔，站起來拉了個他們帶來的舞女跳到場子裏邊去了。大家都看着他，場子裏祇他一對。跳是跳得很不錯。那一隻音樂特別長，音樂所像在那兒跟他開玩笑似的。音樂一停，大夥兒就拍起手來，那傢伙也真臉厚，回過身子來鞠了一躬。那麼一來，大夥兒又拚命的拍起手來啦。他笑着走回去，走過林八妹的座位前面——她不知道多嗜跑進來的，我就沒留神——見她低着腦袋坐在那兒，便道：

「小妹妹可是害相思病？」

她旁邊的舞女說道：

「她今天一張票也沒，氣死了；你別跟她胡鬧了吧。」

「真的嗎？下一次音樂我跟你跳，別再害相思病哩。」

跑到桌上去又灌了一杯白蘭地，再走到林八妹前面，不知怎麼的這回才瞧見了她穿的西裝，沒穿襪子。

「噲，小妹妹，好漂亮！好摩登！洋派！真不錯，什麼的不穿襪子！」眼珠子光溜溜的儘瞧她的腿。

林八妹白了他一眼，他就碰得跳起來道：「不得了，小妹妹跟我做媚眼，要我今晚上開旅館去！」

大夥兒開的笑了起來，他就越加高興了，把林八妹的裙子一把拉了起來：「大家瞧，小妹妹真摩登！不穿襪子！洋派！」林八妹綑下了臉，罵道：「鬧什麼，賊王八！」

他也頓時綑下臉來：「××！××給你吃！」就那麼的「××給你吃，××給你吃」的，嘴裏邊那麼說着，把一個中指拚命的往她嘴裏塞。

她也火起來了：「我×你媽！」

「媽的，小媳婦，你在大爺前擺架子？」拍！就是一個耳括子。

「狗×的……」

「你敢罵大爺？」

索性揪住了她的頭髮，拍，拍的一陣耳括子，一會兒許多人跑了上去，什麼也瞧不見啦。祇見舞場的老闆把林八妹拉了往外跑，她怎麼也不肯出去，頭髮亂着，滿臉的眼淚，嚷着，鬧着，非要回去打還他不能手似的。「象牙筷」叫人家勸住了，還站在老遠的罵：「你再罵，大爺不要你的命？你再敢罵？」

我就跑過去，祇聽得老闆在跟她說：

「你跟他鬧，沒好處的。你是什麼人，他是什麼人！」

她拚命的嚷着：「我不管！我不管！他憑什麼可以那麼的打我！」

老闆把她抱起來，往門外走去，她一個勁兒的掙扎着：「爲什麼？爲什麼？你們爲什麼合着欺我？」

大夥兒見她那副哭着嚷的模樣兒，忽然拍起手來，拚命的笑着。我難受極了。還笑她！

「還笑她？」

「要不然，怎麼呢？我們又不能幫她。」

真的，她們有什麼法子呢？我明白的，她們也替她難受，她們祇得笑。我跑到外面，祇見林八妹還在那兒硬要進來拚命，侍者攔住了她，勸她：

「你別哭了，今天還是回家裏去吧。」

她掙了出來，就往門口跑去，叫老闆一把扯了回來：「你給我滾！你那麼的舞女地上一抓就是十來個，要你來給我拆生意？你滾！這裏不許你進來！」

她撲到他身上：「不管！我也做夠了，苦也受夠

了！我不管！我一生到地上就叫大家欺！我叫人家欺夠了！我叫人家欺夠了！」

「給我掙他出去！」

兩個服侍她一個，把她拉到扶梯那兒，她猛的嘆了口長氣，昏過去啦。牙齒緊緊的咬着，臉白得怕人，頭髮遮着半張臉，呼吸也沒有了似的，眼淚儘滾下來。我不能再看她，我走進去，坐到桌上，抽一枝煙；我懊悔自個兒不該在這兒待這麼久，看到了那麼不平的事情。那老闆還坐在「象牙筷」那兒跟他賠不是。

「對不起得很，老闆，今天多喝了一點酒，在你們這兒鬧了這麼個笑話。」「象牙筷」說。

「沒干係，你老哥還跟我說那種話！你真是太客氣了！這舞女本來不是我們這兒的，來了三個月，叫她趕跑了幾百塊錢生意。本來是想叫她跑路了，沒找到錯處。今天幸虧你老哥那麼一來；剛才我已經停了她的生意。」老闆那麼一說，我噴了口煙，叫侍者給我換一個地方——實在不願意再聽下去呀。

坐了一回，我跑到外面去，想看看那可憐的孩子不知

怎麼了，剛跑到外面，祇見她和一個巡長在扶梯那兒跑上來。在門口那兒的侍者頭目忙迎上去道：

「老鄉，抽枝煙；」遞了枝煙過去。

「好久不見了。」他接了煙，好像很熟的樣子。「這位姑娘說這兒有一位客人打了她，可有那麼一回事？」

「有是有的，不是打，祇是推一下——」

這當兒老闆跑出來了，一副笑臉跟巡長打招呼：「正有件事想麻煩您老人家，剛才我們這兒，不知那來的一個不三不四的女人——」說到這兒裝着一眼瞥見了林八妹似的「就是她，跑到我們這兒來搗蛋，跟我們的客人鬧，客人全叫她給趕走了……」

林八妹急了起來道：「你不應該的，那麼冤枉着我！」

跟巡長說道：「我是這兒的舞女，他認識我的，他冤我，我剛才跟你說過的，有一個客人無緣無故的打了我一頓。」

我想上去說，這老闆太不講理了，剛一動嘴，那侍者頭目瞧了我一眼，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吧，還是站在那兒瞧。

那老闆又說下去道：「簡直是笑話，我這兒會要你那

麼的舞女！巡長，我們這兒沒有她那麼的舞女的，也沒誰打過她，這兒的許多人都可以證明。是她存心跑來搗蛋，剛才給她跑了，現在她自個兒找上門來，好得很，費您老人家的神，給看起來，明天我請你吃晚飯，咱們再細細的談。」

林八妹急得跳起來，扯住他的胳膊道：「你冤枉人！你冤枉人！怎麼說我跟你搗蛋？打了我，還說我跟你搗蛋！」

「巡長，你聽她多凶！」說着大家都笑了起來。

林八妹馬上又扯着巡長道：「你別信他！他故意咬我一口。我剛才跟你說過的，我坐在桌子上，一個客人，是流氓，跑來調戲我，我罵他，他就打我，打我的耳括子，你瞧，現在臉還紅着，」把半個臉給他瞧。「我不會騙你的，你應該相信我。」

巡長笑着道：「你可能找個人證明？」

「他們都能證明的。」

「可是真的嗎？」巡長問那些侍者。

大家都笑着說：「沒看見。」

林八妹聽見了我，一把扯住我道：「先生，你聽見

的，你說一聲吧！」那麼哀求着的臉。
我剛要說說，老闆已經攔了進來道：「這位先生剛來，怎麼會知道。巡長，你瞧，她可不是胡鬧嗎？我們來了個客人，她又得想法給攆走了！費你神，請帶了去吧。我們生意人，不會說謊，冤枉人的。」

巡長拍一下林八妹的肩膀道：「乖乖的跟我去吧。」這一下她可怔住了，也不掙扎，也不說話，祇聽了我一眼，跟着他走啦。可是她的眼光我懂得的，是在：

「每一個人都合夥欺我啊！」那麼地說着。
我馬上給了錢，拿了帽子就走。

「法律，警察，老闆，流氓……一層層地把這許多舞女壓榨着，像林八妹那麼的並不止一個呢！」回去的路上，一個兒那麼地想着。

三

那天晚上，我告了假，約了一個曾經上舞場去過的朋友跑到皇宮舞場裏，在帶着酒意的燈光底下坐了下來。那

許多舞女全像是很快樂的，那張笑臉簡直比孩子還天真。我真不能相信在這麼幽雅愉逸的氛圍氣邊，有着那些悲慘的命運，悲慘的故事。坐了一回，我跟一個侍者談上了，慢慢兒的談到林八妹的事；底下是我和他的對話：

他：——「老實說，舞女多半是那樣的奴隸脾胃，你好好兒的待她吧，她架子偏大，祇配那種白相人。那才是一帖藥，吃到肚裏，平平穩穩，保你沒事。譬如你吧，譬如你跳的那舞女，你真心真意的待她，她就待理不理的，你要糊着臉不理她，她又跟你親熱得不得了。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舞女那玩藝兒嗎，大爺有錢高興化，不妨跑來玩玩，可是千萬不能當真，一真可糟糕！命也會送在她手裏。咱們做侍者的那種事看得多了。就說林八妹吧！也是壞蛋。那性情兒可古怪！到這兒來了幾個月，少說些吧，也叫她給鬧去了五百塊錢生意。客人出了錢是找開心來的，誰高興瞧你冷臉？先生，你說這話可不錯？做舞女的，拿了人家錢，應該叫人家窩心，那才是做生意的道理。」

林八妹，她就不管那些，得隨她高興。你先生也是老跑跳舞場的，你可喜歡跟她跳？時常有客人受了她的氣，怪上了舞場，連我們這兒也不來了。」

我：——「可是「象牙筷」是怎麼回事呢？」

他：——「那種事多極了。好的客人受了氣不高興，就不同她跳；「象牙筷」是什麼人？他來受你的氣？」

我：——「聽說是「象牙筷」的不是。不知究竟怎麼樣？」

他：——「講公平話，兩個都有不對的地方兒。「象牙筷」是那樣的，每次上我們這兒來，總喝楞了眼珠子才跑來，又愛跟舞女開玩笑。那天也是巧，林八妹剛穿了西裝，沒穿襪子，「象牙筷」又剛巧坐在她後邊兒，不知怎麼一來，叫他瞧見了，便跑到她前面說：

「你好漂亮！不穿襪子！那才是真的摩登，洋派！」

那也是很平常的事。既然做了舞女，讓人家開開玩笑也沒多大關係。再說「象牙筷」是大白相

人，就是再做得難看一點，也得遷就他。林八妹
繃下臉來罵他，他自然動手打了。譬如罵了你，
你怎麼呢？還不是一樣嗎？可對？」

我：——「回頭怎麼又把林八妹抓了去呢？」

他：——「那是她自個不生眼珠子，跑到警察局裏去叫了
個巡長來，想抓人。開跳舞場的警察局裏不認識
幾個人還成嗎？本來抓人不用講誰的理對，誰的
理虧，誰沒錢，沒手面，沒勢力，就得抓進去，
押幾天，稍微吃一點眼前虧。那天真笑話，她還
要我們證明「象牙筷」打了她。我們吃老闆的
飯，拿老闆的錢，難道爲了她去跟老闆作對不
成？沒有的事！」

我：——「可是這兒老闆不應該的，停了她生意也夠了，
還把她押起來。」

他：——「你先生真是生得太忠厚了！現在那兒不是這麼
的？」

我：——「可是這裏的老闆跟「象牙筷」有多大交情，那
麼的幫他？」

他：——「交情是沒多大的交情。可是開舞場吃的什麼

飯？得罪了白相人還開得下去嗎？做生意的要面
面圓到，老闆也有老闆的難處。犧牲一兩個舞女
打什麼緊？真是！」

我：——「現在林八妹在那兒？」

他：——「還在六分所裏。」

我：——「也是很可憐的人啊！」

他：——「嘻，你先生真是！可憐的人多着咧！做舞女的
那一個不可憐？年紀一年年的大了，嫁人又嫁不
掉。坐在對面那個穿紅旗袍兒的梁媚英，這兒生
意算她頂好了，那天我跟她隨便談，我問她：

「你可打算嫁人呢？」

「誰愛娶舞女呢？」

「今年你二十歲，再過六年，可怎麼辦？」

「過了今天再說！」

「我問你，過了六年怎麼辦？」

「給人家去做下人，洗地板，擦桌子，再不然，
就上吊！」

你說，那一個不可憐？」

到這兒我們又談到旁的地方去了，可是我在心裏決定了明兒上六分所去看林八妹去。

四

吃了中飯，我走到六分所，先見了他們的所長。我說是報館的新聞記者，所長就很客氣請我到他的臥室裏去談。是一間不十分明亮的屋下，上面壁上掛着黨國旗，和總理遺像，桌上放了一大堆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公文，和一把紫砂茶壺。他請我坐下了，掏了枝煙遞給我，給擦上了火，抽了口煙，我就開口道：

「這兒可是有一個叫林八妹的舞女押在這兒？」

「是的。」

「是怎麼回事呢？」

「那天，是前天半晚上，她跑到這兒來，說有人在舞場裏打了她，要我們保護，當時我就派巡長跟了她去……」

我截住了他的話道：「這事情我已經知道了。我就不懂怎麼反而把她押了起來。」

在煙霧裏邊他的臉很狡猾的笑了：「這有什麼不懂得，

你老哥也是明白人，咱也不瞞你，我家裏也有七八個人吃飯，靠這苦差使還不全餓死嗎？皇宮的老闆跟我又是有交情的，咱們平日彼此都有些小事情，就彼此幫幫忙。」

「可是那麼一來你不是知法犯法嗎？」我故意裝是開玩笑的模樣，大聲地笑起來。

「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要是法律真的能保護人權，不瞞你老哥說，我早就餓死了。對不對？大家都在刮地皮，我也犯不着做傻子。誰知道明天還當不當得了巡官呢！」便跟着我哈哈地大笑了一陣子。

「那林八妹我可以看看她嗎？」

「可以！你老哥吩咐的話，還有什麼不可以的？」一面說，一面卻坐着不動。

我站了起來道：「現在就去，怎麼樣？」

「行。」

他帶我到一間很黑暗的屋子裏邊，下面放了一張牀，一張桌子，一隻椅子，在牀上坐着一個女人，像是穿着件暗綠的衣服。

所長說：「這就是林八妹，你跟她談一回吧；兄弟有事，過會兒再來奉陪。」

「不敢當！」

他走了以後，屋子裏祇我們兩個人；她不動聲色的瞧着我。我走過去，在椅子上坐下來。

「我是報館裏的記者，你的事我們覺得很不平，我個人也是很同情你的，請你把那天的事告訴我。」

她坐在那兒，儘瞧着我，不做聲，就像沒聽見我的話似的。我明白，她不懂得爲什麼我要老遠的跑來問她，她不懂得我爲什麼要知道她的事，她疑心我在騙她，我在想法子算計她。她有一張平板的臉，扁鼻子，很大的腮骨，斜眼珠子，一圈黑眼皮，典型的廣東臉。

我又說了一遍，要她告訴我她的事。

她才說道：「那天晚上我坐在那兒很氣悶，已經一點多了，忽然那個「象牙筷」跑到我前面來調戲我——」

「他怎麼調戲你呢？」

「我那天沒穿襪子，他說：『小妹妹，你好漂亮，不穿襪子！兩條腿那麼白！』我不理他。他索性噙着臉，跟我

鬧不清楚，我站起來想走，想避開他，他卻把我按在座位上道：「急什麼呢？有拖車在那兒等你不成？」我就不高興，我說：「屁，我沒拖車的！」他說：「我做你拖車可好？咱們等會兒開房間去。」我白了他一眼，他就大聲兒的嚷起來道：「不得了，小妹妹跟我做媚眼，要我等回兒開房間去！」樹樹要皮，人人耍臉，我雖說做舞女，也是沒法子。混口飯吃，臉也是要的，究竟也是個有鼻子眼兒的人，可是當時我還忍着不做聲，這狗入的越發得意了，索性把我的裙子，就那麼的給拉起來，還說：「小妹妹不穿襪子，可穿褲子？」你說還有誰能耐得下？我火起來了，我說：「鬧什麼？」他頓時綑下臉來，道：「鬧什麼！鬧條大××你吃！」就「××給你吃，××給你吃，」那麼的說着，把中指直塞到我嘴裏來；我恨透了，就罵他：「狗×的！」他就拍的一個耳括子。「小娼婦，你敢罵大爺！」揪住了我的頭髮，打得我哪——後來給人家拉開了；他們把我推到外面去，他們說他是大流氓，犯不着跟他鬧，他們合着夥欺我，騙我，就因爲生意壞。可是我爲什麼要白讓他打呢？我要進去打還他，我要跟他拚命去；

我們廣東人是那麼的，打死了算不了什麼。老闆把我趕了出來，不要我做了。我去叫了警察來，不知怎麼一來，可把帶到這兒來啦。『喝！』她狂的歇斯底里地叫了起來，可是聲音是那麼小，一種病人的聲音。『他們又有錢，又有勢，打了我還把我押起來！他們合着夥欺我！合着夥欺我！』輪到牀上喘着氣，低低地說着：『我是一生下來就叫人欺的！』臉上泛着紅色，桃花那麼的淺紅色，一回兒又咳嗽起來啦。

「你的家裏人呢？」

她聳了聳肩膀，苦笑了一下：『我是賣给人家的。』

「很小的時就賣了的嗎？」

「從我知道每一個人都有一个媽和一个爸的時候，我已經是沒有媽，沒有爸的人了。可是我有一個媽，假的媽，我叫她媽的。小的時候，她天天打我，罵我，叫我洗地板，擦桌子，現在她還是天天罵我，打我，叫我洗地板，擦桌子。從前我不是做舞女的，她逼着我賣淫，做鹹

水妹。我是夜開花，白天睡覺，晚上做生意的，你不知道那可多苦。後來做了舞女，爲了我沒生意，舞場關了門，回來逼我去接客——我簡直連骨頭也得做斷了！」

「她可知道你現在給押在這兒？」

「知道的！」

「爲什麼不來弄你出去呢？」

「她不會再在我身上化一文錢了。」

「你已經好幾天沒睡覺了嗎？」

「到這兒來還沒睡過。怎麼睡得着呢！祇想早一點死了算了！我受夠了！」

「你要錢用嗎？」

「你要錢用嗎？」

她搖了搖腦袋。

我再問她：「你要錢用嗎？」

她不做聲，閉上了眼珠子。

我便退了出來。

關於雷蒙·拉第該

(法國——若望·高克多)

戴望舒譯

雷蒙·拉第該 (Raymond Radiguel) 生於一九〇三年六月十八日，在經過了一番奇蹟的生涯之後，他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不自知地去世。

文壇上認爲他有一顆木石的心。雷蒙·拉第該卻有一顆堅硬的心。他的金剛石的心是不爲輕微的接觸所動的。他需要火和別的金剛石。其餘的東西他都不在意。

不要誹謗定命。不要說不公平。他是屬於那年齡太快地一直奔放到底的嚴肅的種族的。

「真正的預感，」他在肉體之魔 (Le Diable au Corps) 的結末邊說，「是在我們的精神所達不到的淵深之處滋生出來的。因之，有時那些預感使我們做了些我們完全解釋錯的行爲。……一個自己想不到快要死的無秩序

的人，突然整頓起他身邊的事物來。他的生活改變了。他整理他的紙片。他早起早睡。他捨棄了他的惡習。他周遭的人們額手稱慶。因而他的突兀的去世使人更覺得是不公平的。他正要過幸福的生涯了。」

四個月以來 雷蒙·拉第該變成有規律的了；他睡眠，他整理，他騰寫。

我真傻，我額手稱慶着；我把一架雕琢水品的機器底複雜，當作了一種病態的雜亂。

這就是他最後的話：



他動着嘴，他喚着我們的名字，他驚訝地凝視着他的母親，他的父親，他自己的手。

雷蒙·拉第該開始了。

因為他遺下了三部書：一卷未刊的詩集，前途不可限量的傑作肉體之愛和實踐了的這個不可量限的前途：陶爾逸伯爵的舞會 (Le Bal du Comte d'Orgel) (註1)

(註1) 除了和若瑟·高克多 (Jean Cocteau) 及愛理克·沙諾 (Eric Satie) 合著之喜劇劇本爾和德魯德 (Paul et Virginie) 以

外，尚有下列諸希望的小冊子：假期前宿業 (Devoirs de Vacances)，伊爾·拉居 (Irène Lague) 插圖本，一九二

一年兩刷版，發燒的癩 (Les Jones en Feu)，若瑟·維爾

多·阿奧 (Jean V. Hugo) 插圖本，一九二〇年法刷校，借

爾語版，貝里爾 (Les Pelican)，摩倫德 (H. Laurens) 插

圖本，喬治·奧里克 (Georges Auric) 作曲，不受了解的

德兵 (Le Gendarme incompris)，康若瑟·高克多及法朗

阿恩·布朗克 (Francis Poulenc) 合著滑稽批評，一九二一

年兩刷版，以及發表於 Sio. Nord-Sud, Littérature,

「聽着，」在十二月九日他對我說，「聽着一件可怕的事吧。在三天之後，我要被神兵鎗斃了。」看見我流淚得呼吸也窒住了，聽見我杜撰着矛盾的說數，他便繼續說：「你的說數沒有我的說數正確。命令已經發下了。我已聽到了那個命令。」

後來，他還說：「有一個飄動着的顏色，這顏色裏隱藏着許多人。」

我問他要不要趕走他們。他回答說：「你不能趕走他們，因為你看不見這個顏色。」

接着，他昏迷了。

Le Coq, Les Gaulois, Les Forts Nouveaux, Les Feuilles Libres, Comedie, Les Nouvelles Litteraires 各雜誌上的雜文。

雷蒙·拉第該的肖像，呂仙——阿爾封斯·都德(Lucien-

Alphose Daudet) 作素描，一九二〇年；邊·新愛爾·法

伊 (Emmanuel Fey) 作素描，一九二〇年；華期丁·維克

多·爾萊 (Valentine Victor Hugo) 作素描，一九二〇年；

比加梭 (Pissarro) 作石版畫，一九二〇年；約克·里伯希次

(Jaques Lipchitz) 作陶像，一九二〇年；約克——愛米

爾·勃朗希 (Jaques-Emile Blanche) 作油畫兩幅，一九

二二年；瑪麗·羅朗德 (Marie Laurencin) 作鉛筆畫，一九

二三年；若望·高克多作素描數幅，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年。

人們恐怕着一個會發表一部別人在這個年齡寫不出的書的二十歲的孩子。昨日的死者們都已歸於永恆了。一部沒有記日期的書的沒有年齡的作者，舞會的作者就是如此。

在旅舍的一室中發着狂熱的時候，他收到這部舞會的校核。他算不打在校核上加什麼修改。

關於雷蒙·拉第該

死亡湮滅了他的成長的回憶；三篇短篇小說；一篇題名為法蘭西島，愛之島 (Ile de France, Ile d'Amour) 的肉體之魔的長附錄；和歷史描寫查理·道萊昂 (Charles d'Orleans)，這和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的假自傳一般，同樣是空想的作品。(附錄二)

我所應得的唯一的榮幸，便是當雷蒙·拉第該在世之日，給予了他別人在他死後纔給他的光榮地位。

若望·高克多。

追記——雖則雷蒙·拉第該十分討厭一切怪誕的事和神童——在十五歲的時候，他已自稱十九歲了——然而我們卻總不能不提起來說：他的詩是在十四歲至十七歲之間寫的，肉體之魔是在十六歲至十八歲之間，陶爾逸伯爵的舞會是在十八歲至二十歲之間寫的。(附錄二)

自從一九二一年起，他就蒐集寫舞會的材料了。當他在一九二三年九月之末在鄉間寫成這部小說的時候，他把他的札記的零簡斷片撕碎了。在那藏着查理·道萊昂的材

料的匣中。我找到了一張藏在一個信封中的札記。我覺得牠很寶貴。我把牠抄下來：

「社交的」方面：
不很好的文章，正如真正漂亮的人應該有不修邊幅的神氣一樣。

「陶爾逸的舞會」

在這部小說中，奇誕的是心理。

對於某一些感情底展開有用的雰圍氣，卻不是一種社

想像底努力是專注在這一點上；不着眼於外表的事

交界底描摹；這是和泊魯斯特 (Marcel Proust) 相異之處。背景是不重要的。」

件，卻着眼於感情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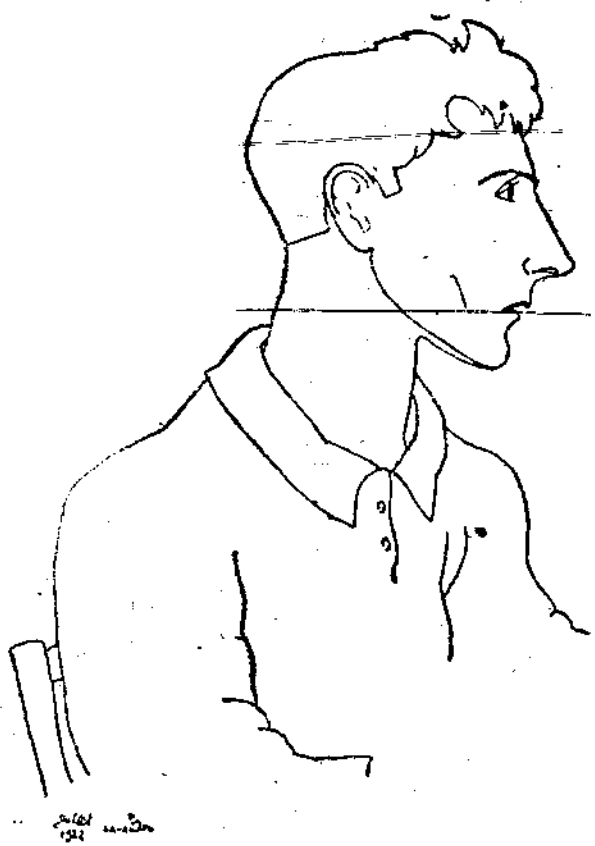
像樣裏小說一樣露骨的純潔戀愛小說。文體：用寫得

證實我的序文中的兩節的下列的札記，是在雷蒙·拉

高克多白畫像

第該底零簡斷片中找出來的。

若·高·



附錄一：

關於肉體之寬

人們想在我的小說中看出自白來。多麼大的錯誤！在青年人和婦女們那裏觀察出假懺悔——那些他們在那兒出於矜誇而杜撰着他們所沒有犯的罪孽的假懺悔——的那些教士們，是很知道靈魂病這種機構的。我要把一切都是假的這個小說的輪廓給與肉體之寬：同時要在那裏描摹書中主角的青年底心理。那種虛假聲勢是他特性格的一部分。
(未記年月)

附錄二：

「神童才子莫須誇 小時了了，大未必佳！」

那一個家庭沒有他們的祠堂呢？他們發明了這個名稱。像世上有偉人一樣，世上當然有神童。然而神童長大起來未必就是偉人。年齡是沒有關係的。蘭波 (Rimbaud) 之使我拍案叫絕時，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寫那些作品時的年齡。一切的大詩人都在十七歲的時候寫過詩。最偉大的是那些使人忘了他們在十七歲時所寫的東西的人。

保爾·羅萊里 (Paul Valéry) 先生對於一個新近題出徵答的「你爲什麼要寫東西？」這個問題，回答說：「爲了意志薄弱。」

我以爲恰相反，意志薄弱就不寫了。蘭波是因爲懷疑他自己並爲了願情自己將來的名譽而停止著作的嗎？我不這麼想。一個人總是越做越好的。可是願那些等着寫得更好一點而不敢拿出自己的作品來的懦怯者，不要在這裏找一個對於他們的意志薄弱的藉口。因爲在一種更微妙的意味上，人們永遠不越做越好，人們也永遠不越做越壞。

一九二〇年九月。

夜半鐘聲

清如

葬！葬！葬！

打破青色的希望，

一串歌向白雲的深處躲藏。

夜是無限地茫茫，

有魔鬼在放出黝黑的光芒，

小草心裏有惡夢的驚惶，

葬！葬！葬！

葬！葬！葬！

小草心裏有惡夢的驚惶，

有魔鬼在放出黝黑的光芒。

夜是無限地茫茫，

一串歌向白雲的深處躲藏，

嚴霜裏沈澱了青色的希望。

葬！葬！葬！

陶爾逸伯爵的舞會

Par

Raymond Radiguet

譯 舒 望 戴

像陶爾逸伯爵夫人那樣的
一顆心的活動，可是不合時代
的嗎？那樣的一種義理和放逸
的錯綜，在今日，即使是出於
一個貴冑和殖民地的白種女人
的心裏，似乎也是令人不能相
信的吧。人們豈不要藉口說純
潔不及放蕩有味，而寧可把注
意移開了純潔嗎？

可是一個純潔的靈魂底無
意識的作用，卻比罪孽底有意
識的作用更爲奇怪。對於那些有的覺得陶爾逸伯爵夫人太貞
淑，有的覺得她太輕佻的女人們，我們將這樣地回答。

陶爾逸伯爵夫人的出身，是屬於格里莫亞爾·德·
拉·維爾伯里這個望族的。在許多世紀之間，這個家族是
顯赫無比的。然而陶爾逸伯爵夫人的祖先，卻並不會有過
一點兒勞苦之功。對於其他諸家族獲得貴族封號的一切光

榮的機會，這一個家族總以不聞不問自傲。這樣的一種態
度，是不會永遠沒有危險的。在那些引起路易十三世決意
滅削封建貴族的勢力的人們之間，格里莫亞爾一族便首當
其衝了。他們的家長受不住這種侮辱，便吵鬧了一場離
開了法蘭西。格里莫亞爾一族人便定居在馬爾諾尼克島上
了。

在島上的土人間，德·拉·維爾伯里侯爵又取得了他
的祖先對於奧萊昂農民那樣的權勢。他經營着甘蔗園場。
他擴充了他的財產，同時又滿足了他的威權底需要。

從那時候起，這家族底風氣，纔起了一個奇異的改
變。在一片愉快的陽光之下，使這家族癡癱了的驕傲，似
乎漸漸地融化了。格里莫亞爾一族人，像一顆沒有人修剪
的樹一樣地，抽發出枝葉來，幾乎把全島都遮蔽住了。凡
是到島上去的人，一登陸就去拜訪他們。一個新來的人，
如果能找出一點和他們的親戚關係，他便吃着不盡了。因
此，喀思巴爾·達士·德·拉·巴易里來到島上的第一件
事，便是先證實他和他們的雖遠也好的姻戚關係。格里莫
亞爾家的一個男子和達士家的一個姑娘的婚姻，結合了那

有點卑鄙的關係。許多歲月過去了。雖則格里莫亞爾家很有勢力，達士·德·拉·巴易里家還是不很被人尊敬的。而當那達士家的少女瑪麗·約瑟（譯者按：卽以後之約瑟芬皇后）東渡法蘭西，而她和一個在聖陀曼格島上有甘蔗園場的姓波阿爾奈的人的兒子結婚又公佈了的時候，奚落與誹謗便達到了極點。

約瑟芬皇后離婚之後，還和她來往的祇有格里莫亞爾家。把法蘭西大革命通知他們的是她。當時他們快樂地接受這個消息。格里莫亞爾家從來也不想那剝奪了他們的權利的王家，還能久居王位。最初，他們或許以爲那大革命是諸侯爲了他們而起的。可是等他們明白了法蘭西底事情的真相的時候，他們便埋怨那些給上了斷頭台的人，不學他們的樣，不趁早——卽在路易十三世的時代——離開了法蘭西。

像在罅縫間窺看鄰人的那些幸災樂禍的人們一樣，他們在他們的島上觀察着舊大陸。這場大革命使他們覺得很有趣。例如那個小從妹和鮑納巴將軍的結婚吧，那真是滑稽之極了！可是在宣佈帝制的時候，他們便覺得那真是

滑稽得過度了。他們在那裏看到了大革命底大冊封。那焰火的花束，化成了一陣動章，爵位和財產的密雨撒落下來。那個人們在那裏像裝一個假鼻子似地改變了姓氏的大化裝跳舞會，使他們起了一種不快之感。在馬爾諦尼克島上，起了一種奇怪的混亂。那個可愛的島上的人，一瞬間減少了。那自成一家的約瑟芬，試想把她的那些雖則最遠，最貧寒，但卻是舊家的親戚，都歸到她的宮廷裏去。她最初想到的是格里莫亞爾家。格里莫亞爾家卻不肯去。他們祇在約瑟芬離婚之後，纔和她來往。伯爵甚至還寫了一封很道義的信給她，說他決不會把這件事當做一椿了不起的事。他請她住到他那裏去。他對於帝制的怨恨爆發出來了。一直到那時爲止，爲了他們的姻戚關係，他是一向容忍着的。

在敘述着幾世紀以來的這個家族的時候，我們裝着祇看見一個人物，一個老是一樣的人物，是會使人們驚訝的吧。因此，在這部書中，我們不大着眼於格里莫亞爾家，卻着眼於那個他們都在其中生活着的女人。我們須得了

解，那爲了過於在寬容的天空下的吊牀生活而出世的格里莫亞爾·德·拉·維爾伯里小姐，是全然缺乏那種在巴黎和別的地方的不論如何出身的女子們所具備的武器的。

瑪娥在出世的時候，並不會受到什麼大歡迎。格里莫亞爾·德·拉·維爾伯里侯爵夫人從來也沒有生育過。當別人把那新生的瑪娥給那母親去看的時候，那個勇敢地熬着臨產的苦痛的女人，以爲自己生了一個怪物，竟昏暈了過去。這個最初的打擊還留下了一點印像給她，於是瑪娥在幼小的時候，便受着別人的嫌疑。因爲她開口說話的時候很遲，她的母親總當她是一個啞吧。

格里莫亞爾夫人不耐耐地等待着另一個孩子，希望生一個兒子。她預想着那兒子具有她女兒所沒有的一切美質。她懷孕的時候，一場可怕的火山爆發，毀滅了聖彼也爾城。侯爵夫人好像得到神助似地脫險出來，可是人們一時很爲她的神經狀態和她將產生的嬰孩擔憂。從此以後，那個島祇使她引起恐怖了；她不願意再住在那裏。醫生們對她的丈夫說，逆她的意志是多麼地殘酷啊。因此，那什

麼都不能說服——即使答應一個王國給他們也不能說服他們——的格里莫亞爾家，便在一千九百零二年七月，買船東渡法蘭西了。恰好那時維爾伯里的舊領地正在出賣。爲了存心替自己的祖先復仇起見，侯爵纔買回了他們從前的領地。他覺得自己就是他的祖先，現在被路易十三懇求回來了；他一生和那些農民們打着官司，他以爲自己還是他們的領主。

格里莫亞爾夫人分娩了一個已經死在胎裏的嬰孩。因爲大地震的原因而得了婦人病，她已沒有再做母親的希望了。使她更失望的，便是那落地已死的嬰孩，偏偏是一個男孩子。侯爵夫人因而得了一種虛弱症。那病症使她變作一個圖畫裏的殖民地白種女人，輪在一張長椅上消磨她的歲月。

既然她做母親的心已不能再希望有男孩子了，那麼她對於瑪娥的愛，豈不當然要增加了？可是這個生命那麼豐滿那麼喧嘩的小女孩，在她看來簡直就像是一個對於她破碎了的希望的侮犯。

在維爾伯里，瑪娥像一株蔓草似地長大起來。她的美，她的才氣，都並不是一下子地，卻是更確實地生出來的。瑪娥找到真正柔情的地方，是在那個在格里莫亞爾家被視為一件傳家具的黑奴老婆子瑪麗那裏；那是一種服從的柔情，即最類似戀愛的那種柔情。

在政教分離之後，瑪娥不得不就在維爾伯里受教育了。格里莫亞爾小姐被託付給一個貧寒的下省良家的老處女去管教。她的母親整天地瞌睡；她的父親對於她的唯一的關心，便是告訴她沒有人配得上和一個格里莫亞爾家的女子論婚。可是，當她在十八歲和一個法蘭西的世家阿納·陶爾逸伯爵結婚的時候，她的童年時代的蓬勃之氣，便重又獲得了。她熱狂地迷戀着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向她表示深摯的感激和熱烈的友情，以報答她。他自己也把這些當做是戀愛。對於這一重婚姻不抱樂觀的，祇有那個黑奴老婦瑪麗。她的不滿是根據年齡的差別而起的。她覺得陶爾逸伯爵太老了。然而瑪麗卻也進了陶爾逸公館，為的是可以不離開伯爵夫人。據說，她沒有什麼事情可做。可是因為她的職司沒有一定的緣故，僕役們便把許許多多零

碎的雜務，都推到她身上去。每天事情完畢之後，那黑奴老婦總是疲倦不堪的。

阿納·陶爾逸伯爵是一個青年人；他剛到三十歲。人們不知道他的光榮——或者至少說他的特殊的地位吧——是因何而來的。他的姓氏並不能算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因為即使在那些會受一個顯赫的姓氏所催眠的人們之間，最要緊的還是才能。可是，我們須要知道，他的美質祇不過就是他的血統底美質，而他的才能，也不過是社交的才能而已。他的受人一邊揶揄一邊賞識的父親，是在不久以前去世的。由瑪娥幫助着，阿納使那在不久以前人們覺得很討厭的陶爾逸公館，添了一重光彩。在大戰的翌日，第一個開跳舞會的，我們可以說就是陶爾逸夫婦。如果已故的陶爾逸伯爵在世的話，他必然會覺得他的兒子在發請帖的時候太濫了，也不問被請的人功績如何，財產如何。這種不顧一切地嚴守着的折中主義，未始不是陶爾逸夫婦大得人心的理由。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們的那些以祇招待同等地位的賓客為十分可厭的親戚們，卻也因為他們的這種主義而說他們的壞話。因此，陶爾逸公館的宴會，對於這

些親戚便是一個消遣和誘毀的唯一的機會。

在已故的陶爾·羅班看見了會不快的賓客們之間，我們第一個要舉出來的是青年的外交家保爾·羅班。他認為受某幾家人家的招待是一種機會；而那最大的機會，在他眼裏看來便是到陶爾·羅班家裏去。他把人們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參加大學路的宴會的人，一類是不參加的人。這種區分甚至在他的敬佩中都限制住他：他對於他最好的朋友法朗梭·德·賽里易士也用着這種區分。他心中暗笑他一點也不利用他姓氏中表示貴族的那個「德」的。這個頭腦有點簡單的保爾·羅班，總用他自己的標準去測度別人。他不能看出法朗梭並不以為陶爾·羅班夫婦有什麼特別，他不能看出法朗梭絕對不勉強和陶爾·羅班夫婦去接近。再則，保爾·羅班自滿着這空想的優越地位，並不去設法使法朗梭和陶爾·羅班夫婦接近。

像這兩個朋友中間的那樣的差異，人們是不能夢想得出來的。然而他們卻反而自以為他們的性格相近而結合在

一起。實際上，那祇是他們的友誼使他們在可能的範圍中互相類似而已。

保爾·羅班底固定觀念是「騰達」。在別的人們有那種以為別人會老等着自己的錯誤觀念的時候，保爾卻頓腳着急，以為自己要趕不上火車了。他相信「人物」，他相信自己能演一個角色。

擺脫了十九世紀發明的那種優文學，倒卻也未始不是他的可愛之處！

可是那些感覺不到深切的質地，而受假面具欺騙的人們，卻不敢冒險，為的是怕陷到流沙中去。保爾相信自己造成了一個典型，實際上，他滿意着沒有克服自己的缺陷。這種敗草漸漸地侵佔了他，於是他便覺得使人們以為他的行動出於政策，是更便利一點。實際上，他的行動祇是出於意志薄弱，他謹慎到卑怯似地在不同的各界中交際着；他想他是什麼地方都應該插一脚進去的。這樣一來，人們是有站不穩的危險的。保爾自以為是慎重的人，他卻祇是一個鬼鬼祟祟的人。他因此把他的生活分成許多小房間：他以為祇有他一個人能從這一間走到那一間。他絕對

還沒有知道宇宙是渺小的，而人們是到處都能重逢的。當法朗梭·德·賽里易士問他晚間做什麼的時候，他總回答：「某人請我吃飯。」對於他，這「某人」的意義是「我的人」。他們是屬於他的。他有那種專利。一小時之後，他在席間碰到了賽里易士。可是雖則這種鬼祟的行爲使他吃了虧，他總還不能改了他的惡癖。

反之，賽里易士是一個很隨便的人。他的年紀是二十歲。他雖則年輕而閑暇，卻頗受有價值的先輩們的青眼。在許多事情上頗有點不合分寸，但他卻有不踰階越級的賢明。說他是早熟，那是再不確實也沒有了。一切的年齡都會結果實，要緊的是知道採摘牠們。可是年輕的人們都是那麼地性急，他們不耐煩去採那些比較遠一點的不耐煩等到成人，竟把連近在手邊的都忽略了。

總之，法朗梭正和他的年齡相應。然而，如果在四季之中春天是最合適的一季，那麼牠也是最難擔當的一季。和他一起老大起來的唯一的人，就是保爾·羅班。他們互相給與了一種可以算得壞的影響。

一千九百二十年二月七日的那個星期六，我們的這兩位朋友是在美德拉諾馬戲場。出衆的丑角兒把各戲院的觀衆都吸了過去。

演藝已開始了。那個不很注意丑角上場，而注意觀衆入座的保爾，在找尋着相識的人的臉兒。突然，他跳了起來。

在他們面前，走進了一對夫婦來。那男的用手套向保爾輕輕地招呼了一下。

——那就是陶爾逸伯爵嗎？」法朗梭問。

——是的。」保爾有點驕傲地回答。

——他和誰在一起？是他的太太嗎？」

——是的，就是瑪娥·陶爾逸。」

一等休息期間到了的時候，保爾趁着混亂像一個小偷似地溜出去找陶爾逸夫婦。他希望會見他們，然而祇要他一個人會見他們。

賽里易士在走廊上走了一圈之後，推開了丑角弗拉代兄弟的化妝室的門。人們像到一個舞女的化妝室中去似地到他們的化妝室去。

那裏有許多偉大的破碎物，許多失去了原來的意義，而在丑角的化妝室中得到了一種更高的意義的物件。

陶爾逸夫婦既然來到了馬戲場，那麼去訪問丑角兒，也絕對不是不能做的事了。在阿納·陶爾逸看來，這就是表示自己的平民化。

一看見賽里葛士進來，那伯爵便立刻喊出他的姓名來。從劇場的這一端到那一端，不論什麼人，祇要他見過一面，他總得認得出來；除非故意，他決不會記錯一個人的名字，或是叫錯一個人的名字。

他的和陌生人攀談的習慣，是從他的父親那兒得來的。已故的陶爾逸伯爵，是常常有從那些不願意受人盤問的人們口裏逗出不快的回答來的性癖的。

但是在此地，化妝室的狹窄不能允許那些在裏面的人互相不認識。阿納向賽里葛士攀談了幾句話，並不向他顯示他們祇是初次會面的樣子。他這樣地和賽里葛士演了一會兒把戲。他看出法朗梭因為自己不認識而態度很不自然，知道這齣戲演得不是對手。於是他便向他的妻子轉身過去，說道：「德·賽里葛士先生似乎不像我們認識他

那樣熟地認識我們。」瑪娥從來也沒有聽到過這個名字，但是她對於她丈夫的種種手段，是已經習慣了。

——我常常請羅班「造什麼機會」，「阿納向賽里葛士微笑着接下去說。「我疑心他不肯出力替我辦。」

因為他剛纔看見法朗梭和保爾在一起（他是知道保爾的惡癖的），他便說着說。因為慫恿是懂得說說的。

他們三人都嘲笑羅班的鬼祟行動。他們決定要叫他摸不着頭腦。阿納和法朗梭商量妥當了，要假裝做互相認識了長久的樣子。

這個無邪的惡作劇減省了交友的許多繁文縟禮。阿納·陶爾逸願意領法朗梭去參觀馬戲場的馬廄（其實法朗梭已見過了），好像那馬廄就是他自己的一樣。

當法朗梭覺得陶爾逸夫人的視線不會和他的相觸的時候，他便不時地瞟着她。他感得她是一個美麗，高傲而心不在焉的人。心不在焉，那倒是真的；因為差不多什麼都不能使她對於伯爵的愛分開心去。她的談吐有點兒粗野的意味。她那有一種莊重的優美的聲音，對於人世未深的人們顯得有點粗糙，而又好像是男性的。聲音比容貌更能顯

示出人們的種族。入世未深的人們，同樣也會把阿納的聲音當作是女性的聲音。他有一種世襲的聲音和那演戲所專用的高音。

生活在一個神仙故事中是並不可詫的。祇有牠的記憶能使我们發現牠的神妙。法朗梭並不覺得他和陶爾逸夫婦的邂逅有什麼荒誕無稽。他們要想玩弄保爾的那個惡作劇，把他們連繫了起來。他們覺得自己都是同謀人。他們想欺人，卻先欺了自己。因為在決定了使羅班相信他們已相識很久的時候，他們自己也覺得相識很久了。

一陣鈴聲宣告了休息的終了。法朗梭想到要和陶爾逸夫婦作別而回到保爾那兒去，心中不免有點憂鬱。阿納出了一個主意，叫別人移動幾個坐座，以便「坐在一起」。這樣一來那個惡作劇就會耍得更好一點。

保爾憎厭遲到，和一切對自己無利的解釋。他想到別的人們的言論的時候，比想到他自己的意見的時候還多。剛纔沒有找到陶爾逸夫婦，不能擺脫他在路上碰到的那些

小人物，他心裏已經不高興了，他埋怨着法朗梭，因為他還不來。當他看見了那三人之羣的時候，他有點懷疑自己的眼睛了。

阿納的舉動老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認識他似的，他和老伯爵不同之處，便是他的舉動來得漂亮一點，常常能得到許多好結果。這種把握，或是說這種無意識，又使他成功了一次。他祇要說一句話，那女招待員便給他挪動了兩個看客的座位。

阿納、陶爾逸和賽里島士底對話，使那不大慣於踰階越級的保爾，以為他們是相識很久了。心中忿怒着，覺得受了別人的愚弄，他努力把他的驚訝掩藏起來。

阿納、陶爾逸底興奮能力是無限的。他好像是第一次到馬戲場來，但是他卻依然裝做知道以前所演的各節目。如果侏儒走到場邊來，他便像剛纔對保爾似地和他打招呼。

因為他常常用一種漠然的態度來談到那些所謂世上的偉人的，這是當人們講到自己時最適合的謙卑態度。用兩三句的不敬的話來描摹一個女王，卻仔細而熱心，像人們

描寫昆蟲的生活一般地，整小時滔滔不絕地談着另一個階級的人們，即在他看來是下等的人，這在他是常有的事。再者，他碰到那個異樣的人種便着了忙，祇想着要眼花撩亂了。於是這種多辯的儒怯，便驅使他去做那些最糟的粗心的事，去做那些撲燈蛾的狂妄的行爲。

在大戰期中，他有了和各種不同階級的人們接觸的機會。爲了這個原故，大戰「娛樂」了他。

這個娛樂替他提去了他的英武行爲的利潤：他受人懷疑。那些將軍們，是不喜歡一個說起話來不住口，一點也沒有階級的自尊心，自以爲深通德國人的精神狀態和道德狀態，而且不掩藏由瑞士和自己的奧國的表兄弟通信的青年人的。雖則好多次他都有受十字大勳章的功績，然而他始終沒有把勳章拿到手。

這種不公平的由來，大都要歸之於他的父親。他的父親真令人可驚。他永遠不肯離開他在香巴沒省高洛美地方的莊園。「我不怕砲彈，」他向他的馬車夫這樣喊着，吩咐他駕馬車去作每天的游散。對於那些問他口令的哨兵們，他回答：「我是陶爾逸先生。」

因爲他沒有差別等級的能力，凡是有腕章的兵士，不問是軍曹或是上尉，他統稱之爲「軍官先生」。軍人們用種種的惡作劇來報復。那些寄住在他莊園裏的軍官們，藉口說國家需要傳書鴿，把他的鴿舍中的鴿子徵發了去。可是，他們常晚就把那些鴿子燒了吃。陶爾逸先生知道了這件事。從那一天起，他便見了人就說：「我不知道霞飛先生的價值到底如何，可是他手下的人卻都是騙子。」

在鴿子不見了以後不久，人們藉口說鴿舍防阻射擊，又說陶爾逸先生可以在鴿舍上和敵人打信號，發令把那鴿舍毀掉。這個鴿舍是比那莊園更使老伯爵引爲驕傲的。在從前，有這一類的鴿舍是封建貴族的特權，而他的鴿舍卻是其中之一。

因此，在我們的軍隊退卻的時候，陶爾逸先生並不因地方被德國人占領了而引爲憾事。他們的軍官對待他很尊敬。他們一見到一個貴族的姓氏就會起敬，而在他們的辭書中佔二三段地位的陶爾逸這個姓氏，便特別要使他們起敬了。德國是小心將護我們的亡命者底榮譽的，而在大革命之初，陶爾逸家又是亡命到德國和奧國去，在那裏創了

家業的。

當德國人退出了高洛美的時候，陶爾逸先生便回到了巴黎，爲的是免得再看見德國的將軍。他對於德國的稱讚早就斷送了他兒子的勳章了。「那些普魯士人真不錯，」他常常這樣說。接着他便稱讚他們的好態度。

——況且，「他下着這樣的結論，『我們的世仇還是法蘭西。』」

當阿納在出征中，而他的姊姊在前線看護傷兵的時，老陶爾逸伯爵在軍情緊急的一夜，在他的大學路的公館的地窖中，在奴僕們圍侍着的時候，忽然心臟麻痺而死了：那時他正在對他的奴僕們解釋，說法國政府命令空軍將校拋擲假炸彈，使人們可以退出巴黎。

——你和我們一同到洛班松去跳舞嗎？——在走出美德拉諾馬戲場的時候，阿納·陶爾逸對法朗梭說。他的妻子驚訝地望着他。

法朗梭吃了一驚。他正在想，不論陶爾逸夫婦到那裏去，他總得要和他們分別了。

陶爾逸夫婦的汽車是沒有摺椅的。他們祇能在那裏三個人擠一擠。那個寧可傷風而不肯失去一個交際的機會的保爾，急忙坐到汽車夫旁邊的那個座位上去。這個動作算是對於法朗梭的技倆的挑戰，又表示保爾和陶爾逸夫婦的關係是很密切，夠得上坐最壞的位子。法朗梭坐在他們夫婦之間。

——你已到洛班松去過嗎？——瑪娥問。

法朗梭·德·賽里曷士以前常常聽見他家世交的老人們——福爾巴克家的人——講起這個村莊。德·賽里曷士夫人自從寡居（即法朗梭出世後不久）以來，離開了田野聖母路，而終年住在香比尼。當法朗梭上城來吃晚飯的時候，他總是在福爾巴克家換禮服并宿夜的。雖則福爾巴克家裏的人們常常對他說起他們少年時代的洛班松，可是那從來沒有到洛班松去過的法朗梭，卻還以爲那是一個鄉下風的地方，在那裏，很老舊的人們騎驢游玩，並且攀到樹頂上去進餐。

休戰之後的一年，流行的事是到郊外去跳舞。一切適

應一種必要而不是適應怪癖的流行，都是很有趣的。巡警對於那些不能早睡的人們，取締得十分嚴厲。野游是在夜間舉行的。人們都在草地上或類似草地上吃消夜。

法朗梭真是眼睛上蒙着一塊布作這次遊玩的。他不知道他們走那一條路。汽車一停，他就問：

——我們已經到了嗎？

其實他們還祇到了奧萊昂門。一整列的汽車等待着再開動；羣衆給汽車作了一道歡送的肉屏風。自從人們到洛班松去跳舞以來，關門間游手好閑的人和蒙特魯易的居民們，都到這個城門來瞻仰上流人物。

組成這個老臉皮的肉屏風的那些呆子，把他們的鼻子貼在汽車的玻璃窗上，爲的是可以把車主人看得格外清楚些。婦人們假裝覺得這種麻煩很有味兒。稅關職員底遲緩把這種麻煩延得太長了。好像放在陳列窗裏似地，這樣地受人察看，羨慕，那些膽小的女人便又有了在大季諾爾戲院中看戲時的那種小小的昏暈。這一大羣人是無害的革命。一個暴發戶的女人感覺到自己的頸上戴着的項圈；但

是在那些漂亮女人呢，那必須要這種視線集中，纔能使她們感覺到她們被一個新的重量加了價值上去的珍珠。除了那些滿不在乎的婦人們之外，那些小心的婦人們畏寒似地翻起了她們的貂皮高領。

再者，在汽車中的人們是比在汽車外面的人們更想着革命。民衆是太貪看那每晚開演的白戲了。那天晚上特別多。蒙特魯易的各電影院的看客，在看了星期六的特別節目之後，還能看一段餘興。他們覺得剛纔的華麗的影片，還在繼續映下去。

在羣衆之中，沒有幾個人憎恨今日的幸福者。保爾不安地微笑着，向他們朋友們轉身過去。因爲過了幾分鐘前面的汽車還不開，阿納·陶爾逸使探首出去。

——阿瑞絲！——他對瑪娥說，「我們不能不去管她！車胎破了的是她的汽車啊。」

在一盞瓦斯燈下，穿着晚禮服，頭上戴着一頂寶冠，奧斯特里茨公爵夫人正在指揮她的汽車夫修汽車，她笑着，呼喊著羣衆。她和一個以美麗聞名的美國殖民地婦人

惠恩夫人在一起。這個美麗的聲譽，正如社交界的一切聲譽一樣，是名不副實的。稍稍有一點兒眼光的人們，就會看出惠恩夫人並不是具有某一種美點的女人。

奧斯特里茨公爵夫人呢，在瓦斯燈下，她真是儀態萬方。對於她，瓦斯燈光是比水晶燈光都合適的。她被圍在那些游手好閒的人們之間，樣子漸漸地改變了，她沒有不自在的樣子，好像她和他們是一起生活了長久似的。

爲了沒有喊過一個像她一樣響亮的名字，大家都喊她喊喇瓊絲；這就可以顯得她是大家的朋友。實際上，除了那些不願意做她的朋友的人們之外，她確實是大家的朋友。因爲她是一個極善的人。可是，在這種場合，道學家們是或許會替「善」叫冤的。因爲她的舉止自由的緣故，有幾家人家都對她表示敵意。她是帝政時代的一位元帥的曾孫女，她和另一位元帥的一個後裔結了婚。奧斯特里茨公爵是在一切認識他的夫人的人們中唯一不和她熟識的人。她不去打擾這位公爵。這位公爵毫無聲息地生活着，青年們都把他當做已經死了；他一生都消磨在馬種底改良上。喇瓊絲的太豐滿的肉體和鬆曲的頭髮（別人總以爲這

是和生肉接近的結果），可是從她的那個在少年時嘗肉舖夥計的曾祖拉都元帥遺傳下來的嗎？她是好婦人，好女兒，她使那些覺得她是美麗的女人的平民都愛戴她。好女兒，甚至還是好曾孫女，因爲她非但不否認她的血統，而且就是在戀愛中也還恭維那位元帥。她祇有菜市場底健康的趣味，而人們還批評她有變態的嗜好！

青年系代的人們沒有她的系代對於她那樣地嚴格，而陶爾逸夫婦（人們是不能懷疑他們的道德的）也不避開她。因此那個不認識陶爾逸夫婦的法朗梭，卻認識喇瓊絲。

那三個男子吻着奧斯特里茨夫人的手，四邊的旁觀者笑了起來。

法朗梭已經和陶爾逸夫婦同化到這個地步，竟絕對不懂羣衆爲什麼發笑。除了吻手這舉動之外，陶爾逸伯爵的聲音也使羣衆快活起來。

陶爾逸夫人所不了解的一件事，便是羣衆的盲目的同情，多份偏向喇瓊絲·德·奧斯特里茨和愛絲德·惠恩，而不大偏向她。原因是那穿着衣服的公爵夫人和那美國女

人都沒有戴帽子，而在平民的婦女看來，「貴婦」底特徵第一便是帽子。

祇有在第二排上的一個大漢不對公爵夫人表同情，「啊！可惜我沒有手雷彈！」他起初這樣噁咕地說着。可是四圍的喃喃聲卻教訓了他，如果不願捱打，還是少說幾句好。他改變了他的脾氣的方向，遷怒到那汽車夫身上去，罵他是「飯桶」。偏偏每當那個流着汗的不幸的人以為這次可以成功了的時候，那個沒有放穩的托車器，總一拐動使汽車又落了下去。公爵夫人向那大漢嘆着：

——噲，你這吃飯不管事的人，你可以少說幾句而來幫我們一手嗎！」

有幾個場合，有幾句話的情景，正像是猜錢的正反面的那種賭法。

——這樣一來可糟了，「保爾想。

正相反，這句話替公爵夫人博得了一場歡呼喝采之聲。

這場歡呼喝采之聲顯然對那大漢發生了效力，因為那個大漢一邊噁咕着——這是一個頂點了，很是表示他要來

盡某一件義務了，——從人羣中擠出來，鑽到汽車下面去，把車子修好了。

「請這位先生喝一杯葡萄酒罷，」珂瑞絲對汽車夫說。他從箱中取出了一瓶酒和兩隻酒杯。於是，和這位救星碰着酒杯，公爵夫人完成了她的征服。

——噲，快點上路吧！」她喊着。

於是，陶爾遜夫婦和賽里島士，以及那不勝驚嘆的保爾，分得了奧斯特里茨公爵夫人的一點兒光榮，出發向洛班松而去。

政變就是這樣地發生的。

賭場裏管輪盤臺出身的吉拉爾，是那在大戰期間經營巴黎人的娛樂場所的兩三個人中之一。他是最初開辦秘密舞場的人。受着巡警的追跡，爲了現在的違法，更爲了以前的事件而畏怕巡警，他每隔半個月移換一個地方。

在巴黎移了一圈之後，他最後把祕室中的跳舞換到了郊外的小屋中去。最有名的是在納昂的那一家。在好幾個

月之間，一對對的漂亮的舞伴磨研着那個犯罪之屋的地板，在休息期間到鐵椅子上去歇力。

因生意興隆而心醉的吉拉爾，於是想擴充他的企業了。地用了極大的代價租下了洛班松的一個巨大的莊園。

那莊園是在前一世紀末葉，由一個著名的香水商都克底癡心的女兒出主意建造的。那都克正就是那借着諧音字，在廣告上和包紙上畫着一個公爵的冠冕的商人。（譯者按：都克（Duc）義即公爵。）

都克小姐一生在那裏等候一個負心的樂師的大厦底門楣上和鐵欄門上，也有着這個冠冕。

在離開奧萊昂門幾基羅米突的地方，有幾個拿着電筒的人，把到莊園去的路指示給汽車中的人們。

保爾不時地向陶爾逸夫婦和法朗梭轉身過去微笑着。

這種微笑可以有幾種不同的解釋。這可以說是：「不。我對你們說我很好，天氣一點也不冷，」或者是原諒的微笑。他朦朧地感到別人在作弄他……或許他的微笑祇是反映一個出游的孩子的快樂吧。

老是跟着奧斯特里茨的汽車，陶爾逸夫婦的汽車開進那莊園的大庭院去。還沒有在門口停下來之前，他們已從一扇玻璃窗間，看見在那吉拉爾的所謂「衛士廳」中，有許多穿燕尾服的男子圍着一張極大的桌子坐着。祇有兩個女子，坐在桌子兩端。

因為是從馬戲場來的，陶爾逸夫婦，保爾和法朗梭都穿着白天的服裝。保爾有點兒趑趄不前：幸而和陶爾逸夫婦及奧斯特里茨公爵夫人一起進犯這一羣漂亮人物的矜傲，在他心頭彌補了裝束不稱的煩惱。可是最使他驚愕的，便是當汽車的喇叭一響的時候，男子們和婦女們都一哄而起，把那張桌子像神仙劇中的佈景一樣地隱去了。其中的一人把門開大了，急急地趕到奧斯特里茨前面來。這就是吉拉爾，而圍坐在桌子邊的那許多人，猜起來一定是其餘的職員們。在主顧到來的時候，每個人都去部署自己的職守。那個在幾天以來看出自己被運氣拋到一個空虛的跳舞廳中的吉拉爾，至少也想和他們職員們連絡連絡，而把昨夜預備着供給主顧的殘肴，請他們的職員們大嚼一頓。一夥人用了電筒的信號，在路上拉攏那些沒有來過的

汽車。

音樂奏起來了。法朗梭·德·賽里島士很樂意這種讓
他可以緘默的聲音。

他向陶爾逸夫人轉過頭去，並不想到自己在向她微

笑。

(未完)

(譯者附記：譯者原想獻出一點功夫來寫一篇關於雷蒙·拉第該的較
詳細的介紹，把他的生活，作風，以及他在法國現代文壇的影響，作
一個有統系的敘述，可是一則因為譯者時間太少，交稿期限太急，二
則因為關於他的一部份材料尚未真實——如 *Les Articles et les
Pièces de Raymond Radiguet* 就是預告「長久而至今尚未出版
的一種。所以沒有動手。好在譯者已把高克多對於拉第該的那篇短報
的介紹文譯出；想深讀者儘可以從而對於拉第該有一個大略的認識。

如果對於拉第該特別有興趣，而想更清楚地認識他的入們，可以讀下
列的書：

Henri Massis: *Raymond Radiguet* (*Editions des
Cahiers Libres* 0)

Henri Massis: *Réflexions sur l'art du Roman*
(*Librairie Plon* 0)

Jean Hytier: *Raymond Radiguet* (*chez Larousse
mensuel illustré, Tome VI, Librairie Larousse* 0)

再，他的第一部長小說 *Le Diable au Corps* 已有英譯本，係英國
女作家 Kay Boyle 所譯，有 Aldous Huxley 序文，由
Harrison Smith, Inc. 17 East 49th street, New
York, 美業會社中，讀者不妨去買一本(0)

國外文藝通信

日本通信

朱雲影

最近的日本文壇，可說是在冬眠時期，也許不久有春來訪，但在目前不能不說是寂寞的。文藝領域，漸被色情，奇怪，憂心斯(Nouveau)一類傾向的中間讀物侵佔，持有這些傾向的雜誌如犯罪科學，犯罪公論，犯罪實話，實話雜誌，實話與漫談，摩登日本等風行一時，最近文藝春秋社又有話之創刊，在喘息於經濟恐慌之波中疲倦已極的大眾，無暇搜求精美的茶點細加嚼味而祇取這種廉價的刺激

的燒酒，也可說是當然的能。

茲將文壇各派的近狀略述如下：
大眾文學派 從來評論家都不把這派歸入「文壇」，可是事實，它在社會上確有廣大的不可侮的勢力，尤其是最近的法西文學運動，完全以這派人物為中堅，所以我們似乎不該忽略。

所謂法西文學運動，是日本開始東北侵略戰爭後，苦於不景氣的大眾作家乘知識水準低下的大眾捲入軍國主義的狂潮而發起的運動。最初三上於菟吉在東京日日新聞發表日本人之

歌，不久直木三十五在讀賣新聞發表法西主義宣言。至去年二月五日，由畫家竹中英太郎作介紹，直木三十五上於菟吉吉川英治白井喬二土師清二平江蘆山鈴木氏亨等大衆作家，與參謀本部陸軍省調查班將校數人於芝浦雅敘園開正式會議，由阪田根本二中尉作了東北事件與上海事件的說明，這便是有名的「五日會」之由來。可是「五日會」雖轟動一時，不久便無形消滅了。此外也還有兩個法西文學團體，一個是日本國家社會黨創立的「國家社會主義文學同盟」，以生田長江為顧問，不過勢力微弱得很。一個是岩崎純孝野馬辰次等組織的「日本法西聯盟」，發刊法西主義，可是僅出第一期便廢刊了。

法西文學團體雖僅曇花一現，但

是利用它的大眾作家卻達到了所期的目的，獲得了廣大的市場，通俗雜誌王，日出，講談俱樂部，全讀物等不待說，各大報也被這派佔盡了。然而「量」儘管豐富，「質」卻是談不上的。因為這批作家，原不過投機取巧，是談不上什麼思想的，貫通他們的作品的是神經衰弱的亢奮罷了。若是定要舉例的話，直不三十五的取材於上海事件的長篇日本的戰慄，可說是法西文學的一典型，但論藝術價值則正如大宅壯一說的「最大的愚作」，確實，像這種「黑衛隊」的作品我們根本就不能期待有什麼藝術價值。

但是大眾文學派，比較進步的作家也不是沒有，如菊池寬山本有三長谷川伸大佛次郎等便是。最近山本有

三連載於朝日新聞的女人的一生，頗博好評。大佛次郎不久以前完成佛蘭西人形，也被推為大學文學中的傑作，以上都是現代物，至於「警物」（歷史小說），有村松梢風的法蘭西阿政，長谷川伸的刺青判官，也博得一部分人的喝采。

無產文學派 今日的無產派，完全處在悲慘的受難期。文戰派會再三分裂，去年六月十九日由青野季吉金子洋文等結成「勞農文化聯盟」，發刊列夫特，僅出一期便廢刊了。其他有力人物前田河廣一岩藤雪夫葉山嘉樹等退出，另組織「普羅文學俱樂部」，至今年正月發刊一種明信片型的勞農文學雜誌，論質論量都貧弱得很，前月岩藤雪夫又率直系二三人退出「普羅作家俱樂部」了。所以舊文

戰派的存在幾乎已被人忘卻，現在一般人說起無產文學，差不多是專指「日本無產作家同盟」。

日本無產作家同盟，最近屢受暴力的摧殘，有能的評論家作家如藏原惟人村山知義中野重治窪川鶴次郎貴司山治等都被拘禁於獄中。其餘有力人物，也差不多被週期的檢束，完全剝奪了活動的自由。所有的機關誌普羅文學機關報文學新聞幾於每號禁止發行。一方面布爾喬亞集納主義（Journalism）也對他們的作品漸加排斥，作品問世的機會已很稀少了。因為有力的中樞人物的喪失，內部發生裂痕也是不可掩的事實。這裂痕便是年青理論家與同路人作家的對立。為導火線者，是林房雄出獄後的作品青年，乃木大將等。林氏的青年，

右翼評論家異口同聲的讚美，中條百合子卻認為法西作品，加以痛烈的詆毀。中條不但苛責林氏，且對於藤森成吉須井一等的作品也認為「一聯的非普羅作品」。初由理論的鬥爭出發，最後竟傷及同志的感情了。本來

一方苦於支配者的取締苛酷，一方又苦於同盟的批判峻嚴，在這夾板之中的同路人作家早已不敢動筆，生活已達到破滅地步，所以到這時候，細田民樹細田源吉藤澤桓夫等都起來袒護林氏。藤森成吉也認為「日本無產作家同盟」應仿德國稱為「日本無產革命作家同盟」，即將帶有革命色彩的急進的小有產作家，進步的自由主義作家與勞農出身的無產作家容為一爐，因為非那樣無法應付目前的鬥爭要求。林房雄於憤慨的答辯之後，並

發警告道：「自由主義左翼的同路人作家，對於無產文學之發展也確是有利的。如果同盟再不拋棄什麼『作家活動與組織活動的辯證法的統一』，而奪盡作家之筆，於同盟的前途是極危險的。」這論爭，現在還沒有解決。

同盟在這受難期中，也產生了幾個新作家，最有力的一個便是須井一。須井一的綿，已有人在譯成英文。最近發表於改造的勞動者源三，也博得一般的好評。此外如鈴木清嶋田昇一也被布爾喬亞集納主義承認了。同盟的最近的成就，是在全國各地成立了支部，並在各工場農村組織了無數「文學小組」。這些「文學小組」，無疑地將成為未來作家的貯水池，如以軍需品工場得名的澤本鶴一，就是從這裏產出的。最近又由農

民文學研究會創刊了一種叫農民之旗的雜誌，在農村恐慌之波擴大大無已的今日，不能不說是極有意義的事。

最後不能不報告的，是小林多喜二之死。小林自去年二月大彈壓事件之後，便潛入地下作非合法運動，前月在溜池附近「街頭連絡」中被警察拘捕，捕後不到半天便傳出「急死」的消息了。據警察當局說，是因飢餓與肺病而死，但從各大學拒絕解剖屍體及葬儀的監視的嚴重看來，我們知道原因決非那樣簡單。小林之死，確是作家同盟的最大的打擊。德永直聞噩耗而嘆道：「同盟的旗折斷了」，決非誇張。小林多喜二與藏原惟人可說是支持同盟的二十大支柱，藏原是日本文學運動的最大的指導的理論家，小林是日本無產文學運動的最大

的指導的作家，藏原代表了日本無產文學運動的理論的發展，小林代表了日本無產文學運動的創作的發展，小林以前的無產文壇，正如目下的中國左翼文一樣祇有理論而無作品，自小林彗星似的出現，先後產生蟹工船，不在地主，工場細胞，沼尻村等震撼文壇的力作，雖是敵人也不能不承認無產文學的健在了。開同盟已決定小林慘死之日為「小林紀念日」，並設「小林賞」，每年贈給優秀的新作家，以紀念小林生前的偉業。

藝術派 這裏是指既成作家與新興藝術派而言。這派為受無產派的理論攻擊與大眾派的市場侵略，常高唱「興起藝術十字軍死守聖地」，「高蹈派作家團結起來」的口號，處境是很苦的。既成大家除島崎藤村在中央公

論繼續發表夜明前外，只有谷崎潤一郎、藤村等有時發表一二篇作品，可說是不振的。倒是準既成大家橫光利一算是一個活躍的作家，他的癡園，機械是去年第一二位的傑作。他的作風已漸剝去虛嚇的要素，表現漸歸單純，且開始指出深奧的他人不能見的世界，有人評為「哲學的求道者」，實則他的作品基調仍為頹廢的情熱。

新興藝術派於前年年底分為「新社會派」與「新心理派」，前者以淺原六郎、久野豐彥等為代表，後者以伊藤、藤村等為代表。但是花樣儘管多變，文壇的長氣仍是無法挽回，所以淺原久野曾有一時經營股票投機生意，但結果歸於失敗，除從那裏取材作成兜町（淺原）人生特急（久野）獲得稿

費千餘元，兩抵也還損失一萬餘元。新心理派雖然出有幾種同人雜誌，理論宣傳得頗熱鬧，但是作品簡直沒有，倒是翻譯的朱易士（James Joyce）的幼理西斯（Ulysses）非常暢銷，正宗白鳥曾推森鷗外翻譯的即興詩人為明治年代的最大傑作，那末這裏也不妨認幼理西斯為新心理派的傑作了。

此外尚有無所屬的進步作家下村千秋、廣津和郎等。下村曾以浮浪人作品轟動一時，最近在朝日、讀賣等處發表感想，表示心情的暗澹，說他現在如置身陰靈滿佈的黃昏的旅途，聽到預報暴風雨的風聲，四顧荒涼卻逃避場所也沒有，祇覺得如莫泊三臨終時悲叫的「黑暗黑暗」……從這裏也可知一部份「第三種人」在怎樣的苦惱，他

們創作活動的停滯自無足怪了。

(四月三日於伊東溫泉)

英國通信

費薇

這部縮本牛津英文字典的出版，

應得歸功於第一個編輯威廉里得爾

William Little。他是一位牛津大學

的偉人，終生教授哲學的結果，使他變

成了一個雙子。他既不能聽到人們講

話，他就專心去研究文學，從一九〇

三年起，他就從事於這縮本的工作。

他把草稿完成了三分之一的時光，在

一九二二年去世了。如今是由奧寧博

士 Dr. O. T. Onion 作了一個很完美

的結束，最近的將來，就可以和世人

相見了。

最近的倫敦出版界，有一件事情

是值得告訴國人的，有一部書定價雖

在三個幾尼，可是初版五千部在書沒

有出版以前，已經預賣一空了。這部書

的名字是縮本牛津英文字典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原來牛津英文字典是英文字典中最完

備最標準的一部，全書有十四大本，

最便宜的版本定價還在八十金鎊左

右。雖然他的價值為衆人所共知，可

是因為代價過昂，因而祇有圖書館及

富人才有能力購備。當出版人聲明有

縮本問世的時光，不特一般無力購置

原書的人，歡喜得雀躍，就是已購原

書的人，同樣表示無限的歡迎。因為

原書的內容雖極充實，可是版本太

大，翻閱很是不便，而許多字，簡直

并無十分的效用。縮本有二千五百餘

頁，包含所有日常應用的字目，并且

還有許多原書缺少而縮本裏特別增加

的許多新字，像 Talkie, Bolshevik,

Night club, Inferiority complex

等。而有許多字的解釋，也爲了時間

關係而修正了；好像 airmanship 這

個字，在一八八四年版裏，是當作

「管理氣球的本領」這樣講的，如今

把 airman 單當作管氣球的人講，那

麼飛機將用什麼字來代表呢？

倫敦文壇上的又一件新事情，便

是對於美國小說家辛克萊劉易士新作

「安維格」Ann Vicker 的好評。

倫敦晨報上說：那輩提議把諾貝

爾文學獎金送給劉易士的人們，倒是

具有先見之明的：因為劉易士得獎金的時光，還沒有寫過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倒是今年出版的安維格，確是最

近美國三十年來產生的第一部傑作。同時格拉斯哥導報，也批評這部書是特萊賽的「一部美國的悲劇」Americans Tragedy以後的第一部天才作品。

這是一部有社會價值的小說，主角就是一個女子名叫安維格的。劉易士對於現代婦女的態度，在這部書裏表示着他深刻的理解力以及濃厚的同情心。劉易士證明他自己不特是一個藝術家，並且是一個社會學者。

關於討論文學作品的賣買上的書，最近倫敦康斯推勃爾書店有一部「文學產業的交易」The marketing

Of Literary Property出版。著這部書的人是倫敦作家協會的書記斯令(J.H. Thring)。

倫敦作家協會在一八九二年，就請斯令當書記，一直到一九三〇年，他為作家協會努力的服務；在他的指導下，會員數目自八百人增至四千人。他們都是為了保障或增加自己所創作的作品的利益，以及討論版權法而加入為會員的。斯令就把他管理作家協會三四十年的經驗，寫了這樣一部關於生意經的書。那位已有十年會員歷史的蕭伯納，替他寫一篇序。他是極力主張保障作者應得利益的，而敦勸一般年輕的作家切勿以為出版家都是為自己而是為着文學本身以及作者的。出版家個個是賭徒，他們在許多未發表的作品中去盲目地挑選，書出

版以後，銷路不佳，那當然是兩方面的損失；偶而是部好賣的書，那他們就賭贏了。

在斯規亞(J.C. Squire)批評這部「文學產業的交易」的時光，他講起自己身經的一件往事。當時他是一個無名的小卒。他把第一部詩集送給出版家去印刷的時光，照例他是出了錢他才答應出版的。書發賣了以後有數百本的光景，他自己懊悔不應當把這樣幼稚的作品出來問世，於是他就寫信給出版人要求他停止發賣，出版家說假若作者願意賠償所有的損失，他是可以答應的。於是斯規亞不得不付了一切的賬目而出版人把收條也拿去了。斯規亞說假若他當日是一個作家協會的會員，他就不用這樣麻煩了。

近來倫敦文藝界中最有趣味的，便是無線電播送讀詩這事，這大約爲了音樂諸話之類的節目，已使無線電聽衆漸漸的感到乏味，於是英國播音會有詩歌選讀的發起，因英國人民對於詩歌的欣賞，素有普遍的修養，所以讀詩已成最近無線電播送中不可缺少的節目。勃郎甯和馬西·亞諾特的詩篇，最受歡迎。那些詩，大約都是會話式的多。中國的古詩和新詩誦讀，將來倒也可以仿照了英國的先例在無線電裏播送一下的。

一九三三，二，一六，倫敦。

本刊徵稿規約

- ★本刊內容大概分(1)隨筆，雜感，漫談(2)創作小說(3)詩·散文·小品(4)劇本(5)論文(6)書評(7)翻譯·介紹(8)文藝雜文諸欄，除第七項暫時不徵外稿外，其餘各欄均歡迎投稿。來稿最好在稿端註明性質。
- ★投寄稿件請即在稿末填註姓名及通信處，切勿另紙繕寫，以免遺失。
- ★詩稿請自留底本，以後如不用亦不再璧返。惟本社於審閱後當以郵片通知去取。其他稿件，如不合用，均當寄還。如須掛號，請附郵票。
- ★來稿除詩外，一經刊出，均當酌致薄酬。
- ★投稿請選寄上海現代書局編輯所本社，不必托人介紹。
- ★投寄稿件，萬請貼足郵資。因如有欠資等情，照例退回寄件人，以致未能收閱，本社不能負責。

社中談座

這一卷的現代的內容上的改進，最明顯的是在每期的卷首加了一欄「隨筆·感想·漫談」。編者底目的是要使這純文藝的雜誌底作者與讀者能夠有機會自由地——那即是說，不爲體例所限地，有一個發表一點對於文藝與生活各方面的雜感的場合。這裏的文章，對象是沒有限制的，無論是對於國家大事，社會瑣聞，私人生活或文藝思想各方面的片段的意見，用簡短的篇幅寫下來，就得了。而且，這一欄是完全公開的，編者將儘可能地從來稿中輯集以後各期的本欄中的文字。

此後的現代中，每期將加入一二篇國內外文藝界的掌故與史料。在本國這方面，目下已約定了新文學運動勃興以來各文學團體創始人執筆紀述各該團體的經過。如本期所載茅盾先生之「關於文學研究會」一文，即是這個計劃之中的文字。至於國外一方面，在本期中貢獻了讀者以「沙皇網下之高爾基」一文。

前二卷中的現代中。刊載劇本的計劃是以一期載了爲標準的。但是，除了一幕物以外，劇本的篇幅大率都是很長的，這裏於是就發生了困難。所以從本期起，我們自己撤消了這個自己載上的枷。儘可能地刊載一些篇幅較長的劇本，李健吾先生底「村長之家」先在本期上發表三分之一，其餘二幕將在二三期中刊畢。此後，在這一卷內，大約還可以刊載一二個劇本。

從本期起，本誌開始登載了兩個長篇。一個是張天翼先生底創作，一個是戴望舒先生底譯作。關於張天翼先生底以他的幽默的，冷嘲的筆寫成了的作品，我們已無須介紹的了。關於譯作，陶爾逸伯爵的舞會底作者雷蒙·拉第該，也已有望舒先生將法國現代文壇之怪傑高克多的介紹文譯出了。但關於這部著作，似乎該再有說明一兩句的必要。這部書實在是法國現代心理小說的最高峯。一九二四年法國文學史上的奇蹟。作者是一個神童，在十九歲時完成了這樣深刻潑刺的「大人」的心理小說。在這一部書出版之後，以前的所有的心理小說，引一句某批評家的話來說，就立刻都變成了「大人寫的孩子的小說」了。

從下期起，「社中談座」這一欄將加一個小標題：

「作者·讀者·編者」，因為這三「者」之間一向缺少一個交換意見和消息的地方，所以我們預備在每期的本刊中拓兩三頁的地位來盡這個義務。讀者對於本刊編者或作者有什麼意見，本刊作者或編者對於讀者有什麼徵訊或答復，都將選擇重要的在這一欄中發表。

最後，有一件事情得向讀者報告。本刊因事務繁劇，

我一個人實在忙不過來，每日閱稿時間不過一二小時，以至有來稿積壓太久，對不起投稿人的地方。此外，在社中瑣事這方面，也不免常有遺誤，這是我自己也覺得很困難的。本想就近請同事葉靈鳳先生從這一卷起幫忙，可是葉先生也因他自己一方面的事情已經佔掉了整天的工作，分不出餘裕來，所以祇得改請我的老友杜衡先生來通力合作，使以後的本刊編務能夠有銳烈的改進。

施蛰存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日

蘇汶編纂

現代書局印行

文藝自由論辯集

一九三二年的中國文壇上，發動了一個很重要的論爭，那就是因爲在本誌第一卷第三期上蘇汶先生的一篇論文而引起的關於文藝創作之自由的辯論。現在由蘇汶先生自己把關於這一次的論文集合起來，加以詮次，並冠以序文讓讀者對於這次的辯論有一個較有系統的認識。全書二十萬言，三十二開本，堂堂一巨冊，以最惠價發兌，每部僅售捌角。

本刊定價：

每期 三角

每卷(六期) 一元八角

每年(十二期) 三元五角

郵費：
國內在內 自取不定
國外另加 二元四角

本期零售四角五分

現代

第三卷第一期(特大號)

二十二年五月一日

本刊廣告價目

底面外	六十五元	全面	四十元	半面	十五元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五十二元		三十元		
目錄前後正文前	四十六元		二十六元		
正文中正文後	三十四元		二十元		

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本刊：

本刊定戶注意：

本刊已出各期，不能預定，預定概從最近期起。再，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等情，通信時必須將 1 定單號數 2 定戶姓名 3 在何處定 4 原寄何處，詳細開明，以免遺誤。

分店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人	編輯人
廣州 漢口 北平 南京 香港 汕頭 杭州 廈門 雲南 洛陽 開封 鄭州 重慶 九龍 成都 瀋陽 江都	上海 現代書局	現代印刷公司	洪雪帆	施鰲存

資平小說集

堂堂七十萬言之著作！

第一集內容

約檀河之水·愛之焦點·雙曲線與漸近線·回歸線上·聖誕節前
夜·梅嶺之春·末日的受審判者·性的屈服者·Worse-halves·
公債委員·曬禾灘畔的月夜·性的等分線·不平衡的偶力·約伯
之淚·寇拉梭·密約

第二集內容

沖積期化石·長途·植樹節·寒流·兵荒·My
Better Half·澄清村·冰河時代

第三集內容

飛絮·苔莉·歡喜陀與馬桶

張資平先生，中國新形式戀愛小說之巨匠，將他所著小說交本局編集發行。已出三巨冊，每冊五百頁，共長短篇小說二十七種。每冊祇售壹圓貳角，實在是最廉價的文藝讀物。

趣味豐富的活潑
的文藝小刊物！

本刊是一編制活潑，趣味豐富的文藝小刊物。內容有世界最新文藝介紹，有意義的文壇消息，本外國作家生活，國內作家小論，出版界批判，各地文化情報，書籍介紹，隨筆小品等。對文藝的讀書人，實是不可缺少的友伴。定價之廉，尤為罕見。

現代出版界

本刊上期要目

讀葉靈鳳「曇花
庵的春風」
狂人魯迅
這一次的論爭
蕭伯訥遊華前後
捲卷隨筆
「兩種「櫻」
「更衛之離

宮越健太郎
高明
蘇汶
薛者
衛

第二十二期要目

小林多喜二論(川口浩)
文化故都游記
「蜜蜂」自題
「懷鄉集」自序
讀「鐵甲車」

陳真譯
許虛
張天翼
杜衡
素伯

現代書局印行

定價
每月一期定期價二分
全年連郵費二角四分

現代書局最近重版書

浮士德	最後的幸福	菓樹園	烏鴉	流亡	少年維特之煩惱	飛絮	創造十年	水平線下	迷娘	靈鳳小說集
(詩劇)	(長篇)	(短篇集)	(長篇)	(長篇)	(長篇)	(長篇)	(長篇)	(小品集)	(中篇)	(短篇集)
郭沫若譯	張資平著	魯迅等譯	葉鼎洛著	洪靈菲著	Goethe 著 郭沫若譯	張資平著	郭沫若著	郭沫若著	Goethe 著 余文炳譯	葉靈鳳著
壹圓貳角	陸角伍分	伍角	伍角	柒角	陸角	肆角伍分	玖角	捌角	伍角	壹圓貳角